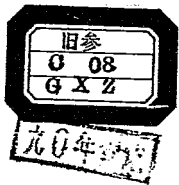


民新
叢書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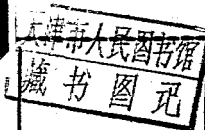


社論集

(一)



民國新聞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國民新聞叢書之一

社論集
(一)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社論集(一) 目次

發刊詞	一
要做的事	三
歐洲·遠東·與中國	五
中國的糧食問題	七
蘇俄的地位	一〇
中國地位的保障	一二
巴爾幹戰爭的範圍	一五
德國與東南歐洲	一七
亞洲民族解放的起點	二〇
論共決裂的序幕	二二
貫徹 總理遺教	二四
再論德國與東南歐	二六
從局部撤兵做起	二八
松岡訪問德義	三一
怎樣促成統一	三三
從收回越界築路入手	三五

美國的行動程序與方向.....	三七
經濟統制在中國.....	三九
曾仲鳴先生殉國二週紀念辭.....	四一
我們需要批評.....	四三
責任與善後.....	四四
統一的可能與步驟.....	四七
歐洲新秩序與今日之歐洲.....	四九
貢獻給全國軍事會議.....	五二
重慶將放棄上海黑市外匯乎？.....	五五
強化奮發.....	五七
紀念革命節.....	五九
還都一週年告和還同志.....	六一
巴爾幹新局勢.....	六一
論經濟建設之重點.....	六三
美國接近參戰.....	六六
東地中海新形勢.....	六八
今日之太平洋.....	七〇
改造上海金融界.....	七二
到全面和平之路.....	七四
	七七

巴爾幹新烽火	八〇
炸彈屠殺和重慶政權	八二
田中之言	八四
蘇俄的處境	八六
工部局臨時董事會問題	八八
美國的兩洋政策	九〇
日蘇中立協定之意義	九三
弱者的心理	九五
埃及與北非戰爭	九七
日蘇協定以後	九九
東地中海戰爭之認識	一〇一
淪共分裂與中國前途	一〇四
戰時中國農村經濟	一〇六
中國的處境	一〇九
巴爾幹戰爭之災變	一一一
歐洲戰敗國的命運	一一三
日蘇中立協定之影響	一一五
淪共衝突及其限界	一一七
近東之緊張	一二九

多做自己的工作.....	一一二
工人運動之流變.....	一一四
魁壯的法蘭西.....	一二六
糾正十四年來的錯誤.....	一二八
紀念「五四」.....	一三一
紀念「五五」.....	一三五
近東大戰爆發？.....	一三五
親善之道.....	一三七
當前日本的外交.....	一三九
德國的戰略被攙動.....	一四二
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德國在歐洲的措施.....	一四四
重心在濟南工作.....	一四七
近東問題的內延與外延.....	一四九
我們的抗議與決心.....	一五一
德副元首赫斯出走.....	一五四
本多大使之言.....	一五六
大戰前的外交.....	一五七
問題的提出與解答.....	一六一
促進行政效率.....	一六三

謂美國調停中日戰爭說	一六六
克里特島與近東戰爭	一六九
建軍的途徑	一七二
中日和平的正軌	一七五
擁共後者而進之	一七八
門羅主義	一八一
德國控制大西洋	一八四
羅斯福總統的演說	一八七
中華民族的氣節	一八九
克里特之戰的後果	一九一
易全國宣傳會議	一九四
改進中國教育制度	一九七
日美關係檢討	一九九
敘利亞與塞普洛斯	二〇一
中僑行務會議與宣傳會議閉幕	二〇四
日本與荷印	二〇六
觀念的澄清	二〇八
悲哀的法蘭西	二一〇

發刊詞

本報從今天起擴大出版，其立場是擁護並督促和平運動，接受汪主席的領導，對中國人民負責；其本位工作是文化建設，而以此提高中國人民的建國信念。

我們認為，中日和平基業的保證在於中國的統一。要中國統一，不能靠外力，只能靠中國自身的上進來達到。當前的課題，是要建立中心勢力。

建立中心勢力，只有通過民主集權。中國之所以迄未能集權，是因為迄未能民主。這裏需要的是現代產業社會的組織做它的基地。沒有這個，民主或獨裁只是沒有前提的爭論。在先進國政治形態是現代產業社會發展的自然結果。中國因為是落後國，所以要用政治做槓桿，來推進現代產業社會的建設。歷史的行程是自由主義創造了力量，法西斯則只是強度的運用既成的力量。中國現在更需要的是創造力量採用統制也不過是拿它來推進創造的機體，不能有更多的意義。

中國現在，民主或獨裁都還是未成形的東西。最切實的做法，應當是強化國民政府，把過渡期的兩重權力解決，只有國民政府的統治，沒有外力的干涉，循此可以做到沒有重慶地方政權的割據。我們的努力就是要認真履行和約，重建現代產業社會的秩序，而以此為建立中心勢力的基地。

我們的對外態度，以體電為根據。我們反對中國共產黨，但不影響對蘇邦交。我們對德義保持好意，因為德國在華已無特權，義國雖尚有某種特權，亦已逐漸放棄對此種特權之堅持。對美國，我們重視其撤廢列強在華勢力範圍之言論，惟仍不能不替談其以中國為其建立遠東霸權的支點的現行政策。對英國，我們要求擺脫其對中國政治與經濟的支配。我們認為，以中國今日之地位，對外不能存合緩連橫

的念頭，更應避免以參加帝國主義的世界戰爭爲解脫帝國主義的束縛的手段。

對日本，我們要有誠意。我們愛中國的誠意也就是我們和日本做朋友的誠意。所以我們是嚴正的。我們辦報，是因爲看到經過戰爭的破壞，中國的文化事業有如灑翻了油的燈光，而中華民族的建國信念卻正寄托於這一點搖搖欲滅的燈光。我們辦這樣一個文化機關，總算是替國家多造了一份產業。並且我們認爲，文化的作用是宣傳，但文化仍然有它的自體，空洞的叫囂與拙劣的說謊乃是文化的毀滅。我們的願望，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說話，啓發民衆的判斷力，讓民衆自己知道判斷。

經過這場戰爭，中國人民連本國的地方情形都不清楚，我們先要使他們清楚，然後大家來想法子整理。關於國際，遠方的宣傳只是告訴人民這個國家和我們要好，那個國家和我們不要好，我們却是要使人民明白中國人有我們自己的本國，外國人有他們自己的本國，要好不要好，先須瞭解各自的處境。我們對民衆的報告，是要事實多於結論。

因爲本報是中國人的報紙，對國人負責，我們極希望國人對我們提出要求，並且監督我們。因爲本報是文化事業之一，我們極誠希望與國內外文化先進取得合作。

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念八日

要做的事

在全面和平到來之前，日本在華軍隊不能撤退，和平區日本軍管理的現狀便不能取消，這句話只有一半真理。我們是要促成全面和平，不是等待全面和平。國民政府在和平區爭取主權的完整，正是影響抗戰區，達到全國統一的工作程序。

日本在和平區的軍管理，比較德國在法國淪陷區的軍管理，算是輕鬆。其分別，就在於德法還只是簽訂了停戰協定，而中日則已簽訂了和約，在法國的是淪陷區，在中國的是和平區。我們所差的，只是還沒有做到全面和平。但和約的某幾部份，是現在就可以着手履行的，例如經濟合作與共同維持地方秩序。

經濟合作，在和約中載明除在特定地點的某種特定物產之外，中日投資比例應為百分之五十一對百分之四十九。可是現在我們並沒有做到。是因為日方的堅持嗎？不，只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動手。就切近的事實來說，例如華中的水陸交通事業，關於中日合辦的，我們早應當根據和約，着手調整，確定雙方資本比例，把日方資本超過百分之四十九的部份作為借款，並且把公司的主權確定。我們不做，只能怪我們自己，不能怪日本。因為日本正需要中國來合辦，來調整，這樣可以就地吸收資本，使產業本身發展，於日本有益。至於主權歸中國，對於日本在華軍隊的供應，是不妨另訂單行協定使之滿足的。

共同維持地方秩序，原是過渡時期的做法。依據和約，所謂共同，是日方協助我們，不是我們協助日方去維持地方秩序，除軍事據點之外，由中國警察維持治安，就使日本軍隊還同時駐紮，把軍事和政治分開，日方只是協助而不干涉，這是應當現在就可以着手做的，不必等待全面和平，也不必等待建軍

完成。

中日關於日常事件之交涉，由雙方外交機關行之，這也是根據和約，就可以履行的。現在還是分頭交涉，個別接洽，成績好壞全看個人間的友誼與諒解程度，這是把外交弄成支離破碎。一定要統一外交纔是道理。

和平區的物資統制，依照當前的情形，是使中國為難，也於日本有損。日本這樣做，是爲了軍事的原因，這一點我們很明白。可是我們仍然應當自己來統制，又同時能够供應日方的要求。例如我們有了糧食委員會，自己來處理糧食，對於中日雙方，較之以前都已經好得很多。雖然這個委員會的工作還沒有做到普遍。其他物資統制，只要我們肯幹，日本是可以讓我們自己去幹的。這是因爲事實上的需要。就日本國內來說，從對華戰爭開始就施行物資統制，這種統制原來是把它當作暫時的過渡的辦法。到去年下半年，來了一個改變，爲的是要適應世界戰爭，對產業界反而採取比較寬大的態度，這是因爲非如此不能支持長期的備戰體制。過去的統制是太迫促，是打嗎啡針的辦法，現在却是同時要顧到產業界的持續與新生，講到中國，日本在和平區的物資統制是去年下半年纔加緊的。這一加緊，有許多地方便沒有顧到中國產業界的持續與新生，這固然損傷兵燹之餘的中國產業界的元氣，對於日方長期備戰的任務也是有害的。由中國自己來統制，日方不過是協助，循此可以復興中國經濟，並在中日兩國軍事外交一致的前提下供應日方的要求，這種雙方有益的事，我們一定要做，日方一定同意。

以上幾點，調整中日合辦企業，中國自己維持治安，一切交涉通過外交機關，中國自己統制經濟，都應當切實的做，趕快做，這樣是逐步履行和約，纔能由局部和平逐漸走到全面和平。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一日

歐洲·遠東·與中國

歐洲的局勢，我看短期間內不會有什麼驚人的展開。展開是有的，但將限於巴爾幹一帶。

保加利亞參加軸心國集團，使德國的進兵方向明朗化。在此以前，賴伐爾的政策使人猜測德國將強迫法國海軍參戰；弗蘭哥的機會法德義當局，又使人猜測德國將把戰爭的據點從地中海的東部移至西部。更以前的莫洛托夫的柏林之遊，則使人猜測德國正在以主動的方式把戰局展開到歐洲大陸之外。非止猜測而已，事實也正是這樣，不過都沒有成功。然而德國終於從保加利亞進兵，選定巴爾幹一帶為現階段的戰場中心。

這裏的意義是，德國已改採內線作戰，從保加利亞進兵這一着實現，希臘將處於孤立，德國現在還不欲拿她的海軍與英國的海軍較量，卻是還可以拿她的陸軍與英國的海軍較量。用陸軍打擊海軍，現在還有這樣的機會。英國的海軍將不能幫助希臘抵抗從背後的陸上戰爭，而且，如果德國佔領了希臘，則愛琴海將和丹麥與挪威間的內海同其命運，而黑海則與波羅的海同其命運。因為德國在這方面佔領了陸上的據點之後，與義大利的海軍結合，控制愛琴海與黑海是可以辦到的。

蘇聯會對波羅的海有共爭持，但終屈伏於波羅的海成為德國的內海的事實。現在她對於巴爾幹有意見，但亦將同樣屈服於黑海成為德國的內海的事實。

德國的步驟是佔領歐洲大陸，然後佔領歐洲大陸的內海。在大西洋或地中海的廣闊的水面上與英國海軍鏖戰，現在還不到時機。至於潛艇戰，亦只在此間隙中始具有特別顯著的意義。世界戰局之更大規模的展開，尚有待於國際關係之更大規模的變動，英美關係與美日關係的確定。在此以前，德國要主動

的強力衝破，是不能具備行動的條件的。莫洛托夫的遊德結果，與賴伐爾政變，弗朗哥訪晤法德談當局的结果，使德國明白了這一層。控制東南歐的內海，以內線作戰來克服英國海軍的優勢，等待世界戰局的自然展開，而在更有利的時機與英國海軍在廣闊的海洋上鏖戰，這是德國可能採取的最好的戰略。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遠東對歐洲的比重日見增大。現在美國援英，重心仍在遠東，不在歐洲，地中海還沒有鏖戰，英倫本土距離危險尚遠，英國不比巴黎陷落後的法國，美國無須太早感慮英國會屈服。其所以援英如不及者，還是爲了遠東。南太平洋現在是美國對付日本的目標，也是英國與美國關於歐戰的讓價的條件。這方面的危機進展，將會倒掉轉來推動歐洲戰局。而在，世界戰場上打成一片。

不過秦越問題還不够作爲南太平洋戰爭的導火線。一則因爲英美要參預，她們自身在行動上的條件尙未具備；二則因爲法國尙不欲接受英美的干預。法國的海軍至今未加入那一方面，這個一端經過賴伐爾的政變另一端經過美國駐法大使的鄭重「勸告」，而仍能屹立不動，避免與那一方面確定關係的維希政府，是不會爲了秦越問題就斷然決裂的。

秦越事件英美還插不下手去，而重慶已在宣稱願與英國締結軍事同盟，未免滑稽。現在英美都較前重視重慶，但中國人仍須明瞭，若說抗戰果然尙能使日本爲難，則中國保有此等力量，何不用做議和的本錢，卻一定要長期抗戰下去？中國而無力量，則抗戰無保證；中國而尙有力量，則以之爲議和的保證，豈非比較以之爲抗戰的保證更好？太平洋戰爭將是難免的，日本不欲滅亡中國，亦無暇滅亡中國，我們爲什麼不拿抗戰的力量來做議和的保證？中國能够取得和平，隔離世界戰爭，豈非比較和日本扯住辮子一同跌入世界戰爭更好？我們要請國人考慮考慮！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三日

中國的糧食問題

以農立國的中國，本不應有糧食問題。日本方面所希望的「農業中國」的中國，也不應有糧食問題。但是，中國糧食問題的發生，却不自今日始。

在戰前，人所共知的，是廣東一省的食糧問題。廣東雖為魚米之鄉，不過外米的輸入，確為廣東省政府，以及中央政府一再關心的問題。

長江流域是產米的中心。在上游，有「兩湖熟，天下足」的兩湖。中游有著名的蕪湖米市。下游，長江南岸的產米中心是中國三大米市之一的無錫。事實上，華中的食糧問題，確一再成為政府焦慮的中心，而不得不隨時輸入洋米。

華北的情形，也並不佳。黃河平原自大規模種植，種植花生以來，食糧不足的現象，即隨之發生。九一八之前，東北與察綏一帶，是華北食糧，或者雜糧的供給中心；九一八後，察綏是惟一的食糧倉庫。

在七七事變以前，中國的食糧問題，有三種特質：（一）是外國食糧的輸入問題，（二）是國內食糧流通的障礙問題，（三）是外國糧食與國產糧食的競銷問題。

第一問題，本不成什麼問題，只要中國需要，則國外的供給，即可與之應合，問題只在抵禦戰前流行的經濟自給自足原則。在另一方面，也在於這一問題與第三問題的關聯。人們都曉得宋子文一次描寫借款，說把華北的農民的生計，割削了一半，而上海國米與外米的競爭，幸有根深蒂固的習慣的盤據，方得以不至於嚴重。至於第二問題，本是戰前中國政治未能達到完全統一的現象。

戰爭一起，中國的食糧問題，完全變了性質。這時的食糧問題已不是外糧與國糧的競爭，而是外糧來源的能否暢通？與此相連的更在華中與華北，發生了有無足額外匯，可供應用的問題。至於國內的交身障礙問題，更加變質。現在，障礙，已變了正規的經濟戰術。

總括來說；戰後糧食問題所表現出的特點，是價格問題與來源——國內國外——的問題。人們所焦慮的，再也不是外糧國糧的競爭，而是糧價如何及如何取得食糧的問題？

大概中國今日所以發生食糧問題的主要原因，可分析如下：

(一) 戰後旱災水患，農田的荒廢，肥料的缺乏，農民無餘資購買肥料，深耕土地，以致生產額減少。

(二) 中國內地的食糧，一由于遊擊隊的阻礙，不能盡集中在於內地米市，二因內地交通之能力衰弱，與夫各種統制的阻抑，使食糧不能運入消費中心的都市。

(三) 因幣值跌落，外糧入口價昂；歐戰以後，遠東的運輸，也頓失秩序，運船既少，運費保險費用大見增加。

因為內地農村脫離了都市，所以內地米價就有特別價廉的現象，湖南的米現在還不過十二三元一石即是其例。都市一個個的孤立起來，便不能不依恃外國的食糧。外國食糧的價格，因各種原因，逐步上漲，則少量可以進入都市的食糧，即不能不追隨外糧的價格，而連帶上漲。上漲之糧價由海岸上的都市，更蔓延及於內地，更進一步因內地的歉收與統制，使內地都市反不得不依恃海岸都市外糧的供給。例如：南京米糧缺乏，不得不在滬採辦洋米，以資救濟。杭州洋米價格，遠高於上海，即是一例。

中國食糧問題，正逐年加增嚴重程度，太平洋風雲，如果變成戰爭，食糧問題，更不知要嚴重到什麼程度？

僅以上海而論，前年不過輸入四五，七六五噸洋米，去年即劇增九倍，而爲三九二，二二五噸。華北方面的麵粉與米之供給，雖在精密的計劃維持之下，還要時時倚恃外國供給。

爲要避免太平洋戰爭時之危險，中國今日要解決當前的食糧問題，祇有三條路：

- (一) 改善各地食糧運輸的人爲的障礙。
- (二) 增進內地交通機構的運輸能力。
- (三) 恢復農村秩序，增進農村的生產能力，擴大農田的耕種面積。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四日

吾人當此解決事變之秋，應特別留意者，就是現在的中國，決非清弱積弱的老中國可比。現在文弱中國的國民要求，是要由從百年來西歐侵略的桎梏之下解放出來，建設成一個近代國家。日本對於中國內部的這種如火如荼燎火燎原似的中國統一的民族要求實現，不惜爲任何的協力，有此強固的宏大決心，始能結成中日兩國並鄰之好。

摘錄 馬淵逸雄「事變根本原因及解決目標」

蘇俄的地位

保國加入軸心，五十萬德軍長驅入境，東南歐局勢不穩。接着來的，當是南斯拉夫加入三國同盟，希臘被迫停戰。英國能否憑藉土國，支撐東南歐半壁，英國的政治家正把希望寄托在蘇俄的態度，他們把蘇俄的地位，看作在東南歐有舉足輕重之勢，而且德英戰爭的勝負，以及太平洋的前途，蘇俄全是決定的因素之一。所以英國對於蘇俄，現在又大舉外交活動。美國也在進行與蘇俄建立友好關係。德國和日本自然也在競爭，日本想與蘇俄訂立互不侵犯條約，還有日外相行將訪問莫斯科的謠傳。

蘇俄成了各大國爭相拉攏的對象，並非由於蘇俄的國力，乃是由於機會。一年多的歐洲戰爭，三年多的中日戰爭，牽拉住德日各國，消耗了各國的實力，於是蘇俄在對比下強大起來。德國要在戰爭狀態下建設歐洲，除了政治的形勢，在物資方面就需要蘇俄幫忙的地方。德蘇商務協定公開的部份雖似不足道，但以蘇俄為封鎖的缺口，較之蘇俄所能直接賣給德國的物資當更多。蘇俄可以把自己的製造品賣給德國，而以輸入來做自己的用途，而不觸犯條約。日本的南進，也需要蘇俄的友誼，其中的理由，也有為了政治的形勢，也有為了物資方面。

自從德日義三國同盟成立，蘇俄的此種居間地位更被重視。三國同盟成立於去年九月杪，十月間英國即向蘇俄提議採取更廣大之政治瞭解，據英國外次白特勒今年一月二十日在下院報告，未獲得蘇俄之明確答覆。但英國仍未絕望，繼續利用土國接近蘇俄，而蘇俄則以此為要求英國承認其兼吞之領土之機會。

美國為要保證英國不放，與爭霸太平洋，也沒有忽略對俄外交。美國已以解除對蘇運道禁運來緩和

英蘇關係，更以高等油類及機械供給蘇俄，並在海參威設立美國領館，開辦白雅圖與海參威間的航線。最近即將完成的援助民主國法案，亦未將蘇俄除外，美總統更在紅軍紀念節電賀加里雷，這都是美國竭力討好蘇俄的表示。美國所以如此，一在阻隔蘇俄與德國接近，一在使蘇俄牽制日本南進。所以本年一月間，東京輿論曾指責美國之舉動爲難問日俄，並要求政府與蘇俄樹立新關係。日本現在援和美國，也可以說是爲了調整對蘇關係的餘裕。日蘇臨時漁業條約已經訂立，這是日本對蘇外交的成功，是英美對蘇外交的失敗。日本正謀與蘇俄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此約成功，將是推動日本南進的重要條件之一。

德國與蘇俄的關係，已經成立的有互不侵犯協定與商務條約。最近土保互不侵犯條約成立，蘇俄並不反對。至於德軍入保，蘇俄對保雖有所表示，但其抗議的程度是極輕微的。對俄外交，照情形看，德日的成功比英美的大些。英美只有給予蘇俄以便宜，但蘇俄對德，還是屈從的多，她只好讓德國控制波羅的海，並且還將只好讓德國控制愛琴海與黑海，雖然不大願意，只是蘇俄這種不大願意的樣子，很容易使人上當。土耳其恐怕就以爲蘇俄對德有所衝突，並且根據這種誤會而貿然參戰。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五日

中國地位的保證

這一兩天，重慶在開它的第二屆國民參政會，蔣又在那裏演說，用他們的邏輯檢討抗戰自身的力量問題與抗戰的外交形勢問題。這兩點，也正是我們所要對國人說一說我們的見解的。

抗戰的力量，現在所能看得見的只是遊擊隊。遊擊隊果然有它的作用，使農村破落，使都市孤立，但也只是等於明末的流寇。明末的流寇也打明朝，也打滿清，現在的遊擊隊是也打中國，也打日本。抗戰前夕，這些遊擊隊在打中國上頭完成了他們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後來日本兵來了，便打日本兵，正如李自成那一夥從陝西長征到北京，後來滿清兵來了，又打滿清兵一樣。只是遊擊隊在打日本兵的時侯，仍然忘記打中國，因為中國還沒有像明朝那樣已經滅亡。新四軍的行動，與這次共產黨代表拒絕出席重慶的會議，就是如此。

明末的流寇果然給了滿清兵許多麻煩，但總沒有人把流寇的力量當作挽救明朝的支點。這裏還使人想起南宋。南宋時候的所謂大河南北黨傑蜂起，與宋朝的兵馬取得聯絡，豈不是更像現在的遊擊隊？但這種豪傑，當時在朱仙嶺以北的淪陷區是「忠義之士」，在後方，他們卻就是太湖強盜楊么那一夥，在岳飛之前有劉琨，他在北方招集了這種同樣的豪傑，在淪陷區當中保存了魏處「面」。但也終於沒有「最後勝利」。

無論如何，把遊擊隊看作抗戰的散兵線，並且看作抗戰勝利的支點。是不可能的。歷史上遊擊隊成功的例子，拿破崙征俄失敗都不能引證，可以引證的是蘇俄在一九二〇年前後的擊退協約國聯軍。只是有一點必須明瞭，即當時蘇俄革命的特殊意義與由此而生的紅軍以及遊擊隊的特殊意義，是十分調和的。

而中國現在，則只是利用流寇。流寇的作用，只能取響東晉，南宋，明末的故事。

然而除了游擊隊之外，重慶的抗戰又別無可說的地方。

還有外交。是的，英美援助重慶比以前積極了。但是爲什麼不把有利的國際形勢用於緩和？若說日本戰勝英美，中國將必亡國，是爲此而非對日本拚命不可嗎？這是愚蠢的想法。第一因爲，重慶的抗戰之於英美對日戰爭，並沒有決定的意義，正如波蘭挪威這一類國家的抗戰，對於英德戰爭並沒有決定的意義一樣。第二因爲，假使日本勝利，那時候遠東也仍將處在另一種國際的均勢之下，正如上次大戰協約國勝利，然而法國有美國牽掣，英國又有美國牽掣，還是不能暢所欲言的去宰割戰後的世界一樣。中國所能做的，只有現在就來保存力量。然而重慶的抗戰是在繼續消耗力量。

若說中日和平，將來英美勝戰日本，中國會吃大虧，是爲此而非替英美拚命不可嗎？這一樣的是愚蠢的想法。因爲英美假使勝利，她們所考慮的還是要把中國的地位適應她們的遠東均勢。比方法國與德國停了戰，甚至將來或者還變成德國的軍事同盟；可是，如果英美戰勝了，她們爲要重新佈置歐洲大陸的均勢，還是不能在地圖上拭去德國與法國的，因爲倘若不是這樣，那麼，只好讓歐洲大陸統統變成英國的領土，這個英國決不肯；或者把歐洲大陸分成無數細小國家，這等於把歐洲大陸變成英國的勢力範圍，有如美國的拉丁美洲一樣，這也是美國所決不肯的。自然她們也是用這同一的方式來考慮亞洲大陸上的國家，只是那時候中國的半殖民的程度是否更加深，則要看中國現在能不能對日停戰。如果抗戰下去，中國弄得一身債，那是會無以自拔的。上次大戰之後，英法不得不對美國低聲下氣，就是榜樣。

我們也不能把抗戰對於日本的牽掣作用看得過高。因爲即使沒有這一場中日戰爭，日本到了要在南太平洋接受英美的挑戰的時候，也要利用中國的海港，並且在南中國駐屯大量陸軍，因爲這樣，日本在南太平洋作戰纔能完成她的海陸空軍的配備。現在日本對於泰越的要求，就使得我們明白。所以，目前

那樣日本在華的駐軍，固然於日本是很大的負擔，但也不如一般人所說那樣的「泥足」，並不全是無暇的消耗。不過重慶如果停戰，作成全面和平，則此種軍隊的數量可有若干減少，配置地點也有變動，而其意義則不過是假道，運於日本固然好得多，於中國也好得多。如果英美的對日戰爭可須，則抗戰使日本「泥足」的意義就根本缺乏前提，能够和平，則撤兵一定可以辦到。

應當趕快停戰，應當趕快做到全面和平。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保證，不是抗戰，而保存實力，只有和平纔能保存實力。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六日

日本入干涉中國的內政，而唱中日合作，事實上這是拿中國政府做傀儡，國民政府再不會有實際的。爲了這層，去年天長節，由派遣軍中國總司令部發出的告派遺軍將兵書中說：「日本人要是以中日合作之語，便是拿中國人當作傀儡，是必無任何實際之可期。我們對於這話，很抱反感」。

摘錄 宇治田直義「中國事變解決的要義」

巴爾幹戰爭的範疇

在進展中的巴爾幹戰爭，我們要恰如其份的確定其意義與界限。

巴爾幹國家沒有像波羅的海沿岸國家那樣大的經濟價值，但在戰略上，却是現階段的重點所在。就廣義的戰爭來說，當前的戰爭場面，是必須從德國的對英施行海上反封鎖，與積極建設歐洲大陸的戰時經濟來瞭解，而巴爾幹戰爭則為其補足手段。

義大利的軍事失利，催促了德國，而有德法的交涉，以及和弗朗哥的交流意見。但其結果，却是從巴爾幹下手。德國現在還沒有挽救義大利在北非的失敗的對策，巴爾幹戰爭的任務，只是控制愛琴海與黑海，使義大利在內線作戰的場合可以站得住，使軸心國的戰線可以完整。德國在歐洲大陸進行戰時的建設，是不能讓義大利受威脅的。

巴爾幹戰爭還有它自身的意義。德國是重視羅馬尼亞的經濟價值的。黑海沿岸的羅馬尼亞，有如波羅的海沿岸的瑞典，前者供給德國煤油，後者供給德國銻鐵。現在羅馬尼亞的位置還是處在戰爭的邊緣。德國至少要叫戰線推進到達達尼爾海峽以外去，纔能把羅馬尼亞放在後方，得到掩蔽，如同控制挪威海面把瑞典放在後方安全地帶一樣。

此外，巴爾幹在這次歐戰中的地位，較之她在上次歐戰中的地位，有着不同的意義。上次是，帝俄與德國為敵，日本亦與德國為敵，所以德國在地中海東部的戰爭，只有牽掣的意義。這次却是，日德義三國軍事同盟有着打通蘇彝士運河的積極的要求。現在德國固然還不是把巴爾幹戰爭和打通蘇彝士運河當作一個任務，但控制愛琴海與黑海仍然是準備將來打通蘇彝士運河的一着棋子。

就對蘇關係來說，德蘇親善的保證不在於保持兩國邊境的緩衝地帶，而在於消滅這種緩衝地帶。德國去斷然進兵波蘭，與現在的斷然進兵巴爾幹，就是因為看到蘇俄的友誼的中立，是太過迫近的。德國的槍砲和刺刀作成的。德國自然也可以給與蘇俄一點好處，而蘇俄也就只在這一點好處上頭打點主意。過去分割波蘭就是事實的說明。這次蘇俄對保加利亞送了一紙不抵抗讓步程度的陳文，而對於不相干的羅馬尼亞却提出了類似最後通牒的要求。蘇俄看到不能阻止德國進兵巴爾幹，已經在打算分沾利益，只是如此罷了。

德義在這方面海陸空軍的配合，佔領愛琴海與黑海將不比佔領波羅的海與挪威海面更難。土耳其在達達尼爾海峽安埋水雷，使人想起挪威海面安埋水雷的往事，土耳其的參戰或將比較挪威有用些，但在這裏再沒有法國陸軍與英國的海軍配合，有的只是希臘。

但巴爾幹戰爭仍然只是英德間廣義的戰爭的補足手段。就全局來說，現階段的戰爭的洪流還是在於德國對英國的海上反封鎖，與在歐洲大陸的戰時建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決定的展開，還是在大西洋太平洋與地中海全面的戰鬥，可是這種條件現在未曾具備，巴爾幹戰爭只是爲的奪取一個據點而已。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七日

德國與東南歐洲

德國經濟部長芬克曾說：東南歐洲及小亞細亞之生產，可補償德國之一切不足。此言雖不無過甚之處，而東南歐洲對德關係之重要，亦可概見。所以第三德國鑒於前次大戰，德國敗於海上封鎖，海外接濟斷絕，希特勒登台後，即以維持西歐安全，穩定英法，銳意經營東南歐。未及十年，東南歐各國，現在除土希二國外，均一一投入德國之懷抱，回瀕匪往，亦可助吾人了解未來之發展。

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獲得政權，即引起東南歐各國恐懼與準備。各國準備的方法，是減少彼此間的衝突，增進團結。同年二月小協約國，成立常設委員會，並準備締結軍事協定。英法義各大國爲緩和德國的外衝，於同年六月與德國締結四強協定，聲明以友好精神增進各目的地位及相互關係。七月蘇俄爲預防德國東侵，召集波羅的海及中東歐各國會商，簽定侵略者定義公約。這是蘇俄建國以來對小政策之大轉變，亦是對東歐區域之積極活動，轉變後蘇俄外交的成績；是一九三四年提議締結東歐協定，獲得匈、捷、羅。保各國的外交承認，加入國際聯盟。一九三五年五月分別與法國捷克締結互助協定。

在東南歐的極端，土希兩國則於一九三三年九月締結共同防止侵略的條約，這無異築成巴爾幹聯盟的另一方面。巴爾幹聯盟自一九三〇年以來，即爲社會人士運動的目標，希特勒上台更使此項運動積極，而開始政府間的磋商。當時適逢保、南二國關係改善，更給此種運動以新的希望。但是保國意在索還故土，不願參加互不侵犯條約，阿爾巴尼亞則爲義大利所阻不能參加。土、羅、希、南四國遂於一九三四年二月成立諒解，互相承認現有疆界，反對侵略，此即爲世所稱之巴爾幹協商，會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在昂格拉開會，成立常設委員會。

各國團結，本爲預防德國侵略，而德國對奧的活動，尤引起各國注意。一九三四年二月英法發表聯合宣言，聲明奧國獨立攸關三國利益。由於此次宣言，使法義擇嫌言好，共同反對大日耳曼主義，更具有重大意義。同年三月義國聯合匈。奧簽立羅馬協定，以政治合作，經濟互助爲目標，用意無非防德。至七月杪奧國發生政變，陶爾斐斯被殺，莫索里尼不惜陳兵十萬於奧境，以防止德國染指。義國此種舉措，引起法國好感，法國外相巴爾都擬與義國成立最廣泛瞭解，未成功而身死。一九三五年春拉伐爾訪羅馬，佛蘭亨聘倫敦，三國對維持歐洲現狀獲得更進一步合作。此種合作尙未具體，遂爲希特勒三月宣佈重整軍備之動作所打破。同年四月英法義開會於斯特萊薩，重申維持奧國獨立的宣言準備商討多瑙河問題，未獲德國同意。法國又於次年五月與蘇俄、捷克分別成立互助協定。法國自以爲包圍德國成功，其實更刺激德國的情感，使德國不得不力謀衝破包圍。法國於一九三六年二月批准法蘇互助，德國即藉爲理由於三月重佔萊茵河區域。此時又因義阿戰爭，拆散英法義陣線，造成德義交歡的機會。七月德奧能够成立協定，即因獲得義國之助力，至十月義外長齊亞諾訪問柏林，德義軸心於以成立，十一月德國又東與日本簽定反共公約，這是德國衝破包圍的外交成功。

德義軸心既形成，此後歐洲的外交即爲英法與德義的對壘。英義兩國雖有一九三七年二月之君子協定，亦不能鬆弛兩國之緊張關係。至十一月義國亦加入反共協定，並於十二月退出國聯，英義之調和益不可能。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奧合併成功，各大國無可如何，東南歐諸國無不憎恨。德國佔有維也納獲得軍略上的優勢，嗣後遂進而對得捷克，更於一九三九年與蘇俄結盟，瓜分波蘭，歐戰從此而起。德國在戰果之外，復將東南歐諸國一一收入掌中，現在只有希臘與英國爲伍，土耳其在那裏觀望徘徊。

希臘因地理位置，必須與地中海附近的海權國尤其是英國和好，義希由來已久之衝突，更使希臘依附英國，故有現在的英希聯合作戰。至於土耳其與希臘不同，必須和好鄰邦，在巴爾幹藉助巴爾幹協約

，在愛琴海藉助於土希同盟，南方需要法國的友誼，黑海需要蘇俄的協助，東方藉助中東協定，在東地中海需要英國合作。現在巴爾幹受德國的控制，土耳其對德英之不敢有明顯的敵視。目下英德同在那裏爭奪土耳其，蘇俄的態度是可以影響土耳其的行動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八日

中國與東亞

日本今為強國，日本人今為強國之民，其欲進一步以改造東亞，誠當然之事。至於中國人今第憂其國亡之不暇，乃能憂及東亞乎？晉惠帝問侍臣曰：「何謂東年？」侍臣曰：「無穀食也。」帝曰：「何不食肉糜？」中國人憂其國亡，猶之憂無穀食也，將以改造東亞，則肉糜而已。

摘錄 汪主席論文

亞洲民族解放的起點

四十年前的今天，日俄奉天大會戰結果，日本戰勝了俄國，這一天是亞洲民族解放的起點；日本戰勝了俄國，就是亞洲人打败了歐洲人。五十年以前，亞洲沒有一個強盛的獨立國家，亞洲民族一天天的衰弱，歐洲一天天的強盛，亞洲民族以為全亞洲民族沒有抵抗歐洲人的能力，只有做歐洲人永遠的奴隸；日本戰勝了俄國，是亞洲人反抗歐洲人侵略第一次的大勝利，也是東方精神醒覺的第一天。

日俄戰爭以前，亞洲民族長久處於歐洲民族壓迫之下，漸漸喪失了獨立生存的信心。日本戰勝了俄國，亞洲民族明瞭亞洲民族獨立生存，惟有打破歐洲的侵略，才能復興亞洲，於是紛紛起來打破歐洲人的侵略，中國民族也爲了要求解除歐洲帝國主義的束縛，不斷對外鬥爭，要求生存獨立自由。

中國民族怎樣獲得獨立生存呢？亞洲民族怎樣才能復興呢？要明白以下兩點：

第一。復興中國與復興東亞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亞洲民族解放的醒覺，是復興亞洲的起點。日本廢除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亞洲各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有了很大的發展；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然而要求民族解放，必須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中國民族獨力要求解放，是不可能的。過去數十年來，中國外交政策要想利用列強間的互相牽制，反而促成了這一次中國民族獨立生存的危機，中國民族在這一次抗戰中，利用列強互相間的利害衝突希望求得一條出路，反而削弱了中國民族解放的力量，所以中國要求獨立解放是不可能的。和平運動的發展，中國民眾認識了抗戰已不能挽救中國危亡，惟有和平反共才是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因爲和平是中日兩國共同負擔復興亞洲的責任，中國復興在亞洲復興中才可以求得出路，日本強盛以後，亞洲民族仍然在歐洲民族壓迫之下，便不

能得到永久的保障。中日和平實現，中國有了力量，就可以同日本聯絡亞洲各民族，共同復興亞洲，亞洲民族才可以恢復原來的地位。

第二。中日兩國是復興亞洲的原動力。中國同日本，是亞洲兩個最大的民族。如果循環報復，長久相持，中國不但沒有解放的一天，亞洲民族解放的力量，也要完全毀滅。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中國民族解放思想抬頭；日俄戰爭，日本戰勝俄國，中國民族及亞洲其他民族發生了解放運動。十餘年前，總理說過：「在亞洲東部最大的民族是中國與日本；中國與日本，就是這種運動的原動力。中國同日本現在還沒有大聯絡，將來潮流所趨，我們在亞洲東方的各民族，也是一定要聯絡的。」亞洲全部民族聯絡起來，然後亞洲全部民族的獨立運動才可以成功，和平運動指出中日兩國除了火併以外，還有一條出路就是以中日和平為亞洲民族解放的原動力。日俄戰爭的發生，是歐洲民族侵略亞洲所產生的結果，中國和日本同時受到歐洲民族的侵略；日俄戰爭是日本為了抵抗侵略而起來反抗的結果。

現在的亞洲，西方資本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雖然為維持舊秩序不斷的擾亂，然而舊秩序的崩潰，證明歐洲民族侵略勢力的衰退；新秩序的建設，證明中日兩大民族為驅逐侵略勢力的團結，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東亞權置變成了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中日軸心，復興中國復興亞洲是中日和平一條永久的道路；是日俄戰爭以來，總理昭示我們的根本信念。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拾日

渝共決裂的序幕

因解散新四軍而起的渝共衝突，如今正在繼續發展。中共代表毛澤東等七人拒絕出席參政會，並對參政會重提對蔣的抗議與善後辦法十二條。董必武鄧穎超事後另提臨時解決辦法，也是十二條。後者只是撤消了蕭欽等與逮捕各親日派首領兩項要求，卻更明確的主張中共應有兩個集團軍，成立各黨派聯合委員會，中共代表加入參政會主席團，以及承認「敵後之民主政權」。

中共顯然是把當前的階段看做對渝方爭取合法地位的鬥爭。原來抗戰之前中共的地位是非法的。抗戰開始之後，中共的地位也只是半合法的。中共認為當時在朝的鬥爭已達到限界，嗣後即利用此半合法的地位展開在野的鬥爭，爭取游擊隊與抗日後援會這一類所謂民衆團體，而把重點放在充實紅軍與樹立紅軍的外圍部隊。現在是，這一工作也已達到了限界。紅軍達到「中央」軍，所謂民衆團體達到三青團，統統被罩住了。合法與正統，這樣又成爲鬥爭的焦點。尤其因爲中共與蔣所做的一般都是官僚鬥爭，所以法統問題見得特別尖銳。在野的活動的限界見得特別縮小。

於是又回到在朝的鬥爭。中共要求由半合法的地位變爲完全合法的地位。所謂成立各黨派聯合委員會，是每黨每派出席一人，以國民黨代表爲主席，中共代表爲副主席。這一條的目的顯然是要剝奪國民黨的原有地位，而中共則因給予各黨派以分治政權的機會，可以把重心操在己手。中共代表加入參政會主席團的要求，也是一樣的意思。至於要求承認「敵後之民主政權」，是爲了中共可以取得合法的陣地對三青團展開新的鬥爭；要求成立兩個集團軍，是爲了中共可以拿正統的番號來改建新四軍。

蔣是在拒絕，然而至於昭告全國，以此爭取同情，也就可見形勢的嚴重了。結果會是怎樣呢？目前

還不到決定的關頭。用馬克思的術語來說，現在還是議會鬥爭的階段，沒有到武裝奪取政權的階段。無論蔣對善後辦法十二條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全不採納，中共代表也終於不出席參政會，若說兩邊就此關係，不再見面，還是不會的。要和解，當然是更不容易，因為現在正是渝共由摩擦到破裂的開始；但也不過是開始。

什麼纔是決定的關頭呢？就在渝方所期望的日美戰爭來到的時候，日美戰爭如果來到，重慶便被封鎖在裏頭，雖然一再傳說的華軍入緬，似乎蔣已看到國外的交通將成問題，有武裝護路的必要，然而沒有把握。無論英美願意援助，還是要看是否可能援助。重慶一被封鎖在裏頭，和英美失去聯絡，對外，蘇俄的比重便增加，對內，中共的比重便增加。其時蘇俄對英美或者還是保持中立，但仍然可以放任中共或者指揮中共去奪取重慶的。蘇俄曾經分割波蘭，對芬蘭作戰，並且兼併立陶宛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而對英對德還是不傷感情，分割中國將並不使蘇俄更難應付。

重慶如果是這樣的收場，中國將更難統一，和平建國運動的任務將更艱鉅。對於當前的渝共衝突，我們沒有嘲笑的心境，我們是只有痛惜。繼續抗戰不是路子，蔣是不能明白的了，我們盼藉重慶的人民能够明白過來。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一日

貫徹 總理遺教

總理逝世於今已十有六載，在這十六年中，有北伐的完成，有北伐完成後殘餘軍閥的火拚，有血流數百戰達數年的剿共軍事。剿共軍事完了後，中國走向生產建設的大道，漸漸具備現代國家的雛型。中日戰爭發生，一點一滴的建設成績，毀損殆盡，反而給共黨以乘機坐大的機會，孕育出內亂的苗頭，統一局面復呈破碎。這樣的悠久時間，沒有完成總理的遺志，實無以對總理在天之靈。

總理畢生致力於革命事業，「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國不自由不平等的原因，內由於軍閥割據，分散統一的力量，外由於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所以求中國的自由平等，必須對內統一，對外獨立。

總理為對內求統一，十三年抱病北上，主張以召開國民會議為解決國是，達到統一的手段，以和平方式消弭軍閥的內戰。總理在彌留之際，仍諄諄以「和平，奮鬥，救中國」為勉後死同志。

對外爭取獨立，總理屬望於日本的諒解與援助，無論日本過去對中國如何，總理對日本的政策，不是「打倒」而是合作。所以總理北上之時，特繞道日本，當時對日本記者及各團體的談話，都是從這種理想出發，在神戶講演的「大亞細亞主義」，及「日本應援助吾股除不平等條約」，替中日兩國定下了百年大計。總理逝世後十多年，中日不僅沒有達到諒解與合作，反執干戈相見於疆場，這是中日兩國有識之士，應當同聲惋惜的。現在中日兩國能够由戰爭而和平而提攜互助，正是實行總理遺教，真是東亞民族的大幸。

中日兩國尙未能實現全面的和平，對外的局勢和平由於國內的分裂局面。解決中日問題，尙不能訴

之於戰爭，解決中國本身的統一問題，亦不希望訴之於戰爭。過去許多做武力統一中國之夢者，結果均身敗名裂。當前局面的測驗也是如此，個人不能再憑武力把持政權，個人也不能再憑武力對地自雄。中國的前途是統一的，社會的進步亦使分裂為不可能。但是實現統一不是用武力而是用和平方法。就是實行，總理的「和平，奮鬥，救中國」的遺言。

在今日紀念 總理逝世，益顯出 總理遺教之博大精深，適合國情，適合東亞。對內統一可以和平方法達到，對外獨立可以中日兩國的相互諒解與合作來達到。這裏我們引用 總理在神戶的演辭做一個結論：

「中國在沒有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前，便難與日本親善。若日本真有誠意來和中國親善，便先要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爭回主人的地位，讓中國得到自由的身份，中國才可以同日本親善。」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二日

再論德國與東南歐

德國於數年之間，囊括東南歐諸國，固得力於政治力量，外交運用，而地理上的優勢及經濟上的依附關係，亦使英法諸國難與爭衡。

東南歐這一區域，北界喀爾巴阡山及森斯德河，西有亞爾卑斯山，東南兩面爲黑海。愛琴海。亞得利亞海所環繞。周圍除了德。義。蘇外，剩下的就是海。該。蘇兩國對此區域的交通皆要橫越山川的阻隔，這一區域西北向中歐是大平原，正對巨強的德國。由德國境內東南流的多瑙河，經過這一區域，直向黑海，無異築成德國通東南歐洲的大道。自從一九三八年德國完成聯絡萊茵。瑪恩。多瑙三河的運河，不僅由北海至黑海暢通，更打通多瑙河與波羅的海，商務益增繁盛。多瑙河山谷形成聯絡中歐與小亞細亞的走廊，這個走廊的鎖鑰即是維也納。與黑海海峽。而維也納更是中歐拱門的頂石，是多瑙山谷的戰略要地。希特勒併吞奧國，作了維也納的主人，在軍事上與經濟上掌握通東南歐的公路。鐵路與河流，控制多瑙河流域。德奧合併之後，德國更接近亞得利亞海上之底里亞斯得海口。一九三八年秋，捷克割讓蘇台德區，可以說是德國併奧的後果，也是波蘭與巴爾幹發生變化的序幕。德國獲得捷克的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兩地，控制斯洛伐克，即三面包圍波蘭。此種形勢已使波蘭無復抵抗德國之餘地，再加上蘇俄的夾擊，波蘭焉得不亡！德國的軍火工業已甚發達，獲得捷克的斯高達兵工廠，如虎添翼，雄踞中歐，掌握住東南歐諸國的軍械來源，使東南歐諸國在充實軍備上，不得不俯首聽命德國。

在經濟上說，德國是高度發達的工業國，東南歐諸國多是農業，德國的機械及工業製品，正好換取東南歐諸國的食糧與原料。德國前經濟部長沙赫特創設物物交換的貿易制度，高價收買東南歐諸國的產

物，加上地理的便利，無形中德國在東南歐成了獨佔的買主，尤其是對於土·希·保的烟草。作戰時準備的德國，更採取盡量購買的政策，所以自國社黨執政以後，德國與東南歐的貿易額巨量增加。以匈·羅·南·保·希五國的進出口貿易而論，在一九三三年從德國輸入的貨物，不遜佔進口總數百分之一九五，至一九三七年即增至百分之三五。同期對德國的出口，一九三三年不過百分之一六，一九三七年達百分之二七。至一九三八年德國備戰益急，而且併有奧國，德國在上述五國的進口貨中已佔百分之四二，吸收各國的出口貨達百分之四五。德國對東南歐的貿易，突飛猛進，英法甚至至義國的貿易自然消滅。經濟勢力的消長形成各國政治勢力的盈縮，種下現在形勢的根源。

東南歐各國對德國的輸出，多是食糧與原料。食糧的剩餘可供給德國的需要，食糧出口的数量超過德國進口的平均數量。德國進口雞蛋之半數及水菜肉類亦可在東南歐諸國取得。土耳其各國輸出的烟草，超過德國的輸入量。德國將進口的烟草重製後，運往別國換取必需品。至於東南歐各國金屬品的出口，不足德國的所需，匈·南·希可供給德國進口的四分之三的铁礬土，如能增加生產，可供給更多之量。土·希·南可供給德國進口之銘。至於銅，銻，鎳，鐵砂等出產不足德國之用。羅馬尼亞的石油戰前因有英國的競買，德國只能獲得進口的三分之一，但是羅馬尼亞石油出口數量，超過德國的平時進口。在戰時德國石油的消費量，自然增加，雖有匈牙利新開掘的石油，恐也不能供德國的戰時消耗，這是德國不能不討好蘇俄的原因之一。東南歐洲更缺少錫·毛·及橡皮，少量的棉花可由土耳其轉運，也難供德國的需要。德國在北歐可以獲得些許補充，有蘇俄的封鎖缺口及前些年的存儲，可供應用，所以納粹的領袖常以不怕英國封鎖而自豪。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三日

從局部撤兵做起

從局部和平做起，就是要從局部撤兵做起。

日本目前在華駐軍，是爲了作戰，也是爲了維持治安與確保物資之供應。就作戰本身的要求來說，非俟全面和平是不能撤兵的。不但在前線，即在和平區也不能撤兵，因爲要保持戰略上的完整，兵站與前線部隊不能不有一個聯絡。只是僅僅爲了這一層，日本在和平區的駐軍是可以不必這樣普遍而衆多。所以要這樣普遍而衆多的緣故，乃是因爲還要肅清游擊隊，還要處理物資的移動。如果是在正常的狀態，這兩種任務本來是政治的，不是軍事的。但現在戰爭行爲尚未終止，又因爲日本沒有在華成立政治的統治機構的要求，所以在過渡期間，有許多事不能不附屬於軍的體系之下。

但是現在必須承認一種事實，即國民政府改組還都之後，中國已有她自己的政治的統治機構。中日和約簽訂，關於治安有這樣的規定：

「兩國政府相約，在派遣於中華民國之日本國軍隊，依據別項所定撤退尚未完成之前，對共通治安之維持，緊密協力。在必需維持共通治安之期間內，日本國軍隊之駐屯地域等各項，兩國間協議定之。」（中日兩國基本關係條約第四條）

這裏我們要講求的，就是怎樣的緊密協力。和平區內現在有許多地方還散處着游擊隊，而隣近的地方則成爲無數零碎的軍事據點，由中國軍隊與日本軍隊駐紮。因爲軍事的力量可以打敗游擊隊，但是不能肅清游擊隊，所以這種無數零碎的軍事據點只好經常存在，變成與游擊隊相持的局面。這種相持的局面只是於游擊隊有利。

應當用軍事的力量去打敗游擊隊，再用政治的力量去肅清游擊隊。這兩種力量的配合運用，便歸到保安隊的任務。我們拿什麼做主體去和陸軍日軍緊密協力，維持共通的治安呢？是我們的軍隊與保安隊。只是我們的軍隊還在草創時期，而陸軍的工作又比成立保安隊想得多，況且當前的問題不是打敗游擊隊起走游擊隊的問題，而是打敗了之後不讓它死灰復燃，趕走了之後不讓它再回來的問題。這裏，保安隊就有它特殊的任務。因為保安隊在性質上是相當於曾國藩的團練，是政府的武力，也是民衆的武力，所以能够在廣大的「面」上站穩，不比軍隊的運動只限於點與線。曾國藩對付太平軍，是拿湘軍去攻，拿團練去守。他的有名的格言：「紮硬營，打硬仗，步步推進。」就是指的團練與湘軍的配合。因為如果只是湘軍，是只能從事運動戰的。後來曾格林沁親王拿他的騎兵的運動戰去對付捻匪的游擊戰，上了大當。是李鴻章做行曾國藩的辦法，纔救平捻亂的。蔣介石過去在江西剿共數年，勝而復敗，得而復失，最後也還是做行曾國藩的辦法，纔使紅軍不得不放棄江西。

像現在那樣子，我們的軍隊和日本的軍隊駐紮在游擊區的邊沿，築了許多堡壘，這乃是和趙亦園屯田一樣的辦法。這種辦法，在漢朝對付匈奴是可以，因為邊塞之地區險數千里，不在放棄之列。可是不能拿它來對付游擊隊，因為我們是要收回游擊區，如果老是相持，只求以此確保點與線的安全，那便是失敗了。

所以我們要趕快發展保安隊。我們的軍隊與保安隊在日本派遣軍的緊密協力之下，打敗游擊隊，把他們趕走之後，把這一地方的治安交給保安隊去維持。如此步步推進，連成立保安隊所需要的時間在內，二年之內可以確立和平區全面的治安。根據條約，「在必需維持共通治安之期間內，日本國軍隊之駐屯地域等各項，兩國間協議定之。」就在肅清游擊隊，步步推進的期間，已經可以做到日本軍的調動與局部撤退。而在全面間治安確立之後，必需維持共通的治安的期間成爲過去，則爲維持共通治安而駐屯

的日軍部份，自然可以完全撤退了。

再就日方所考慮的確保物資的供應問題來說，和約中附屬議定書了解事項第四項有這樣的規定；

「中華民國政府有統制對外貿易之必要時，當自行統制之，但不得與第六條中日經濟提攜之原則相抵觸；又在事變繼續期間中，上述統制應與日方協議之。」

這個規定明明白白，是由中國自行統制經濟，只須適合中日經濟提攜之原則；在事變繼續期間，須與日方協議，也決不會超過維持共通治安的性質，即是，在日方的緊密協助之下中國自行統制經濟。照目前的情形，日方的緊密協助是必然的要通過派遣軍，但一地方的治安確立之後，一地方的中日經濟提攜就有正軌可循，雖在事變繼續期間，亦只須妥慮中國自身之需要，予日本派遣軍以必須的便利，而毋須通過日本派遣軍來統制，為確保物資之供應而駐屯的日軍部份，自然也可以撤退了。如此，中國可以輕鬆，日本也可以輕鬆。

國民政府既已改組遷都，從局部和平漸致全面和平，就應當切切實實的幹。和約既經簽訂，從現實的條件達到理想的合作，更有了切切實實的幹的根據。我們只有從中日兩利的前提下去想出辦法。奢望是不能有，但最低限度的立國基礎，只要我們肯奮鬥，還是可以得到。要建設中心勢力，強化國民政府，就應當從局部撤兵做起。由局部撤兵到全面撤兵，是由局部和平到全面和平的路牌。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十四日

松岡訪問德義

日外相松岡洋右，已於本月十二日首途赴歐，訪問德義。據當事國聲明，松岡之行，在加強日德義聯繫，討論三國盟約所規定之合作事項。其他各國對松岡此行，紛加揣測。因為當前的形勢嚴重，松岡有訪歐的創舉，宜乎惹世人注目。

當前的形勢如此：美國通過租軍法案，英美合作更趨強化，蘇俄達迎於英美德日之間，態度不明。德國致力安定巴爾幹，解決義希戰爭。遠東的泰越糾紛解決，日本在南洋獲得更有力的據點。舉世所關切的是：德國何時發動攻英戰爭？日本是否南進？

德國攻英，勢在必行。而在此期間，英美合作加緊，德國的盟友義大利在菲。在希的戰爭未有進展，德蘇關係因德國在巴爾幹的擴展，亦似有待於再度的修正。為適應此種局勢，松岡之行可以進一步加強三國盟約，意義當不在小。日本對德國的進一步結合，對於德國在巴爾幹的戰事雖似未至有何直接關係，但可以與英美加緊合作這一事實的重點相等，因為美國也還沒有直接參加英國作戰。而且德日先有一個商量，再和蘇俄作集團的交涉，較之個別交涉當更有利。這就是松岡訪歐之行，消息先自柏林發出，而德國對松岡之訪問特別興奮，認為是美國通過租軍案之最好答復。這是德國殷望於日本的所在。

就日本來說，南進是日本的國策。正值法國敗退，德義與日和好，英美力量分散，中國仍在成長的時候，正是日本南進的好機會。泰越糾紛解決，日本南進的前哨更推進一步。日本所以遲遲不進者，一是英美阻撓，一是蘇俄態度曖昧，一是中國戰爭點着兵力。由於野村大將至美，未見日美關係好轉的象徵，因此不得不加強日德聯繫，從德國獲得某種援助，並與德國作外交上的協力，以緩和日蘇關係。後

者可以減少南進阻力，甚至可因蘇俄停止援助重慶，得南移駐華之兵，這就是松岡訪歐的最大涵義。

日德義三國合作可由松岡此行而加強，時勢的需要亦迫使三國如此。這裏，有理由相信德蘇現存關係可以繼續，日蘇關係亦可有某種好轉。

但是日雖可藉松岡之行，強化對德義的結合，並殺和蘇俄，以此減低英美阻力，但仍不能得到南進的助力。能給日本以南進助力者，唯有新興的中國。

英美在中國已經退到西南山地，才加緊援華工作，目的不在助華，而在延長中日戰爭，以牽制日本南進，保衛英美在西南太平洋的權益。日蘇關係如果由緩和而相安，英美為補充掉蘇俄牽制日本的損失，對渝援助，有更趨積極的可能。如果日本後面有蘇俄或者中國的牽制，英美只要用很小的力量，便可困擾日本。日本於此，只有援助新興的中國，使中國在太平洋的局勢中成爲強大的單位，日本非僅不至孤立而且可以從中國得到助力。

日本現階段對蘇外交的成功有着一個限界，即蘇俄仍不肯因此而放棄中立。只有蘇俄的中立，再加上中國的獨立，不受英美利用，日本的後顧之憂纔能完全解除。所以日本應當把援助中國的獨立，強化中國的國際地位，當作解除自己困難，增加自己力量的重大工作之一。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五日

怎樣促成統一

抗戰以前，中國具備統一的雛形，抗戰初起，中國仍保持統一的局面。由於結束戰爭的方法不同，中國的統一分裂，一方面是改組後的國民政府，以和平方法，謀求國家的獨立自由；一方面是偏安的重慶政府，仍繼續無底的蓋戰。政見的對立，形成統一破壞，因之全面和平不能迅速到來。

中國雖由於結束戰爭，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獨立的方法不同，而致有所謂和平派與抗戰派，有國民政府的還都，還有重慶地方政權的存在。但是二者有一個相同的目的，即是求中華民族的生存，維護國家的獨立與自由。在所謂抗戰派，除別具用心者如共產黨外，大概都感覺到只有抗戰勝利，才能獲得有利於中國的和平條件，只有勝利的戰爭，才能達到上述的目的。因此戰爭成爲「長期」的，不曾長期戰爭的損失如何，他們希冀獲得最後勝利。在中和者看來，中日戰期兩傷，和則共存，中國有支持戰爭的困難，而且戰爭到底，最後亦無勝利，日本有結束戰爭的困難，而且覺悟中國之不可屈服。因此，和平達成了中日兩國解除困難，共謀發展的惟一途徑。所以和平運動者在汪先生領導下，不避犧牲，致力於完成抗戰者所不能完成的工作，達到維護民族生存國家獨立的目的。

所謂和平派與抗戰派的目的既同，二者的合一，分裂的統一，即在共同目的的實現。如果能以和平方法完成救國目的，真正愛國的抗戰者，決不肯犧牲無謂的犧牲，所謂抗戰派，自然消滅，重復統一的局面。反之，如能以抗戰方法完成救國的目的，所謂和平派亦會因目的已達，不復存在，統一的局面仍可再建。

現在仍有派別的存在，分裂的局面者，由於任何一方均沒有達到目的。沒有實現的目的，只是一個

理想。愛國的中國人，不惜犧牲身家性命，分頭以和平或抗戰方法來達到目的，實現理想。目下以抗戰實現理想者，已走到山窮水盡，路絕回头的時候。抗戰的理想，已不能維持抗戰勢力的存在，但尙未至消滅時期。所謂抗戰派的瓦解與消滅，不是任何武力所能爲力，惟有和平運動的目的達到，始可奏效。

和平運動的目的，未實現前，也是一種理想。理想可以引人擁護，也可以遭人反對。理想變爲事實，事實是最大雄辯，就不是人們可以言語或文字所能曲解的了。和平運動在還都以前仍是宣傳時期，還都以後，中日調整國交的條約，經過兩國批准，就是表現事實時期。這正是和平運動的試金石，是決定中國能否迅速統一或更趨分裂的基點。理想可以強辯，事實無法強辯。符合理想的事實，可以引起擁護，促成統一。違反理想的事實，可以引起更大的反抗。被人擁護或反抗的事實，就是和平運動失敗或成功的宣告。我們不能說，中日簽定的條件，完全符合理想，但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中國是戰敗國，是在戰爭中求和平的國家。即是此種不能完全滿足願望的條件，如能經雙方忠實而迅速力行，未來的事實，定可優於無條約下的現況。由於條約的實行，再希望事實的改善。俾事實逐漸接近理想，事實與理想合一，就是統一實現，全面和平成功的時候，這有待於中日雙方努力。所以汪先生說：「中國沒有什麼派，只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爲國家民族求生存獨立共同意見，祇有極少數的共產黨是被擠於此共同意見之外。」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七日

從收回越界築路入手

滬西特警的成立，是收回租界的初步成功。租界制度原是對中國權益的剝掠。關於租界制度的條約都是從這種剝掠的性質作成的。將近一百年來，法租界當局與公共租界當局無數次的作租界區域的伸展，與在租界區域以外築路。伸展租界的藉口是，租界的人口太擠，弄到外國人住不下，所以要求擴張；附近租界的華界不衛生，影響租界的衛生，所以要求把附近租界的華界也圈作租界。越界築路的藉口是，有許多外國人住在租界區域以外，爲了他們來去的便利，所以要求築路。這種藉口說來是可恥的。而越界築路與伸展租界區域，則是一個行動的兩面。

越界築路先是在股份持有人的手中，通行者是要出買路錢的。靜安寺路當時就是如此。到了後來，公共租界當局纔加以直接管理。再到後來，工部局纔在越界築路攫取警權。這種種，都是先造成既成事實，然後加以條約化的。這裏的問題顯然不在於條約。是否合理，是比較是否合法更重要，而中國是否有力量的，則是問題的一切。辛亥革命使租界區域的伸展運動停滯了一下，五四運動使租界區域的伸展運動終結，而五卅慘案所引起的中國人民的反抗，又把越界築路的繼續發展一刀切斷了。當前我們的和平運動，則是要從收回越界築路警權到收回越界築路，到收回租界。

滬西警權協定我們並不滿意，因爲中日事變以來工部局在越界築路的警權事實上已不存在，現在有了這個協定，工部局又可以通過特警恢復其警權的一部。可是我們也做出了相當的成績。特警雖屬混合組織，但由上海市政府任命中國人爲總署長，最高主權屬於中國方面。這是一點。特警成立，越界築路由戰時狀態漸入正常狀態，日本方面只是根據其在工部局的資格加入特警工作。這又是一點。根據協定，

工部局對於匿居租界區域內的案犯，如搶劫，恐嚇，暗殺，或意圖暗殺，確有相當嫌疑者，有協同巡邏特警緝捕並立即引渡的義務。從此治方恐份子將不能再以租界爲掩蔽，因爲特警可以直接在租界緝捕他們，只須事先通知該管捕房，事後再做一個很簡單的引渡手續。這是第三點。

現在我們要趕快解決的，是越界築路的稅收問題。工部局已在越界築路收稅的理由，是說爲了養路，而其收稅的武器則爲對抗納稅者斷絕水電。今後我們要自己來養路，我們自己來收稅。因爲不但越界築路旁邊的房屋是在華界，就是越界築路也在華界。工部局儘可以把越界築路搬到租界裏去，因爲這些路既然是越出了租界，而在華界地帶，主權當然屬於我們。所以，工部局在越界築路收稅的理由不能成立。我們也可以自己來建設水電，供給越界築路一帶。但我們仍然可以做到：要現有的水電公司供給水電而不得作爲工部局的收稅武器。因爲警權既在我們手上，工部局便不能保障水電公司對我用戶對斷絕水電的反抗，水電公司當然不能保障工部局制裁業主對收稅的反抗。而且水電公司自身，應當和其他公用事業一樣，其在越界築路營業者應向中國政府納稅。我們辦不到嗎？一定可以辦到。因爲大勢所趨，工部局已不但沒有固執的理由，而且沒有了固執的力量。現在我們有了特警，還只收回了越界築路的一部份權益，我們要收回越界築路的全部權益！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十八日

美國的行動程序與方向

租軍法案的通過，是三國軍事同盟成立以來美國尋求對策的一個總結。羅斯福總統十五日的演說，可研究之點不在於美國之將踏入戰爭，而在於美國將以何種方式踏入戰爭。

演說中對於「援助中國」與「援助英國」平行提出，這是前此所未有的。十七日的消息，英美將共同使用海軍根據地，除了新嘉坡，把直布羅陀也列入。這又是前此所未有的。美國軍艦六艘將訪問新西蘭，同時傳說羅斯福總統將巡視加利比安海英國與美國的海軍根據地。

美國是否將平行處理大西洋與太平洋呢？她將把重點放在那裏？她將如何配合兩洋的行動？

第二次世界戰爭開始以來美國地位的發展，與英國的處境不利，較預想的程度更甚。因此，美國的目標已不僅在太平洋，已超過了上次戰後華盛頓會議的遠景。從華盛頓會議到這次戰爭前夕，美國是把太平洋作為政治鬥爭的假想陣地，但對於歐洲，則只在一般的概念上與英國作經濟的鬥爭；國際聯盟她是不參加，其他亦無可建立政治的據點。可是美國現在已衝破了這一局限。對於遠東，美國以前把中國作為她的前哨的，現在把她的前哨推遠到印度了。雖然只是亞和亞雜誌的主編人愛特迪·史諾這樣透露過，但今後既以新嘉坡為陣地，印度之於美國，在地理上較之前此中國之於美國，距離是更短了，而且前此美國只是要拿中國來重新制定對日的勢力關係，現在卻是更要拿印度來重新制定對俄的勢力關係了。事實是在發展到這一步。對於歐洲，美國的目標也有了一個輪廓；加利比安海被美國所有，直布羅陀的名詞也被提出了。

但美國在大西洋與在太平洋變軌的發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因為華盛頓會議之後十餘年間美國在太平

洋努力的成績，再加上這次中日戰爭英德戰爭以來美國在這方面的推進，不是這次法國戰敗後纔開始的。美國在大西洋的活動所能追趕。美國行動的重點還是在太平洋。美國將在太平洋的據點行動，而在大西洋，則還在援助英國當中去覓取行動的據點。法國戰敗至今不到一年，美國在大西洋獲得的地位，已幾乎等於上次大戰四年之後她在太平洋所獲得的地位，但在這方面還是不能就行動。

美國用軍艦護送英軍火的運輸，雖已有此說法，但不見得就實行。現在英國的軍艦還足夠護航，由美國的軍艦護航是沒有必要，徒使美國的對德不宜而戰被逼到宣戰，這更沒有必要。美國寧願英德在那裏相持，而她的艦隊則略取太平洋。再以後，美國將如何正面處理英德戰爭，現在還不能預測。

太平洋的戰爭，將以新嘉坡為中心，並且與緬甸，印度，以及澳洲的陸戰配合。在這上頭，美國把重慶的抗戰力量也計算進去。但是中國問題要複雜得多，僅從對日的關係來考慮，是不夠的，還要考慮到對俄的關係。俄國將不讓重慶和美國的戰略配合，卻是時機一到，要把重慶圈作她的附庸。太平洋戰爭一開始，美國的「援助」將不能抵銷俄國對重慶的壓力，於是重慶的命運乃與美國的戰略分離。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九日

經濟統制在中國

和平區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經濟統制。中國的產業能不能夠復興，國民政府能不能夠站得住，和平運動能不能夠成功，就是要看經濟統制這個問題能不能夠解決。

照道理說，和平區是應當比抗戰區更好的；國民政府統一重慶，應當是沒有什麼困難的；因為眼前的事實是，在重慶地方政府控制下的區域，祇是一些內地，一些山地，是中國經濟落後的區域。但在和平區，包括全中國最大的都市，最繁盛的沿海商埠，是經濟最發展的區域。我們把握了這些區域，也就把握了全中國的商業中心，工業中心，金融中心，把握了對外貿易的關鍵，我們應該是可以解消重慶地方政權的。

祇是和平區域被戰爭破壞了，到現在還沒有恢復。所以還沒有恢復的原因是有三點：一點是租界制度的阻礙，又一點是游擊隊的繼續破壞，第三點是經濟統制的不得當。關於租界制度與游擊隊，這裏且不說，專說經濟統制。

現在和平區的經濟統制，是與日本的備戰有關。從去年六月以後，華北的經濟統制逐漸強化。去年九月，三國軍事同盟成立之後，華中的經濟統制也逐漸的強化起來了。依據中日兩國軍事外交一致的原則，當太平洋戰爭的危機迫近的時候，為保障東亞和平，中日兩國在物資動員上，應有其聯系與合作，這是理論，也是事實。不過如何聯系，如何合作，如何統制，這裏就有許多問題值得研究。

依據中日和約，由中國自行統制經濟，但又不抵觸中日經濟合作之精神為前提。在事變繼續期間，除考慮中國自身之需要外；並須考慮日本在華派遣軍的需要。這些原則都是很明白的。問題是在，現在

和平區的統制還談不到中日雙方的協力行施。這是我們自己放棄責任。我們應當趕快和日本方面根據上面所說的原則，另訂經濟統制的實施辦法。在這期間，我們實施經濟統制，需要日本的協力；但這意義是說，日本協助我們實施統制經濟，不是我們協助日本統制經濟。這裏的問題是主權的問題。主權應當確立。

另外有一點要注意的是，中國統制經濟既然是和日本的物資動員取得聯繫，並且合作，那麼，中日雙方就應當明白，這種經濟統制將是長期的。因為太平洋的危機不是在短期內所能解除；又如果太平洋的戰爭不幸而爆發，這種戰爭也將不是一年年載就能結束的。所以日本的物資動員與中國的經濟統制，在實行上不可以太迫蹙。如果太迫蹙了，就會損壞經濟的新陳代謝的機能，等於竭澤而漁，將無以為繼。日本的物資動員，起初就有這種毛病。他們把物價統制得太嚴格，因而損害到生產的機能。去年下半年以後，改變辦法，稍稍容許產業界的自由活動，把物價的限制也放鬆了一點。這從長期的備戰來說，是正確的做法。可是中國現在，統制的嚴格，弄到一縣與一縣之間，物資都不能順利流通，就往往弄到物資的浪費，與產業機能的停滯，而且會由經濟的問題，轉變到政治的問題的。這種現狀應該趕快修正。我們需要的是合理的經濟統制，這就是經濟統制不但是要顧到更有效的運用物資，而且要顧到經濟的再生產的機能的培養。

國民政府對此，應有統籌的辦法，和日本作誠懇的協商，這是當前推進和平運動最大課題之一，也是我們分担東亞的安全的責任。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廿日

曾仲鳴先生殉國一週紀念辭

前年今日，曾仲鳴先生在河內爲愛國社暴徒所狙擊殉國。

那時候，汪先生爲了挽救中國於破滅之廢墟，拯我國民於流離之溝壑，毅然脫離重慶，發出請電，呼籲和平。在汪先生尙留駐河內，期待蔣介石覺悟之時，曾仲鳴先生已爲國犧牲。曾先生之犧牲，證明了兩件事：

一、蔣介石個人之不能覺悟。

二、和平運動之正大光明，是獨裁者極端妒忌的。

蔣介石於曾仲鳴先生逝世後，續行其暗殺政策，但和平運動仍頗應潮流，澎湃的前進。在去年紀念曾仲鳴先生逝世一週年的時候，和平運動已獲有長足進展。汪先生不計個人之毀譽，毅然決然離開河內，而至滬上，團結國人，並與日本方面，保持接觸。六大大會之召開，復興了國民黨的組織，樹立了議和主體的母體，而與日本作成了和平方案，並上呈時的各地政權，對汪先生的主張也有了認識。但汪先生仍希望蔣介石對敵大計能有最後的覺悟而繼續予以告誡。

紀念曾仲鳴先生殉國一週年紀念之時，和平運動的潮流，已由宣傳運動階段，而進入實施，與政治行動的階段了。

現在，紀念曾仲鳴先生殉國二週年，和平運動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汪先生對於蔣介石的期待，已到了最後。爲要挽救中國，拯救人民，汪先生召開中央政治會議，樹立國民政府，作爲中國議和的主體。對於日本，更費了幾月的磋商，簽訂了中日和平條約。中國與日本，已恢復了正常的外交關係，對於滿

洲國，也互派使節。在內政方面，戰後的紊亂局面，已逐漸走上統一之途，金融基礎之中央儲備銀行，亦已成立，建軍方面，陸軍與海軍與保安部隊，皆已分別樹立鞏固之根基。退顧和平運動過去的成绩，相信曾先生與繼曾先生而殉國諸烈士死而有知，亦可自慰。

但是和平運動的最後目的，現在尙未完成，全面和平，尙未實現。過去，歐州諸國因互相火併，而忽視了中國，現在英美爲保障其遠東殖民地，更想利用中國作爲工具。在這種情形之下，實現全面和平，使中國遠離世界的戰疫，更是和平運動者應有的努力。

在紀念曾仲鳴先生殉國二週年之今日，回憶過去，雖差堪告慰，但瞻望將來，却更有偉大的目標，與艱苦的工作，橫在面前。今日今時，願和平陣營諸同志勿以過去成績而自驕，勿因前途艱苦而自疑，毅然肩負起應盡的責任，勇敢的前進。

希望在明年，全面和平可以實現，而以此告慰曾先生及爲和平運動而犧牲諸烈士之英靈！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廿一日

我們需要批評

久不聞批評之聲，輿論界充滿歌頌。歌頌往往是粉飾昇平，超過事實。至其極則隱蔽事實，曲解事實，甚而顛倒事實。

近年來，在所謂抗戰陣營中的輿論界，談到國力，輒謂如何強大，談到戰爭，輒諱敗爲勝，至其極，是「失地不聞痛心，喪師乃曰預定」。但在和平陣營中的輿論界，也免不了某些濫調，爲的言和，不屑求抗戰的雙方責任，爲的官親善，不敢指責親善的障礙。抱此心理，於是以為苟欲避免八股與濫調，國內問題可供歌頌者少，而批評又怕觸到忌諱，國際問題因此成了大家討論的主題；其中多半是逃避現實的清談。但在他們，也只是歐美問題，可供逃避現實，中日問題卻仍在避免忌諱之列。在抗戰者談中日問題，不能只言戰而不言和，官和爲勢所禁，談戰又不免流入八股，中日問題只好少談，甚至不談。主和者，如果以爲談中日問題只能講合作官親善，卻存着忌諱的心，欲擺脫濫調，也只有少談，甚至不談。所以中日戰爭發生後，中國的輿論界談國際問題者多，談中日問題者少，批評國內問題者尤少。有些涉及國內問題的論說，逃不出歌頌一途，因之避免不了八股與濫調。

致此的原因：一是軍興以來，統制官論日趨嚴密苛細，執筆者幾乎動觸法網，不敢據實暢言。一是正當對外作生死鬥爭，愛國者以爲國內的弱點應避免揭發，恐因此招致不利。一是全面和平尙未實現，國內成對立之局，彼此禁忌更多，自我的善意批評，往往成爲對方的攻擊藉口，而批評對方，又多流爲不根據事實的嘲罵。如此嘲罵於國無益，自我的批評又多所忤格，輿論界處此夾縫中，於歌頌之外，國際問題乃成了逃避現實的題材。

歷史上每逢世亂國危，朝代易姓時，所謂名流，多是逃避現實，燒丹鍊藥，縱酒佯狂，「口談存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而晉不遜於亡。即是宋之理學，清之訓誥，亦何嘗不是逃避現實。以入世著稱的儒家學說，尙且在講「邦無道，危行言遜。」由於此種「明哲保身」的格言，逃避現實與國家衰亡遂成了相助相長的因果，國家愈亂，逃避現實的所謂名哲愈多，逃避現實的名哲愈多，國家愈亂愈甚，其結果是國破家亡而身亦死。若是在對外作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鬥爭時，所謂哲人，所謂作社會木鐸，民衆喉舌的輿論界，仍是逃避現實，不敢負起責任，唯諾而已，玩玩而已，這是民族的自殺，足以加速國家的滅亡。

要糾正這種風氣，當局與輿論界雙方都應負責。當局應以輿論爲鏡子，不應以當局爲輿論的鏡子。有時候，輿論界約束自己，比他們所描摹的當局的限界還更嚴格。這是應當反省的。其實，只有存着「日本是我們的敵人」的心理，存着「和平是投降」的心理的人，纔是自己在那裏疑懼，不敢批評日本，不敢批評當局。大家應當知道，我們是和日本做朋友，朋友是可以批評，而且願意接受批評的。國民政府是民主的政府，和平運動的領袖汪先生是尊重輿論的；只是輿論界不要太尊重自己。我們需要批評，需要負責任。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廿二日

責任與善後

汪先生過去在行政院長任內遇刺，後來對於該案兇手，請求國民政府釋放。記得他是這樣說：「我在行政院長任內所做的工作，是忍辱負重的，因此有的人一時不能瞭解。我只能拿工作的結果，要求他們最後能够瞭解。行刺我的兇手，說不定是愛國份子，只因為一時還沒有瞭解，犯了罪，我可以原諒他們。」

這件事過去好年了。大前年汪先生發表談話，主張和平，直到現在，還是有許多人不同情汪先生的主張。他們不同情，是因為他們還沒有瞭解；因此對和平運動者的暗殺案件就常常發生。還在利用羣衆的不瞭解而主持暗殺的論調，固然是不可原諒的；但是汪先生和他的同志，仍然認為受淪方指使的兇手，其中也有只是因為認識錯誤。只要他們一旦明白過來，我們終是原諒他們，決不加以報復。後來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我們還當作同志看待，一起做和平運動。

還有許多的人，他們並不是恐怖份子，只是在淪方以及和淪方有關的機關做事。他們都是些普通的職員，對於政治沒有一定的主張。他們因為環境關係，也反對和平運動。對於這些人，我們是認為只有展開和平運動，拿和平運動的成績要求他們瞭解；並且幫助他們解除淪方的指割，以此謀國家之統一。

汪先生與同志的政治風度是如此。事實也是這樣：除了始終不能覺悟而犯有殺人罪的恐怖份子，我們不得不依照法律予以處分，以及正在進行暗殺之現行犯，我們不得不當場以武器自衛之外，我們決不殺人。兩年多以來，是淪方首先暗殺我們，也是淪方暗殺我們的人最多。這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我們忍耐，並不是因為淪方的力量比我們的更大，乃是因為我們不屑和淪方比賽暗殺。從事政治的人，如

果只講力量，不問是非，到頭他的力量，也會是蓋不住的。如果有力量就可以殺人，那麼，現在淪方殺我們一個人，我們可以殺還他們一百個。但是，我們不這樣做。這次我們拘捕淪方銀行的職員，只是因為我們用言語警告淪方，不能使其覺悟，纔不得不拿事實來警告淪方，但也不過是警告。

現在淪方銀行負責方面也知道這樣說了：「他們不過是銀行中小職員，都是善良的平民，靠薪水維持生活的，絕不作任何政治活動。這次被捕，實屬費解之至。」這就是我們所要求他們的覺悟，因為淪方所暗殺的中央儲備銀行職員，正不過是銀行中小職員，都是善良平民，靠薪水維持生活的。他們也只是做銀行的工作，沒有政治活動，而淪方恐怕分子竟視爲大敵，繼續暗殺他們，現在大家可以明白這是不對的了。我們的目的，只是從今以後，能有一種辦法，使淪方暗殺行爲不再發生，我們別無他求。大家可以想像，如果這次被捕的不是淪方，而是我們，你想他們還能饒過這一百三十人的性命嗎？

淪方不講理，我們還是要講理的，因為淪方是獨裁的勢力，而我們是汪先生的信徒。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廿三日

統一的可能與步驟

中國的前途是統一的，全面和平的實現有待於統一的完成。但是怎樣才能完成統一，實現全面和平呢？汪先生說：「唯一的答案，只有先就力所能及的地方，做起一個和平的模範，確立治安，改善人民經濟生活，為中日合作引導出一線光明。」這就是說由部份的建設，築成統一的基礎，由局部的和平漸致全面和平之實現。這是可能的，而且是應有的步驟。

歷史上統一國家的完成，遠的不必說，十九世紀義大利德意志的統一，可作我們的鑒鑒。德義兩國在十九世紀初葉以前，全是四分五裂，受制於異族。及至喀富爾作了撒爾底尼亞的首相，整軍經武，與實業，設學校，外聯法國，內以和平方法磨諭人民，卒能驅除奧國勢力，完成義大利的統一。德意志的統一也類此，卑斯麥作了普魯士首相，竭力建設軍隊，並不惜違反憲法通過軍事預算，內則聯結各邦，外則聯法和俄，戰敗奧國，再和奧聯俄戰敗法國，完成德意志的統一。

德義兩國的統一有相同的條件：即是可以統轄各邦的優良根據地，忠貞體國的領袖，平等聯合與國，解除異族束縛。具備這些條件，順應社會的進步，迎合民衆希望統一的心理，十數年內德義兩國都統一了，而且成爲歐洲的強國之一。

中國已具備統一的條件，民衆希望和平，也就是希望統一，已爲勢所必然之事，政治經濟的進步，亦使中國沒有分裂的可能。汪先生領導和平運動，努力維護國家民族的生存，完成國家的建設，是公忠體國的唯一領袖。而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區域，又是沿海胥轔之地，所有中國的海口大部份在國民政府統治之下，如天津，青島，上海，廈門，汕頭，廣州等。近年來中國對外貿易更集中長江流域，民國二十

一年度，上海的入口貨已佔全部入口貨百分之四八強，二十二年度，增至百分之五四強，同期的出口貨二十一年度上海佔百分之三二強，二十二年度佔百分之五一強。上海一口岸在貿易總額上說，二十一年度佔百分之四三，二十二年度佔百分之五三強，以後又續有增加。這樣上海一關已佔中國貿易總額之半，也就是上海一隅握有中國財富之半。更就國家的歲入而論，大部份財政收入係關稅，鹽稅，統稅。且下即不論統稅，所有關鹽稅收區域，幾乎全在國民政府統治下。至於國有產業的收入，如郵，電，航亦多在國民政府統治區域。因此，國民政府已佔有財政總收入之大半。更以中國富庶區域論，黃河，長江，珠江三流域冠絕全國，新興工業及交通全集中此地，這三區域均在國民政府統治下。而中國沿海的人口亦多於內地的人口，如長江流域的人口，四川不計，佔全入口百分之三十強，河北，山東人口佔全入口百分之一四強，浙江廣東的人口亦佔百分之十左右。這樣無論以人力或物力論，國民政府的力量皆超過內地的力量。何況重慶統治下又有國共的割據，及部落的分封。而在社會進化的階段上說，都市支配鄉村，所有大都市全在國民政府統治下，內地各省實無法逃脫國民政府的統治。

由上述而論，國民政府以地理及人力物力的優勢已可統一中國。而國民政府尙未能完成中國統一之功者，一是尙未有充分時間運用人力使用物力，建設統治下的區域成爲全國的模範。一是外來援助不甚切實，外力束縛尙未解除，故未能如德義兩國迅收統一之功。

當務之急在以建設的事實取信人民，並使人民確信和平區域的行政獨立自主，和平區域的建設是中國人的建設。外來的援助不過是平等的合作，更進一步能解除妨礙中國獨立自主的束縛，中國的統一即可迅速實現，全面和平亦可立刻到達了。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廿四日

歐洲新秩序與今日之歐洲

現在除去巴爾幹南端的希臘與義大利交戰，歐陸中心的瑞士與伊比利安半島西壁的葡萄牙尚守中立以外，整個歐洲大陸都在德國控制之下，或與德國有某種密切的關係。

德人堅言要建樹歐洲的新秩序，汪主席提及此點，希望能以人類共存主義為依據。現在，歐洲的戰爭尚在進行，新秩序如何建立，尚在德人的計劃與世人的揣測中。將來戰爭的結局如何，現在來預斷還太早。但可以知道將來歐洲的秩序一定不是原來的樣子。因為決定將來歐洲的秩序的性質的，固然在於誰是戰勝者，更在於世界經濟規律自身經過這場戰爭將起何種變化。就誰是戰勝者來說，還須看戰勝的程度如何。如果將來德國的勝利只限於歐洲，而世界的其他部份落在美國的支配之下，則德國必以其支配歐洲的強度與美國支配世界的廣度來對抗，歐洲的新秩序在經濟上將是以德國為中心的極端統制，較之渥太華會議以來的大不列顛帝國布洛克與美國的泛美洲經濟集團更為嚴格的東西。因為戰勝國如果不能得到現成的殖民地，就只有把被她征服的先進國變做殖民地。如果將來德國不但得到了歐洲，而且得到了若干原來附屬於歐洲的殖民地，則德國對歐洲諸國的待遇可以稍稍寬大。又如果是英國戰勝，也要看她在世界各處的殖民地還保存得若干，因為她的這些殖民地正在陸續移轉到美國的手中，將來即使戰勝，大不列顛帝國的原來的風度終之是不能保持的了。

就世界經濟的規律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從自由主義轉變到壟斷制度的界牌，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則將是自由主義的最後清算與壟斷制度的純化。因為帝國主義者對世界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現有範圍已不能再開拓，只能訴之更強化更深入的統治，藉之以深耕制來代替三田制。所以，即使是美國征服了

全世界，由她來建設新秩序，也不能寬大的；或許稍稍比德國寬大，但一定比英國的舊秩序更苛刻，雖然美國現在僅在攻擊英國的殖民地制度。

現在，歐洲是在戰爭中，德國所宣傳的日耳曼民族的優越感，以及全體主義的政治機構與經濟機構，不管你是把它看作德國將來在歐洲推行殖民政策的初步設施，或者只看作過渡時期的軍事管理，歐洲各國的現狀總之是值得研究，尤其是我們應當注意的。這些國家，就其處境的不同，可以分做幾類：

一、德國的同盟國：義大利、匈牙利、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以及即將入盟的南斯拉夫。所有的盟國，都有德國軍隊的援助與駐屯，都要對德國戰時經濟作必要的適應，各該國的政治、經濟機構，都隨加盟而有自然的變動。並且，除義大利外，這些國家的種族，按照德國的原則，都是不能與日耳曼族比擬的；他們之加盟，都是採取一種要求保障的形式。

二、德國佔領的國家：捷克與波蘭，是低一級的民族，他們現在已是德國的保護國或殖民地。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與盧森堡是北歐民族，其中丹麥和挪威自有政府，荷、比、盧，則在德國行政人員管理之下。至於法國，是尚未取得和約的一個停戰國，大部份國土仍受德軍的控制。

三、德國的友國與中立國：西班牙與葡萄牙，因各有其困難而未能與德國一致，瑞士、瑞典與芬蘭只有作為德國資源供給者的資格。蘇聯是另一問題。

對於歐洲領土的處理，波捷以外，我們看到比法在上次歐戰中得到的領土，都已重行劃歸德國版圖，盧森堡也在步步的併入德國。

在經濟方面的處理，今日習聞的是黃金之廢棄，物物交易，與貿易補償清算這一類制度。捷克保護國與波蘭殖民地各種產業金融之積極日昇變化，固早經就緒，即在去春以後分別淪於德人手中之北歐

民族諸國，其人民生活之受德國配糧制度的約束，與賴德國自各地搬運糧食以救荒，爲佔領國應有之措施，不必計及，我們只把特別值得注意的舉出三點：

一、被佔領各國中央銀行與德國信用金庫之連繫，以及德國信用庫券之流通，都是完成德國對各該國行使軍管理的武器。而德人所謂以馬克爲將來歐陸清算之媒介，以柏林爲歐陸清算中心者，或即將來德國建設歐洲新秩序的預定計劃中的重要部份。

二、被佔領各國之工業與礦業，以德國產案爲中心，而急速改編與托拉斯化，與德國計劃中之工業德國，農業各國之分野之推進。這一工作，不是短時期所能完成，也不只是爲了軍管理的要求，更主要的乃是爲了將來建設德國歐洲新秩序的要求。

三、被佔領各國之供給德軍以現物與現金。據英外次之報告，挪威須年供德國六千八百萬鎊，丹麥二千六百萬鎊，比利時七千五百萬鎊，荷蘭五千四百萬鎊，法國八萬二千七百萬鎊。德駐屯軍本不需如許鉅額，例如，自去年夏末停戰以來，至今年一月底，法國供款即剩餘五百三十萬萬法郎。但德人仍不許各國減少供額，並更利用此種款項收購各被佔領國之產業。這一工作，除了軍事徵發本身的意義外，也是完成前二項任務的補足手段。

戰敗國的命運是可哀的，在這鉅大的變動中，連二三等的戰勝國的命運也是可哀的。我們不能拿舊秩序去對抗新秩序，我們只是認爲，依照人類共存的要求來建設國際秩序，纔是合理的，而且可以持久。人類所要求的，便是這樣一種新秩序。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廿五日

貢獻給全國軍事會議

當此中央召開全國軍事會議之際，我們有幾點意見貢獻給當局，是關於整頓現有軍隊與建軍行程中的外交問題的。

人們對於現有軍隊，往往有一種不準確的觀念，以為只有等重慶的軍隊來歸，否則只有重頭做起，至於現有的軍隊，是够不上做建軍的基礎的。這種觀念之所以不準確，在於不懂得環境。重慶的軍隊來歸，建軍可以完成，但我們不能以期待重慶的軍隊來歸作為建軍的入手。我們現在只能從現有的軍隊做起。他們的技術與紀律的訓練，編制與武器的配備，固然很欠缺，但只要我們有決心去整頓，人事上形勢上都是沒有問題的。有人以為現在的情形有似廣州時代，廣州時代有的是倉合之衆，所謂客軍與陳炯明的軍隊，縱之則為患，激之則為變，是無從整頓起的，所以只好另行建立國民革命軍的基本部隊；用這基本部隊去領導其他部隊。其實現在的情形並不是這樣。我們現有的軍隊雖然參差，可是都在中央的直接統率之下，這不僅是由於各將領的對國忠誠，並且是由於當前他們的處境，一來，沒有負隅的可能，二來，散而為游擊隊將更難存在。中央對這些部隊施以紀律，施以訓練，他們決不像廣州時代的外圍軍隊那樣頑強至於抗拒命令的。我們只要把現有的軍隊整頓起來，這些軍隊，就是我們的基本部隊。

訓練一定要嚴格。諸葛亮治蜀，教人亂世用嚴刑，對官吏須如此，對軍隊更須如此。唐肅宗時已苦於驢兵悍將，而李光弼治軍獨稱嚴明。郭子儀之五空，雖能羈縻諸鎮兵力，定一時之功，但後來藩鎮跋扈不可收拾，未始非難因於此。現在我們如果治軍不嚴明，只是空口說從頭做起，另行創造基本部隊，不但把現有的軍隊的整頓工作放棄了，而且將來重慶的軍隊來歸，因為匆促之間不能形成一個中心，也

會倒退到軍閥割據之局的。

可是，建軍需要鉅大的經費，這經費如何分配纔能適當，是一個頂重要的問題。現在各部隊的經費都感不敷。要使之現代化，軍事人材的訓練與武器配備的經費必須大大的增加。但這應有全套統籌的辦法。應當由軍事委員會來擴充軍官學校設立兵工廠，把軍官學校訓練出來的人材分派到各部隊服務，把兵工廠製造出來的軍器分配給各部隊使用，這是發展現有的軍隊最有計劃的做法。

另一個問題，是外交問題。我們只應有國家的軍隊，不能有地方的軍隊。現在華北華中華南的將領齊集一處開會，依照編制，上述各地的軍隊都在軍事委員會直接統率之下的。但軍隊由中央直接統率，必須是軍費也由中央直接發給，不能由地方發給，不能由地方發給。例如華北的軍費，不應由華北政務委員會發給，而是應由軍事委員會發給；亦因此，華北政務委員會的財政應對分爲國家的與地方的，國家的財政部門應歸中央支配。依據和約，就經濟合作而言，華北蒙疆關於某種特定資源，與華中華南有不同的規定，但關於軍事，只說「日本國爲實行兩國共同防衛計，在所要期間內，依據兩國間議定駐在所要之軍隊於蒙疆及華北之一定地域」，對於中國中央政府於華北蒙疆之軍令軍制的統一，原來是沒有損及的。只是前臨時政府時代之軍事設施，係按照當時之環境而定者，現在是否都已改正，這是我們所十分關心的。我們必須趕快改正，因爲這是實踐和約的重要部份。

還有，現在各地部隊往往是和就地日軍直接辦理交涉，流弊是很大的。爲求軍令之貫徹與外交之統一，關於軍隊之移動等項，在過渡期間，應由軍事委員會與日本派遣軍總司令部接洽好，各自命令其部隊，這樣可以減少許多阻礙，也是爭取國家獨立與軍事統一的應有努力。

我們需要建軍來接防，在和平區先來實行日軍的局部撤退。我們應當重視現有的軍隊，因爲這是我們僅有的建軍基礎。要使軍隊國家化，現代化，科學化，這在於我們對軍隊的訓練與配備工作的愈起直

這，同時在於取得日本的瞭解。我們要統一抗戰區首先要統一和平區，統一和平區的軍政與財政。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廿六日

中國的友邦

中國今日欲求友邦，不可求之於英日以外。日本與中國之關係，實為存亡安危兩相關係者。無日本即無中國，無中國亦無日本。為兩國謀百年之安，必不可於其間稍涉芥蒂。次之則為英國。英國之地雖與我國隔，而以其地勢，當然不任我而友我。况兩國皆民主國，義尤可以相扶。中國固無發展之望則曰。苟有其機會，必當借安於英國與日本，無論人才資本材料，皆當求之於此兩友邦。而日本以同文同種之故，其能助我開發之力尤多。必使兩國能相調和，中國始蒙其福，兩國亦獲其安，即世界之文化，亦將因以大昌。

(摘錄 國文叢教)

重慶將放棄上海黑市外匯乎？

今日不少上海人所恐懼的，是重慶停止維持上海外匯黑市，與發行金庫券的問題。

對於這一點，我們認為上海人正不必恐懼。因為就重慶而言，金庫券不會發行，上海外匯市場，也不能放棄。我們的理由有四點：

第一：自去年五月上海市場大崩潰以來，外匯黑市之維持，即不必全部倚恃中英外匯平準基金。因為去年以來，上海入口，即因來源減少，運輸困難，去路壅塞，而大形減少，更加去秋三國同盟訂立以後，美國參戰機緣較多，且在時時喧傳凍結黃金等等，在美游資，相率逃回。外匯需要少，游資逃回者多，上海黑市，遂無重慶支持。

第二：上海一埠所屬集的游資，約達五十萬萬至七十萬萬元之多，佔中國游資總額一半以上，上海一埠在去年的出口，佔全國出口百分之七十五，進口佔百分之三十九。在地理上上海雖與重慶政權隔絕，但在經濟上，仍有聯繫，其中惟一的聯繫，就是舊法幣。重慶不維持上海外匯黑市，即等於放棄了上海，放棄了經濟上的半個中國。

第三：舊法幣雖過度膨脹，但仍然有其地位。這是由於舊法幣對內有其購買力，對外還有黑市場的外匯價值，重慶如果不維持上海外匯黑市而發行金庫券，則舊法幣必然要變成純粹的對內通貨。那時候，上海市場上的通貨，必不是舊法幣。於是上海一埠的舊法幣，將大量的運至內地。舊法幣流通區域縮小，流通量增加，更將使內地感到通貨膨脹，與物價劇漲之苦。再者，內地的物價，多數依上海物價為依歸。舊法幣如不能在上海流通，則上海物價由法幣表示者，必將劇漲，因是而內地亦將隨之劇漲，市

顧已惡通貨過剩，而政府確感財政不足，舊法幣之印刷量，亦必增加，於是舊法幣之對內購買力更意減，循環相因，終必使經濟上陷於破滅之境，其時重慶也就自己崩潰了！

第四：此次中日戰爭，戰場上的戰鬥，僅爲一部份，重慶政府之維持上海黑市外匯，並非有鑒於上海人，而實爲維持一經濟戰場上的實力。重慶只要能維持上海外匯黑市，即可表示重慶尙有方支持經濟戰場上的戰鬥。重慶如自動不能持上海黑市外匯，即足以表示重慶已自經濟戰場上敗退下去。過去，英國之借款，美國在禁運中之借款，其目的皆在助重慶維持此一戰場。在目前，蔣介石正迷惑於英美之援助，仍在竭其能力，在上海擇鬥。

根據以上四點理由，我們認爲目前重慶仍不肯放棄上海的黑市外匯。但遠東戰爭將來如果爆發，上海舊法幣黑市外匯便將不能維持，因爲其時租界已不能存在。將來事情走到這一步，其影響於國計民生的損失程度如何，要看中央儲備銀行的努力成績。上海舊法幣黑市外匯終有一天會總崩潰的，我們必須趁現在舊法幣還沒有成爲廢紙的時候，把它投資於生產，這就是利用游資的問題。要利用游資，必須安定地方秩序，並且在和平區不能有過於嚴格的經濟統制。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廿七日

強化警察！

現在來講復興工作，對外是外交問題，對內是治安問題。外交問題的重心在於要求日本現在就開始局部撤兵，必須由這一點做起，我們纔能逐漸做到主權完整。如果這一點沒有做到，交還產業與經濟合作是無可着手的。因為和平區如果到處都駐有日本軍隊，大部份產業當然也在日本軍管理之下，我們的行政權與日本的軍權當然難免成爲二重的。所以局部撤兵是復興工作的起點。

局部撤兵有着兩種意義：一種是由中國軍隊局部接收軍事據點，一種是由中國警察局部接收普通防地。所謂普通防地，本來不是什麼軍事據點，祇是因為這些地方潛伏着游擊隊，日本纔不得不把軍隊駐在那裏；並且由日本特務機關與憲兵隊這一類機關在那裏幫助正規軍維持地方治安。總要中國自己有軍隊，自己已有警察，關於局部撤兵的外交工作，纔能做出實際的成績。所以，外交問題與治安問題其實是相關的；不僅要靠日本的誠意，更要靠我們自己的努力。

中國警察接收維持地方治安的職權，開始的時候必須與正規軍配合行動，並與日軍合作，纔能把一地方的游擊隊擊退。擊退之後，這一地方的治安，就交給警察去負責。其時正規軍可以調開，因為正規軍隊本來是負的國防任務，不是地方性的。至於日本軍隊及其連帶的機關，當然可以撤退，因為他們駐在這些地方，原來沒有軍事據點的意義，我們自己能够維持治安，正是減輕他們的負擔。

成立這樣的警察保安隊，在非常時期能够幫助正規軍作戰，在平時能够獨立維持地方秩序的，乃是當前建軍工作的重要補助手段。假定我們先從蘇浙皖三省做起，每一省成立一保安隊縱隊，每一縱隊有三萬人，開辦費大概只需五百萬元左右，經常維持費每月大概只需九十萬元左右。在蘇浙皖三省成立三

個縱隊，合計開辦費不過一千五百萬元左右，經常維持費每月不過二百七十萬元左右，這比較成立正規軍，一師的開辦費就需二千萬元以上，經常維持費每月需三十六萬元以上，是要節省得許多。當前建軍的任務，既然着重在肅清游擊隊，維持地方治安，那末，我們就應當着重在建立保安隊。

關於警察的經費，其中有的部份是應當由中央來負擔的，有的部份應當由地方負擔。但目前地方照規定負擔警察經費的很少，往往完全由中央供給。這種現象必須很快的糾正。至於成立保安隊的經費，是應當與建軍的經費分配併案討論的。

警察本來是消耗的，保安隊的消耗更大，不過照我們目前的處境，強化警察，成立保安隊，卻有生產的意義；因為我們要復興工商業與增加政府稅收，必以地方治安的確立為前提。有了警察，有了保安隊，我們就可以有工廠，就可以有繁榮的商業，並且可以增加政府稅收，尤其是田賦；因為現在大部份田賦都受游擊隊的擾亂，而不能徵收。

強化警察在當前的環境是最切實的救國工作，而成立保安隊則是強化警察的中心課題。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廿八日

紀念革命節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黨人在廣州起義，殉難者七十二人，是爲黃花崗之役。我們現在來紀念這一天，有兩點意思。一點是，我們跑到淪陷區來做和平運動，和當時黃花崗殉難諸烈士有着共通的心理。從前滿清兵入關，全中國淪陷，到頭把中國救回來的，不是李自成張獻忠的焦土政策，也不是偏安稱禪的三藩，而是孫先生領導的革命。這革命，有其破壞的一面，更有其建設的一面。這次中日戰爭，中國淪陷了半個國土，能把中國救回來的，也決不是毛澤東的游擊隊或偏安稱禪的重慶政權，而是汪先生領導的和平運動。這裏的分別，在於清末的革命是在亡國之後，而現在的和平運動則在亡國前夕；因爲中國的處境不同，以及對手方的要求不同，革命採取的手段也就不同。雖然如此，但在淪陷了的地方，從不自由當中爭取自由的奮鬥精神，兩者還是共通的。

另一點是，黃花崗之役是從地方做起，不是從改革中央政府做起。現在和平運動外面的對象是日本，內面的對象是重慶政權。就後一對象來說，中國不幸，沒有像法國那樣以改組內閣來達到和平，却不能不從局部和平做起。這種情勢，和民元以前之不從改革清廷入手，却不能不訴之地方起義，民元以後之不從改革北洋政府入手，却不能不在廣州組織政府，也是一樣的苦心孤詣。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之際，並沒有料想到就在同年十月又有武昌起義，中華民國以新生的姿態出現；更沒有料想到民國成立之後還有十幾年的軍閥混戰。七十二烈士的後繼者於民十五年發動國民革命，一樣的沒有料想到北伐之後十年還有這一次中日戰爭的浩劫。中國的前程是遼遠的，革命者的任務也確實艱鉅；但革命是在不斷前進中。我們和平運動者，當初也沒有料想到藍電發表之後一年，就做到

了國民政府的改組這都與中日和約的簽訂。但根據已在歷史的苦痛經驗，我們知道今後全面和平的距離，須用極大的政治努力來做分母，纔能得出約數。

現在我們的處境是比七十二烈士更難。七十二烈士當時和後來的北伐當時，中國受到現代產業革命的刺激，人權主義與民族主義成爲時代的高潮；是革命的情緒作成了革命的行動。現在中國受外力的摧殘有過於清季，而世界的革命潮流給予中國的啓發，則不及清季。可是，如果我們只是存着抱殘守缺的心理來做和平運動，是不能有希望的。要和平運動成功，必須有民衆的革命情緒。我們要做的是解放的工作。

只有言論自由纔能培養民衆的情緒，測量革命的進度。民衆會有錯誤，會被利用，但不被利用而犯的錯誤程度，往往被預想得過大，這是不對的。重慶做的是壓迫民衆情緒，統制輿論的工作。我們看到被壓迫被統制的人們亂說亂道，以爲是民衆沒有理性，過於自由的緣故，其實是正因爲他們被約束得很嚴。如果我們幫助他們擺脫這種箝制，他們的理性就能伸出頭來的。我們必須絕對避免另外也來一種統制。

中國人民可以和平日本做朋友，但決不願意做誰的奴隸，如果人民居然到了願意做奴隸的地步，中國也從此完了。和平運動繼承黃花崗之役的精神，就在於一樣的是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與自由。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廿九日

遷都一週年告和運同志

今天紀念國民政府改組遷都一週年，和平運動同志應當反省：我們是不是還保持着發誓發表當時的精神？是不是還保持着遷都以前的精神？遷都一年以來，和平運動固然有進展，但我們的努力是不是還有所不足？

什麼是發誓發表當時的精神呢？是敢於正視現實，負責任，說老實話。抗戰因為做不到這一點，已經亡了半個中國，如果和平也做不到這一點，是會把剩下的半個中國一併斷送乾淨的。當時我們說：「抗戰可以亡國，和得不好一樣可以亡國。」就是這個意思。

什麼是遷都以前的精神呢？前年十一月，汪先生說過這樣的話：和平運動同志與日方商討和平方案，為恐一字一句之失，至於竟夕不寐，焦思苦慮。現在遷都已經一年，根據道和平方案的和平條約亦已簽訂，但有關於國家主權的諸問題，當然不是因為訂了和約就已解決，和平運動同志現在是不是照樣熱心的在尋求對策，照樣焦思苦慮的在求和約之一字一句的實踐呢？

最懶惰的解答是，要日本交還中國主權，只有在全面和平之後，現在說空話是無用的，焦急也是無用的。汪先生為了糾正同志間這種玩忽的心理，於遷都之後曾經發表「罪己精神」一文，勸告同志不應只知責備別人，應當更責備自己。這裏所說的別人，不但指日本而言，還指重慶而言。對日本，我們幹，就得到自由，不幹，就沒有自由。對重慶，我們幹得好他們可以過來，幹得不好，他們就不會過來。

然而人們現在，激烈一點的，把什麼責任都推到日本身上，說日本不該誠意；溫和一點的，又把什麼責任都推到重慶身上，怪重慶硬不肯過來；還有更壞的是，有些人已經不再攻虛中問題，不再攻虛

國民政府與重慶的問題，而以爲總之是這麼一回事，不想起猶可，想起來只是自尋煩惱。其實這三種想法都是自暴自棄的想法。

我們要求大家，莫只怪別人而自己不求上進。我們並且要求大家重新檢視自己的身份。我們是戰敗國之民，不是亡國之民。我們的處境是不自由的，我們的前途繫於我們還有爭取自由的精精神。和平運動同志初時到虹口去，對於向日軍行禮一事，曾經有過屢肅而認真的檢討，看到這種禮節是相互的，不是屈辱的，這樣覺得沒有關係。現在和平運動同志是否還保持着同樣的嚴肅與認真在攻慮中日爲友的身份？這些地方，是所關非小的。

汪先生的「罪已精神」一文，就是要大家反省：我們是做日本的朋友的材料，還是做日本的奴隸的材料？陳公博同志的論文，講到我們要尊重自己，尊重別人，也是一樣的意思。紀念還都一週年，檢討勝於歌頌，和平運動同志應當反省，應當警惕，應當知道國家的苦難，做更大的努力與犧牲。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卅日

巴爾幹新局勢

南斯拉夫幼主彼得二世登位，完成國內政變以後的巴爾幹，頗使人憶及上次歐戰中巴爾幹的形勢。那時候，奧匈帝國軍隊，在今日之南國境內與塞爾維亞人苦戰，在亞得里亞海岸與義大利交鋒；羅馬尼亞王彼德奧遜於叢山之中，保加利亞，宣而不戰，五十萬軍隊擠於邊陲，土耳其於薩姆納爾海戰之後，轉戰於美索不達米亞與巴勒斯坦及巴格達。英法義大軍在薩洛尼加一行登陸，遂擊潰保加利亞，接應塞爾維亞，於布加勒德左右渡過多瑙河，直逼匈牙利，奧匈帝國遂爾傾覆，而歐洲戰爭，亦瀕於結束之前夕。

現在歐洲的局勢，誠然與上次大戰時不同，但是就目前的情形來看，英國確仍採取上次大戰中的戰略，仍想打進巴爾幹半島的中心，先擊潰德國的友軍——前次是奧匈帝國，這一次是義大利——然後藉此聲威，來摧毀若干巴爾幹小國。目下英國之歡忻，美國之鼓舞，自然是在慶幸英國計劃之似有實現可能；德國之於質問，抗議，撤僑之外逼逼無積極動作，亦正表現希特勒對於南國事件以至於巴爾幹之局勢，不能不作深沉精密的考慮。

不過，觀察巴爾幹今日之形勢，行將如何演變，有五點不能不謹記在心。

第一：南斯拉夫之態度，尙未顯明。在南國舊政府簽約加入三國同盟之前，南國親德派領袖，被政府送交英國，監禁於亞歷山大港；南國政變後，保祿親王又有亡命希臘之訊，新政府亦表示有與德國保持友好關係之意。這一點似乎指明南國新舊政府對於英德的態度，是有相當的連貫性的。不過，南國現政府的對外政策，還在形成之中，國內政見，也相當分歧，如果英美不施以誘惑，德國不加以壓力，南

國可以自主的來決定的話，則南國以不開罪英國，堅守中立作為基本政策是極可能的。

第二：德國現在的地位與上次歐戰不同！無西線之激戰，無東線之牽制，舊奧匈帝國固在控制之中，羅保南國，亦兵不血刃而取得，地中海上更有義大利一盟國。論形勢，遠優上次歐戰，論可調動的兵力，更上百倍於上次戰爭。因此，德國於外交壓力以外要以武力強迫南國決定態度，在軍事上非不可能，但是，德國却不能不顧慮，迄今名實上皆是友國，且非昔日敗潰之餘，迭起革命之蘇聯之向背；上次是盟國，這次是可能敵國的土耳其的態度與苦戰保衛其非洲帝國的同盟義大利之焦灼。於此以外，德國的聲威，已達於頂點，必須積威持重，不能在任何地點因疏忽，急躁而有些須的損失，這也是不能不顧慮的。

第三：英國的大軍，駐留國內者，既不多于上次歐戰中百線所用的兵力，而集中在近東者，又大于上次，且現在塞阿拉伯半島之苦戰，足以牽制兵力，非洲戰爭，又近于結束之期。而且上次，英法努力與俄國接通，因土國之梗塞而不可得，今次則土國確已成為便宜的橋樑。此外，上次保持中立許久之希臘，現在久已成為英國的與國。因此，英國在巴爾幹半島上，當前的顧慮較少，機動性較大。

第四：蘇聯的態度，仍然是利于英德相持，而不願任何一方取得壓倒的優勢，並且他自己時時準備作一法碼，使兩方可以保持平衡。過去對保，對土之交涉與保證，目前對南之鼓勵，蘇聯都表示出其積極意向。英德兩國愈有在巴爾幹半島鏖戰之可能，自愈為蘇聯求之不得的盛舉。德入雖積極歡迎松岡，但能否藉此誘壓蘇聯改變其對巴爾幹之政策，自尚須事實之證明。

第五：德國在巴爾幹所控制諸國，依然無何事實可證明他們願與德共命運。保加利亞是國民親蘇內閣親德，王后親義，國王中立，國內既不統一，軍隊又無足畏。羅馬尼亞，數次改變之後，政府態度，頓又改觀，修改維也納議案之呼聲，早已由首相一再宣佈。當巴爾幹局勢瞬息萬變之時，德國能否制止各國不作別圖，似亦不無疑問。

總之，南斯拉夫政變，已燃起了巴爾幹新局勢的烈火，這一新局勢將如何成形，有利於英？抑有利於德？仍然要看將來有關各國與英德兩方的策略以及一些不能預料的小事的發展。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卅一日

反共與民食

今日維持民食與反共，是一件事。換句話說，要維持民食，只有反共，因為反共才能消滅一切攔獲生產阻礙運輸的毒害，每一塊地方，於肅清共匪之後，才能使遺棄得所喘息，安居農村，耕作農田，這一塊地方經濟工作做到了，以次及於那一塊地方，從而保持聯絡，恢復交通，才能使運輸通暢，調劑便捷。今日維持民食，治理方法，尚有種種，而抹除最大障礙，能消滅大強結，莫過於反共。這是每一個人都要明白了辦的，乾癩肚子餓沒用，看見人家肚子餓，乾着盆沒用，工作裏緊，齊心一意向反共的最大工作而努力要緊。

摘錄 汪主席論文

論經濟建設之重點

汪主席隔昨在國府大禮堂國府週年紀念會訓詞中說：「對於各種建設，都應該採取重點主義，以期無一錢的濫費，尤其是每用一錢，必先計較，務使用之最緊要最有效的所在。」聽到這幾句話，再想起重慶的戰時建設，是建設未成，即行拆卸，拆卸未竟，即行搬移，一切建設，皆在方建，方拆，方搬之中，搬無已時，建無期日，即幸而建成，又以補助機件之無存，材料燃料之欠缺，出品銷路之毫無，而建等於不建，使人不僅深自替重慶所浪費的中國人民血汗所得之金錢可惜。汪主席的話雖簡單，但確已指出中國在和平建國事業中應有的方針與精神。

就經濟建設而論，在戰後百業凋零，萬民窮困之今日，採取重點主義，確是適應國家財政與人民需要應有的方針，但是，目前經濟建設，究竟應以何者為重點？

在決定何者為當前經濟建設之重點之前，有兩個前提必須注意到，且應予以解答的。

一，汪主席曾說：「全面和平沒有實現，戰爭狀態仍然繼續，因之隨着戰爭狀態而發生之事實，仍然存在，並且日益擴大。所以在施政上，無論是行政的效率，以及經濟生活的改善，都受着限制與束縛，不能有充分的發展。」實在，現在戰爭狀態仍然繼續。但是，我們深信，現有的某種所謂隨戰爭狀態所發生之事實，儘有研究檢討的餘地。有些事實，甚且與正常經濟合作的原則相背馳，且亦未必是軍事上必須的。由於我們自己的努力還不夠，故尚存在，未能使之消滅。因此，將來我們一方面應加倍自己的努力，同時應嚴正的分別所謂隨戰爭所發生之事實，以外交方式，迅速規定，何者應予以取消，何者應不許其擴大，何者可暫令存在。這樣，我們的建設努力，方有範圍，路線與目標。

二、國際情勢，隨時有爆發為暴風雨之可能，世界各國，無論其為準備作戰者，或準備中立者，都已各有所準備。我們的國策，固已一定，但是，在建设之時，所需的物資，我們不能不以世界戰時情況作根據來予以調度，整備，國民的經濟生活，更不能不準備應付戰時的一切。我們固然未必準備作戰，可是，我們却不能不準備忍受戰時的苦難。

根據上述二種前提，與國內經濟凋敝實況，我們覺得政府經費收支，與乎「不濫費」，「最有故」，「最緊要」的原則，經濟建設當前的重點，應是人民之「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的衣與食。

衣食兩者，本不成問題，但是戰爭以來，却在在表示其為緊要的問題。就衣而論，中國棉花，不足應付中國紡織所需，而中國紡織工場之出品，又只圍集於上海一埠。前者是中國棉產減少，運糧交易困難的結果。後者是農村狹隘，人民購買力減低的結果。就食而論，華北華中食糧，皆屬不足，此中一半由於戰後農田荒廢，水旱交作，生產減少，一半由於運輸困難，與交易之障礙。

要解決衣食問題，過去的治標方法，證據不夠，我們整個的經濟機構，都應動員。農業方面，我們應對於作物種類，種子，肥料，農村勞動問題，予以解決與改進；交通方面，我們應努力增進水陸交通的便利；金融方面，我們應增加農村金融的活動性；軍事治安方面，我們應使治安恢復，交易障礙撤除，人民安居樂業；社會教育方面，我們應增進人民智識，改進農村社會組織，使農民有智識改進農業，或轉換作物，適應時勢與市場；商業方面，我們更應使商業現代化，使農民生產者，更接近製造者或消費者，免致多層中間人的剝削。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增加一分，效果就會增加一份。

以此，我們深深覺得在目前，我們經濟建設的重點，不必是過高的工業化，我們應集中全力於解決衣食問題，使人民衣食豐足，安居樂業，造成一個「和平模範」。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一日

美國接近參戰

羅斯福在租借法案，與授英經費七十萬萬美金一案通過之後，於海上遊遊之際，突然改親合看管美國港內德義丹三國價值三千六百萬美元，載重二九六，七一五噸的六十五艘船隻，在菲利賓，赫德也奉命沒收丹麥輪船四艘。美境法輪十五艘行將遭遇同一命運。中南英各國或者也將做效美國的行動。

美國這一行動，本在意料之中。在英國商船損失最重大的時候，美國行政當局深知美國造船能力尚不能供給英國之全部需要，時時注意到這些商船，而努力尋求立法的根據。現在總算勉強的根據「防止間諜法案」，指稱義船有自行墜沉阻塞港口的嫌疑，將德義丹三國的船隻，予以看管。事情的本身，不足令人驚異，不過，這一事實，却是美國授英的一個新里程碑，儘管赫爾可以說「美政府早已在參戰以外之各種援助方案下進行援助英國等之工作，今日此舉，即其所行之方案。」

許久以來，世人即注意到美國之援助英國，不僅以自己的經濟生產能力為限，但是，過去還只是在外交方面作幕後的遠距離活動。李希之使法，杜諾文之遊歐，美國對土南兩國之聲援，都屬於一範疇。至於美國凍結被軸心國佔領諸國在美資金一事，雖實際上是抑德授英，不過究竟還有若干經濟上的理由，可資掩飾。

美國現在的行動，不僅干涉及被德國佔領的丹麥，還直接干涉及德義兩國，在客觀方面，可以說美國已決心開始與軸心國正面接觸，雖參戰的距離，將極縮短。

美國現在開始看管三國船隻一事，有兩方面的意義。

就對內而說，美國民衆在政府當局一連環的行動訓練之下，早已忘掉孤立主義與中立政策，而逐漸

同情政府的政策，美國政府的最後目標，是參與歐洲戰爭，確立美國的世界霸權。因此，政府方謹慎的誘導美國人民，順從的一步一步的走向參戰的途徑。等到難參戰不遠的時候，民衆的訓練，輿論的方向，都已成熟與確定，即使參戰，也不會引起國人的驚訝與反對了。現在的行動，就是訓練民衆，製造輿論過程中的一小節。

就對外而言，羅斯福是藉這一行動表示美國的決心。三國同盟國家，因換開之旅行，使世人頗懷疑三國正協議有何種協新的攻勢，不過到現在止，三國同盟開之協議，似尚無具體結果，正在這時候，南斯拉夫之政變，使德國南下之勢，爲之稍挫；地中海之海戰，義大利軍艦喪失良多；蘇聯態度，逐漸顯示出其對德國南下之嫉忌。美國于此，似認爲有機可乘，故毅然以君特德義丹三國船隻，表示其決心。揆美國之意，或意欲藉其決心之表示，使三國同盟難于商得一協調的攻勢，而各自爲謀，于是英美可收各個擊破之效；又一方面，美國似也想藉此作一榜樣與巴爾幹諸小國看，以增加英國的威勢，壓定各國親英拒德的決心；于此以外，美國或許也有意藉此壓迫法國，使法國親德之行動，稍予約束，因運種問題而發生的仇英心理，趨於緩和，法國嚴擊英國軍艦之後，美國對法抗議，聲言行將改變對法態度，即美國對法施用壓力之旁證。

美國現在的行動，我們相信其對內可以達到目的，對外則未必能有何種顯著的成功。不過美國既已公然表明其與德義接觸的意向與決心，則因美國這一行動，是經過審慎計劃的，德義即使抗議，亦將無用。美國與德義的關係，必將因此而有新的發展。

現在，美國對三國同盟的敵意，已然宜洩無遺了，不過，美國還不能立即參戰。三國同盟諸國究竟何時應用盟約對付美國呢？這一問題，或者松岡再度赴德時，即可予以解答。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二日

東地中海新形勢

連續的三件事，造成了東地中海的新形勢：

一、蘇聯對保抗議加入軸心，對土聲言戰時守中立，對南斯拉夫予以鼓勵。

二、南斯拉夫政變與兩國政策之傾向反軸心。

三、東地中海英義海軍之戰。

前兩者，是影響東地中海北岸東岸陸上形勢的事，後者是影響地中海上制海權的事。

蘇聯將來的政策，雖未必定然繼續現有的表現而間接支持英國，但是過去的三次表現，確有助於東南歐局勢之形成。將來的問題現下不必論及。蘇聯的政策決將在使英德兩國舉戰，而至于兩敗俱傷之目標下進行，是無疑義的。

南國的態度逐步明顯。德國方面，雖然表示三國同盟公約仍然有效，希望南國自決其態度，不過撤備之舉總算一種壓力。南國之增強邊防不是沒有理由的。艾登與狄爾之至希臘與謠傳艾登之至南國，南土大使之在安哥拉會議，都指明南國態度之將來方向。

南國、希臘與土耳其態度之堅定，雖最終未必能阻止德軍之南下，但至少目前却足以阻滯德國軍隊到達愛琴海岸之期日，並且使德國喪達到目的就不能不準備相當犧牲，並準備在巴爾幹半島與英軍相遇。因此，南、土、希三國態度之明朗，增加了希特勒距愛琴海的距離，增強了英國在東地中海北岸的防衛。

在利比亞戰爭陷于僵局，義屬東非戰爭將行結束，德國南下欲罷不得，三國同盟行將協同動作之今日，英義海戰可說是將來決戰之序幕，因此其重要性也不容忽視。義大利參戰之後，海陸軍久無動作，

英國海軍先有杜蘭多之役，次有巴西利之戰，熱那亞之戰，終有東地中海之戰。如果英國報告確係事實，而「義大利之海軍，僅有名目」，則地中海的局勢確已確定了：地中海將仍在英國掌握之下。這樣一方面德義援軍難于渡海援助利比亞，德義空軍之轟炸也將成爲獨角戲，從而英國護航隊在地中海之來往，與英國對巴爾幹半島之援助及運兵，亦將較爲自由與安全。因此，在精神上，將更增強英國與巴爾幹數小國的戰鬥意志，德國若仍決心南下或東下，將不能不作由陸空兩路單獨作戰的準備，而不能希冀羅馬的任何援助。

這種是對於英國的東地中海新形勢，並且這一形勢的影響也將波及於世界各處：

一、將使德軍南下巴爾幹遲滯，更將影響及於三國同盟之適用，與協調動作之發動。

二、英國在地中海既無有力的義國海軍爲敵，則英國艦隊在地中海的海軍，將行移動而東至太平洋，西至大西洋。大西洋因此將有更劇烈的封鎖與反封鎖戰，太平洋局勢將更加嚴重，從而在將來之太平洋戰爭中，又不能忽略英國海軍這一因素。

三、蘇聯是扶持英德兩國作殊死戰的。英國的有利形勢愈增進，則蘇聯助德抑英的政策，亦將有所表現。

四、英國目前在地中海的有利地位，將影響法國對德英的態度或者英美將會進一步向法國下外交工夫。

五、美國授英將更積極。

率一髮而動千鈞，確是今日東地中海新形勢對世界影響的寫照，不過世界局勢的轉變，或任何一處有新事態出現，也會反過來影響及於地中海的新形勢的，英國目前的歡喜，似乎有些過早。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三日

今日之太平洋

巴爾幹的局勢雖形緊張，但未有新的發展，太平洋的局勢又由兩件事而驟形緊張。

一、英美兩國在非列賓舉行軍事會議。據合衆社的消息：「英美當局討論美國利用新加坡之可能，及一旦日本實行南進，美國捲入戰爭時英美荷海軍之聯合政策。」

二、合衆社消息：越南境內日兵五千名及飛機二百架之大部份，已於上星期離開東京，開往不明地點。

消息之緊張，可使近視眼者流，增加無謂的恐慌，可使市場投機家增加活躍的機會，可是事實上太平洋雖然緊張，還沒有到立即爆發而為戰爭的程度與可能。

就英國來說，他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本國周圍，與地中海及巴爾幹。他還沒有力量管遼東的事體，在遼東他只能追隨在美國後面。

美國自身，正担負兩種任務——擴軍與控英。美國本國的生產能力，還未發展到可以担負這兩種任務的程度，何況到處爆發的罷工急工事件，更阻止他生產力的發展。以現有的軍備，美國尚不能立即作戰，尤其是海軍擴軍未竟，太平洋軍港基地建設未成之時，他不必急於在太平洋作戰，此其一。美國近頃在美洲發動的看管德義丹輪船事件，雖表示美國更接近參戰，但是他仍然沒有決心，沒有能力參戰，他只是在「造就」環境，「造就」輿情，等待德義態度之決定，他只能被動的在等待，此其二。松岡遊歐，適逢蘇聯表示不同意德國南下，南斯拉夫政變，義大利海軍失利之時，並且松岡所談判的協議，似亦無公表的事實，美國於此，自然更堅持其在松岡起程時之意見，而期待日本的態度，或許有萬一的轉

變。美國近來各方的言論，都直接間接的表示出他們的期望，此其三。在世界戰局發展之今日，美國政策的重點，還在於支持英國在歐洲作戰，自己不願單獨負擔遠東的戰爭責任，同時，還訪審其援英的能力，此其四。

就日本而言，目前似亦非發動戰爭的機會。一、日蘇關係仍待確定。二、國內經濟之改組，亦須努力，由小倉氏入閣之時機，與近衛對彼之企望足以證明。三、日本南下之基地，泰國問題，目下恐猶需作切實的解決，日報之大加注意泰國經濟對英之依賴性與泰國官吏之直接表示，可見一般。四、松岡遊歐未畢，三國同盟具體運用，似尙無定論。五、德軍被阻於南國，義海軍失敗於地中海，皆使德義距離近東尙遠。換句話說，距離日本與德義可以合作的中心尙遠，因此種種，日本即令決心南進，時機似亦尙未成熟。

由各方面觀察，我們都認為太平洋目前的局勢，還未緊張到極點，美人自稱英美軍事會議，有神經戰的意味，是相當可信的。不過，目前的兩件事，都表明將來太平洋戰爭中之可能的兩方，都在加緊的準備，作較切實的準備！以此，目前的太平洋局勢還是烏雲逐漸加濃的時期。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四日

改造上海金融界

中央儲備銀行已經成立，當前的問題是怎樣使上海金融界來歸？現在上海中小金融事業，大部份已和中央儲備銀行發生關係，但是我們還需要有一種周詳的辦法去扶植這些金融事業。大的金融事業如同中央中國交通中農四行，至今仍與重慶勾結，我們更需要一種周詳的辦法來改造這種現實的形勢。

中、中、交、農四行之所以至今仍與重慶勾結，有着不同的背景。中央銀行是蔣家的私產，中國農銀行是黃浦系聖衣社的私產。他們的財富雖然一樣的是國民的財富，但是除非重慶政權崩潰，是難望他們們過來的。這兩家銀行一天支持重慶，我們就一天要制裁他們。至於中國交通是商辦銀行，他們現在支持重慶，只是因為形勢所逼。我們只有盡我們的能力去替他們解除困難，使他們可以無顧慮的來歸。他們的困難在那裏呢？其一是政治的，其二是產業方面的；政治上的困難是，他們多年來受蔣的政治機關的壓迫，勉強接受大量的公債，這種公債現在就成為他們對重慶的抵押品；如果他們脫離重慶，他們就會損失，因為重慶對於他們所接受的公債會不負責任。產業方面的困難是，他們所投資的產業，許多都和重慶有關係，例如戰前的農村合作社，是與蔣的保甲制度相聯的；戰時的軍火製造業，軍火貿易，以及一般運輸，都是與蔣的抗戰相聯的。他們對這些事業投了資，要擺脫重慶的支配，也會受到損失的。

關於公債問題，記者以為可以參照法幣的問題來處理。我們可以發行新法幣來代替重慶的舊法幣，我們也可以用新法幣發行新債券來代替重慶的舊債券。重慶的債券仍然有它的自由市場，所以仍然是有價值的，我們可以用新債券，或者直接用新法幣把存在中國交通兩行的公債接受過來，再在市場拋售。這裏的困難在於拋售不能全部，因為社會對於重慶公債的消化能力有其不可逾越的限度。這不能拋售的部份，

只好由國民政府來負擔損失。本來我們所做的事，是接濟的手的，由蔣轉嫁給我們的損失，我們已不知道承受了多少。將來重慶政府的消滅，若干部份的公債，我們還是不能不負責去整理的。我們現在就來逐步整理公債，某種程度的損失，我們只好忍受；而在這整理當中，我們就可以處理對上海金融界的關係。

關於產業方面的問題，我們希望上海銀行界明瞭：他們脫離重慶，雖然在蔣計劃下的區域會受到損失，但是在和平運動區域，可以得到利益。和平區域包括中國所有沿海都市，他們儘可以在這裏開闢投資的場地。現在有一點好處，就是上海銀行界的游資過剩，這證明他們所能運用的資本，大部份並沒有落入重慶的掌握。他們如果脫離重慶，仍然可以有足夠的資本在和平區創造事業。而且游資過剩，對於上述拋售公債也有一種便利，因為游資過剩，可以提高社會的公債消化力。

我們要解除上海金融界的困難，使他們可以無顧慮的來歸，同時我們也要有一種制裁，使他們不得不來歸。所謂制裁，一種是政治的手段，一種是經濟的手段，現在上海銀行界與和平區的產業界，還是保持着相當密切的關係。我們在和平區施行經濟統制，如果處理得好，是可以改變產業界與金融界的既成關係的。這就是政治的手段。至於游資，只要我們能夠運用，這些資本就會從滄方的銀行流到中央儲備銀行來的。中央儲備銀行可以提高存款的利息來吸收游資，並且可以把這些資本投於和平區的產業開發，提高利息，就商業的立場來說，是會損失的，但就政治的立場來說，我們應當忍受這種損失。但要把游資投於和平區的產業開發，我們就須把和平區做成可以投資環境。經濟統制是必需的，但和平區經濟統制的現狀應當糾正，這就是經濟的手段。滄方的銀行，被剝奪了游資，他們的活動能力就會大大的減退，他們就會知道只有和中央儲備銀行結成關係纔有出路。

至於中小金融事業，已大部份來歸，我們扶植他們的方法，是在經濟統制與吸收游資這兩件事上給

予他們便利，並且幫助他們。把他們扶植起來，是可以逐漸代替滄方的幾家大銀行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五日

三民主義之真諦

三民主義爲救國主義，蓋欲使中國以大陸民地之地位解放出來，以得到國家之自由平等也。以民族解放言之，則爲民族主義；以政治解放言之，則爲民權主義；以經濟解放言之，則爲民生主義。三民主義爲救國主義者如此，然與東亞主義世界主義並不相違。蓋其本精神，以中國固有道德出發，以和平爲信條，不以侵略爲能事，故謂之主道，而非霸道。中國必得到自己之自由平等，乃能爲東亞之一員，世界之一員，此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義也。孫先生逝世後，即其黨徒，對於三民主義之見解，已不一致，此殆不獨三民主義爲然。凡一種主義流行之後，鮮不發生如此之現象也，至於黨外人之誤解，亦固有之，而共產黨人之曲解，則爲弊尤烈，所以三民主義之解釋，實爲必要也。民族主義非狹隘之國家主義，民權主義非個人之自由主義，民生主義與馬克斯主義共產主義不相同而且不相容，此爲三民主義之信條，所當努力解釋者。

摘錄 汪主席演講

到全面和平之路

和平是人人所盼望的，全面和平更是人人所急迫盼望的。但怎樣纔能達到全面和平呢？什麼時候纔能達到全面和平呢？

一般的說法，全面和平有待於蔣與共產黨的覺悟，蔣與共產黨如果覺悟了，全面停戰，全面撤兵，全面和平可以實現。蔣與共產黨如果不能覺悟，戰爭狀態繼續存在，全面和平即不能得到。這樣說來，全面和平的決定之權，是在蔣與共產黨，因為覺悟不覺悟只能由他們自己去決定。他們現在不覺悟，現在就不能有全面和平，如果將來還是不覺悟，將來也不能有全面和平。這樣說來，全面和平豈不是成爲渺茫的東西嗎？

而且蔣與共產黨是不能覺悟的，因爲蔣的處境與中國的處境是兩件事。蔣如果停止抗戰，共謀全面和平，中國可以得救，但蔣的地位却會不能得救了。因爲抗戰是消耗國家的力量，而蔣個人的力量却是靠抗戰維持着的；道和疾病傷害身體，而病菌則正靠疾病之持續纔能確保其生存一樣。重慶的抗戰正如患着熱症，你叫他停戰等於叫他退熱，發熱時的興奮一消失，即刻會變得衰弱不堪的；英美將雄他，蘇俄與共產黨將離棄他，不但離棄，還要加以壓力，那時候蔣非崩潰不可。所以我們說過，蔣所有的只是阻礙全面和平的力量，可是沒有作成全面和平的力量。許多人看到蔣有力量阻礙和平，因而以爲蔣纔有力量作成全面和平，這是錯覺。至於共產黨，更不是覺悟不覺悟的問題，因爲他們並非不知道再抗戰下去於中國有害，但他們知道得更清楚的是，再抗戰下去於蘇俄有益；而他們的任務則正是保衛蘇俄。蔣與共產黨是不能覺悟的，這樣說來，豈不是全面和平非但渺茫，簡直是悲觀嗎？事情決不是這樣。

的。我們必須認定，全面和平的決定權不在於蔣與共產黨而在於我們。全面和平的實現只在於我們的努力，共實現的時間只有拿我們的努力的進度來測量。

這裏所說的努力，是要在國民政府力所能及之地，做成和平模範區。現在空口說全國統一，事實卻是連和平區都未曾做到統一；空口說全面和平，事實卻是連和平區都未曾做到「面」。所謂和平區，現在還只是都市與都市之間的一些點和線。我們的努力，就是從統一和平區入手做到統一全國，從和平區的完整入手做到全國的和平，從局部的撤兵入手做到普遍的撤兵。

這種工作，就是清鄉的工作。

清鄉的工作，就是要確立和平區的治安。應當趕快成立保安隊，與正規軍配合，並與日軍協力，深入農村，消滅遊擊隊。只有消滅游擊隊，和平運動纔能推廣到農村。我們首先要在一地方的農村建立和平運動的點，再把各地的農村溝通起來，由點聯成線。做到這一步，清鄉的軍事行動的任務可說是告一段落，正規軍可以調回國防區域，日軍也可以撤退，而由保安隊守住這些點和線，進一步以政治工作補足軍事行動，來完成清鄉的任務。這所謂政治工作，就是由保安隊守住這些點和線，這種保甲制度，這種保甲制度乃是保安隊廣大而深入的後衛。這樣和平區的治安可以確立，和平運動既由點與線推廣而為「面」，都市即不至於孤立，而與農村結合，和平區的完整可以得到。這種清鄉的工作在一地方完成，一地方的中日共同維持治安的階段即為過去，日軍可以撤退，而由我們自己來維持治安，統制經濟；這種清鄉的工作在和平區全部完成，所有在和平區為協同維持治安而駐屯的日軍部份即可以全部撤退，即使其時戰爭狀態仍然存在，日本陸軍也只限於重要軍事據點及其聯絡兵站。這已經是做到了局部撤兵。

我們現在還只有都市間的點與線，這是不夠的，一定要把廣大的農村與都市間的點與線配合起來，組成面，建設得上和平區的完整，纔可以着手建設復興，纔可以做成模範區。人民在這裏可以安居樂

業，國家主權的獨立完整在這裏可以有事實的表現，循此推廣開去，國家的統一與全面的和平可以做到。所以清鄉工作，就現階段來說，乃是由局部和平到全面和平，由局部撤兵到全國撤兵的一條大路。這是可以由我們的努力來決定，不是要等蔣與共產黨的覺悟始能成事的。現在就是要把和平運動的重點放在清鄉工作上頭！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七日

合作與獨佔

現在一般人，尤其是產業界中人，心中有一共同的疑問：「中日經濟合作，是不是藉合作之名以行獨佔之實呢？」這種疑問，中國人都應該有的，中國人都應該對於此疑問予以回答的。換句話說，如果回答道：「不錯的，合作其名，獨佔其實，」那麼，和平運動便全然失去意義；如果回答道：「不，中日雙方由合作而得到的利益遠過於獨佔，」那麼，和平運動便是最有價值的運動，不但是救國的關鍵，而且是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關鍵。我的回答屬於後者。

（摘錄 汪主席「所望于產業界諸君」論文）

巴爾幹新烽火

火藥庫的巴爾幹，終於爆炸了。

這一次的巴爾幹戰爭，或許如英國人所推測的，將使德國戰綫延長，希特勒夙所避忌的兩面作戰，終於來到；也或許如德國人所說的，將在巴爾幹給予擾亂和平的英國人以教訓。

現在德軍前進的主力部隊，不在遼遠的南斯拉夫邊境的北方與東方，而在保加利亞的西南角，向南斯拉夫東南角前進，同時又向希臘之東北面，東馬其頓前進。德國軍隊進攻的方向，是很顯明的，一方面截斷南國通陸隆尼加的孔道，使南國與希臘的連絡被斷，英國軍隊雖欲援助南斯拉夫，也不能由這一便捷路徑前進，而不得不走迂迴多險，無海港便利的亞得利亞海岸。在另一方面，德軍入希臘境，也可截斷希土的攜手，與英軍登陸地帶。德軍這一進取，將使德軍有三面應戰的地理位置，但是他也需準備應付三面被攻，與忍受保國西南部交通之不利。

巴爾幹的新烽火，還正在開始，將來的發展。有待於將來的事實的證明。現在應注意的，是在巴爾幹戰爭爆發以前，環繞着地中海所發生諸事，對於這一戰爭的可能影響。

一、英國自利比亞班加齊撤退，據聞現已能阻止德義機械化部隊之前進。班加齊之撤退，雖予英人以不少打擊。但是就德義軍隊數量，質量，以及利比亞境內之陸上運輸情況，西西利，特里波利間海上運輸的苦難看來，德義目前的活動，雖可予英人以打擊，但最多亦不過能牽制英軍幾師，恢復義國失地，而直取蘇彝士，這只能是一個幻想。

二、英屬佔領阿比西尼亞都城，即英人亦自承認不能說是東非戰事的結束。但是至少是已證明東非

戰爭已完成了大半；英人現已在反客爲主的地位。英國軍隊自然可自東非抽調若干部隊至其他戰場，再則紅海海岸義海軍之消滅，確對於將來的軍事運輸有不少的影響。英國商船準備駛進紅海，載運援英及希軍需品，即表示其意義。

三、伊拉克之政變，表示這次戰爭中之勞倫斯，已不是英國人而是德國人。伊拉克親軸心政府之出現是否太早，不能與德軍進攻之程序配合，是很惹人注意的。伊拉克新政府能維持多久，也不成爲問題，即令英國能恢復伊拉克之親英政府，英人也要準備在邁油田區域，遭遇敵人的。此外，法屬敘利亞政府之改組，表示法人尙有控制力量，英人之活動受有阻礙，也是不能不注意的。

四、蘇聯在巴爾幹戰爭之前夕，突然與南斯拉夫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條約本身是沒有用的。意義是在於由這一條約所表示的蘇聯的態度。蘇聯現在還要維持其促使英德雙方平衡火併的政策，由此益爲顯明。

地中海周遭的事實表現，表示英德雙方在今日各有所得，各有所失。英國的得在戰場之後方，失在戰場的兩翼，但是這兩翼的「失敗」，也或許是暫時的；德國的失敗，則在於不能維持意大利的東非帝國，使英美的合作，有了接觸攜手地帶，這將使巴爾幹或近東戰爭延長。

戰爭的發展是連續的。在巴爾幹戰場上無論英國可以支持與否，蘇聯士左近與莫索爾油田區的空戰，將是不可避免的。陸地戰即使決定了勝負，空戰勝負的決定，對於全部戰爭仍可使之改觀。

巴爾幹戰爭的重要，不在領土的爭奪，而在於黃源油田的燬滅，是任何人都不能忽略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八日

炸彈屠殺和重慶政權

爲政治鬥爭而買兇暗殺，已是一件最卑劣無恥的行爲；爲個人權利而買兇暗殺，陰謀不遂，至於明目張膽屠殺到一般民衆，尤其是豺狼不如的獸行，還是人類莫大的恥辱。中國今日而有這種人，真是中國莫大的恥辱。

暗殺和陰謀是於兩種政治形態之下發生的，一種是獨裁者的暴力政治，另一種便是沒落中的政治狀態必然的反應。

重慶政權恰恰如此，蔣介石的言行，充分表示了獨裁者個人權利的慾望。我們還看到重慶一大批無恥的政客文人，至今還是大傳其「捧場」「吹捧」的調子，另一方面藍衣社共產黨的恐怖浪潮，屠殺到一般民衆，這種行爲，十足證明了獨裁政權的暴戾與沒落。蔣介石共產黨這樣窮兇極惡的幹下去，除開表現了他的暴戾苦悶外，對國家民族來講，我們覺得這一幕只是政治上的敗類，對其本身來講，暴殺陰謀和不斷的恐怖，只有加速其殘餘力量的崩潰，而革命運動的進展，是絲毫沒受到影響的。

我們早就說過了，站在和平運動一邊的同志，不是槍桿和炸彈所能威脅的，我們是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向全國同胞闡述新的政治意識，由觀念鬥爭上的勝利推動革命的進展。重慶的殘餘政治力量，至今仍有英美侵略主義及第三國際在華代理人在支持着，他們不爲國家民族着想，他們到底不會覺悟。我們在痛心之餘，只好加緊我們的努力，正如汪先生說過的話：「不靠重慶的覺悟，憑我們自己的熱血，和平運動也幹得成功的」。在這種場合下，重慶的苦悶，便表現在它的政治陰謀，而恐怖陰險和惡毒的手段，反更鞏固了我們的意志和信心。

最近南京的陰謀案件，暴露着重慶在善終正慶前的退光反照。在民衆廢棄的地方，放起炸彈，很明顯的他們所要殺的不是什麼個人，而是一般民衆。這點民衆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這種缺乏人道觀念，缺乏政治道德的賄行，他們或許以爲可以使社會的下層感到害怕，但害怕決不是服從，而是進一步的痛恨這種卑劣的行動，實在是重慶自己在把弱點露出來。我們翻開歷史看看，專制的君皇和苛刻的獨裁者，都沒蔣介石那樣狠心。俄國在羅曼諾夫皇朝的末代，曾爆發血染歷史的「紅星期日」，但這樣屠殺民衆，俄國的革命一樣成功了。重慶的當事人應該立刻明瞭，主觀的獨裁意識和不顧國家民族的行爲，同胞是不會接受的。要是因此便遣使暗殺人員跑到南京來，以手榴彈的威力而被壞娛樂場而屠殺民衆，只有加深民衆對陰謀屠殺的痛恨，加速重慶的衰落。所以由這次南京的炸彈事件，我們對重慶政權的未來，可以分析出幾個趨向：

(一) 恐怖人員的無能以至幹出卑劣而不顧人道的案件，這是表示藍衣社共產黨在日暮途窮的掙扎中。(二) 重慶的壽命，已瀕於最後一息，政治上的弱點和不入道的企圖，將加速其崩潰的過程。(三) 事實證明，抗戰意識的不正確，和逐漸消失。

我們對於被害的民衆，深致其惋惜，對於根絕藍衣社共產黨的恐怖陰謀，更願提出三點意見，請大衆予以注意和討論：

(一) 我們必須加緊努力收回上海租界，因爲上海租界至今還是重慶暗殺組織的據點，工部局既然無能肅清，則讓給我們來幹。(二) 我們要求一般民衆，一致起來協助政府確立治安，肅清匪共與藍衣社，以民衆的自衛使陰謀行爲無隙可乘。(三) 加緊觀念的鬥爭，加緊建設的努力，使和平的意識和平的事實逼到社會每一角，使重慶的獨裁政治買辦意識和非人道的種種醜惡形態，完全崩潰。

這是重慶政權的傾滅，也就是藍衣社共產黨的傾滅。

民國三十年四月九日

田中之言

二月二十四日，日本田中兵務局長在衆議院赤字委員會披瀝其對華事變之見解，有這樣的說話：今後大陸作戰之重點轉換，爲在佔領地內部建築兵營，以治安第一主義與經濟開發爲目標，蓋此種建築兵營之舉，實爲過去解決滿洲事變之關鍵，今則蒙疆及華北亦已作同樣之進行。華中方面，則上海已築有兵營，故上海一帶的治安乃有較好成績。（見日本經濟學者雜誌第十九年第十二號，三月廿四日印行。）

該雜誌編者於引述田中的說明之後，加以按語，謂自武漢會戰之後，事實上已有此轉換，即不再着重在進攻戰，而着重在整理戰線，充實佔領地，今茲軍當局之賢明的披瀝，殊足稱頌云。

對於這一事實，我們希望重慶知所警惕，希望國民政府負起責任，並希望日本當局加以慎重的攻慮。重慶以拖爲得計，結果却是日本在佔領地建築兵營。這種建築兵營，現在雖然還不過是動議，即在蒙疆及華北也還不過開始進行，但如果完全實現，則撤兵問題將發生新的困難。弱國之於強國，無論在戰爭，是外交，拖總不是辦法。因爲，拖是製造既成事實的機會，既成事實一多，總是於強者有利，於弱者有害的。清末許多外交問題都是因爲拖，弄到海關，郵政，以及租界制度後來都以既成事實作爲修訂條約的根據。而重慶現在的拖，即蔣介石所說的磁鐵戰，正在製造的既成事實是什麼呢？就是日本軍隊在佔領地建築兵營。重慶的藉口，是要日本先撤兵然後議和，但所做的是儘在把日本軍隊「愈引愈近，愈吸愈緊」（蔣介石語），緊到日軍在中國地面建築兵營，生了根，總算是達到了一「磁鐵戰」的目的了吧！然而中國是落到更大的苦難中了。要日軍的流動部隊撤退，尙且需要經過如許煩瑣的手續，

如果建築了兵營，這筆賬將來從何算起，關於這一層，凡是中國人都不能忽然置之的。

重慶不覺悟，只能由國民政府來負起責任。我們要做成和平模範區，首先要使這區域沒有日軍佔領地的意味。把日軍佔領地變成中國的和平區，這不是名詞的改動，而是要有事實來表現。如果日軍普遍的建築了兵營，我們只有怪自己太無能耐，太不要好；我們只有怪自己太不負責任。我們所堅決主張的強化清鄉工作，乃是現階段強化國民政府的積桿。清鄉工作做得好，我們自己有能力維持秩序，確立治安，日軍局都撤退可以實現。因為建築兵營的計劃在日本原是不不得已，而日軍的協同中國維持秩序，確立治安，原是過渡時期的辦法。所以，今後或者是局部撤兵，或者是建築兵營，那一樣成爲事實，完全在於我們自己努力不努力，完全在於我們自己能不能負起責任。

對於日本，我們只能希望其瞭解：建築兵營之舉在日本爲加重負擔，在中國爲引起疑懼。中日事件如不能以貫徹和平來解決，而訴之延長的戰爭，則其結果，將不能不取決於太平洋全面形勢之變動。當太平洋形勢仍在流動不居的今日，日本在華建築兵營，只能使中日戰局僵化，此與日本處理太平洋形勢之活潑對策，便不能配合。而且建築兵營之目的原爲確立治安，開發經濟，循此以言，則爲日本計，協助國民政府完成清鄉工作，較之日軍在華建築兵營，在兩國互相尊重主權的意義上，是要明朗得多，在確立治安的意義上，是要有效得多。強化國民政府這一中心課題，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是只有自求多福，站在日本人的立場，卻是應當與人爲善。和平運動的成就，在於中國的努力，更在於日本的誠意，這是近衛聲明與鮑電以來一般的情勢，中日雙方各應明瞭其責任，並且互相督促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十日

蘇俄的處境

巴爾幹戰爭以及松岡之訪問莫斯科，使人重新放慮蘇俄在外交上的地位。蘇俄之將不能避免參戰，是無可置疑的主題，因為既然是世界規模的戰爭，全世界主要的國家必一一被牽入，否則不成其為世界規模的戰爭。值得研究之點是在，蘇俄將站在那一方面參戰？將於何時參戰？這裏，主觀的選擇往往受環境的支配。

一種說法，蘇俄加入軸心較之加入英美方面更為可能，理由是，加入軸心，蘇俄是處在後衛，而加入英美方面，則將是處在前線。這種說法現在看來是太簡純。蘇俄如果與德國為敵，固然很有可能慘敗，但德之上次大戰的經驗，德國要對付蘇俄，也是相當吃力的。蘇俄的力量不難被估計得過高，但也不能被估計得太低。蘇俄與盟軍的親度，尤其需要有恰當的估計。日德夾攻蘇俄的危險也不可看得太嚴重。因為其時南太平洋戰爭併發，日本在滿蒙邊境對俄採取守勢的可能為多。所以這問題在目前還不是蘇俄外交的決定因素。

蘇俄如果能很順手的遂行其中立漁利的政策，她是留願中立下去的。但蘇俄有兩種困難：一種是，要有力量穩能中立，要有更大的力量穩能自主的選擇中立與參戰時機，就這一點來說，蘇俄的地位是不及美國，雖然好過法國。蘇俄的中立願望說不定在什麼時候會被參戰的形勢所迫，不得已而放棄的。另一困難是，蘇俄的中立漁利，較之美國在下次大戰的中立漁利，成績差得遠。上次大戰美國漁利的條件是：（一）美國自身有高度的生產力，可以應付英國的軍火製造與糧食給養的要求，所以包得下這筆生意；（二）英國給予美國以世界金融市場與殖民地資源的便利，使美國的生產擴張可以活潑進行。這

兩個條件現在蘇俄都沒有。

德蘇經濟協定，可以看出德國要求蘇俄幫忙的地方很少，而給予蘇俄的發展機會則更少。這是因為德國這次的戰爭準備，較之上次大戰時英國的準備充實得多，所以不像上次英國臨時求懇美國的供應那樣去懇求蘇俄；而且蘇俄也沒有上次大戰時美國那樣高度的生產力，足以供應德國。

蘇俄的三次五年計劃，都是建築在自給自足的規模上的。事實上第三次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蘇俄經濟已超過原來的規模，而要求世界的基地，然而其時的世界經濟已因各種布洛克而密不通風，這乃是第三次五年計劃之所以不能有興奮的表現的癥結所在。蘇俄現在是一般的渴望着世界殖民地的資源，與世界金融市場的便利。但她不能像德國那樣自己來創造一個。她只能在兩條路之中選擇一條：或者是接受德國所施於歐洲大陸的經濟體制，而成爲它的一部份；或者是加入英美，從英美手上得到資源的自由與資金自由。前一條路，蘇俄現在還不願意；後一條路，蘇俄現在還不敢斷然採取。她只好在兩者之間徘徊。

她在徘徊之際，惟一的希望是不不要讓形勢的自然變化過早的塞斷了兩條路之中的任何一條。巴爾幹戰爭之所以引起蘇俄的特別關心，即是因爲巴爾幹現在已是蘇俄對英美保持接觸的准一通路。波羅的海已被關住了，海參威方面又橫梗着日本，如果黑海也被德國圍了去，蘇俄對英美的關係便被隔斷；雖然還有波斯灣，卻是一切需要從頭做起。所以蘇俄對於巴爾幹戰爭，不能熟視無睹，但又要避免正面刺激德國，這是蘇俄的爲難之處。

日蘇互不侵犯協定還是可能訂立，這裏並不因爲蘇俄對巴爾幹戰爭稍表示對軸心國參差而有何種障礙。但這項協定如果訂立，也並不是說蘇俄的徘徊政策已經終結，只是因爲日蘇之間的形勢本已相安無事，不侵犯協定不過是承認現狀而已。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一日

工部局臨時董事會問題

自工部局總辦費利溥發表英美日三國領事協商工部局董事分配，應改為英三，美三，日三，華四，德一，其他各國二，並準備請求有關各國同意之後，領事團方面即開始作某種交涉。在這一交涉中的主觀現在證明是兩項：

一。三國領事擬定董事分配之認可。

二。董事不採選舉制而採推定制。

九日十日工部局兩次通告，證明領事團間的折衝，已獲有結果，人選亦已推定。至於這次董事人選之提出，與將來董事會改稱臨時董事會後的職權，組織與特殊任務，則以現在工部局總董費自威，與岡本向本月十七日行將舉行的納稅人大會提出的兩項議案的形式，請求納稅人大會通過。

這一次工部局臨時董事會的組織與人選問題，如獲通過，對於公共租界將來的影響，是很大的，並與這一議案之實行同時，也附有許多問題存在。

依中國人民對中國主權領土完整之要求與保衛，我們有如下的感想。

工部局依以產生的「地皮章程」根本不是「條約」，這是工部局請過多少世界著名法律學家仔細研究以後的共同結論。依法理來看，「地皮章程」，只是中國地方官吏為各國通商與僑民之便利，而給予的一種「臨時便利」。這是討論公共租界問題的最重要的前提。

「租界」，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歐洲人分割世界，建樹殖民地的許多措施之一。世界殖民地分割運動久已中止，並且，中國也不能承諾被人永視為行將分割的殖民地。公共租界今日之存在，只能

給予中國人民以最惡劣的印象，各國努力保持公共租界存在之行動，只是把各國百年以來的齟齬面孔，再向中國人民顯示一次而已。

現在，工部局處於九十八年來的地皮章程，已不能使上海工部局成爲有效的行政機構，同時，上海周遭的環境，與國際環境，對於公共租界的命運，也有反面的決定，於是領事團方面開始作最近的努力，就三國領事決議與親自感提案看來，如果各關係的策略是：（一）在國際局勢日日緊張，遠東烽火，隨時有爆發可能之時，增加日本董事與中立董事名額，拉攏德國董事，使公共租界成爲「國際共管」的局勢，以渡過世界戰爭時的苦難；（二）藉日德兩國勢力，向國民政府要求租界之繼續存在，則我們可以說領事團這種努力，是定然要失敗的。

我們不願作過份的預言，但是照歷史的發展，中國人民的要求，仍是一貫的。我們不能目睹中國的領土主權之不能完整，我們不能讓中國會是次殖民地的標識，永遠留在中國境內。

如果領事團方面，能認識中國的歷史要求與各國在中國應有的正當的地位，則將來很可能支持親自感提案的第二項：「臨時董事會在任期以內，應建議公共租界居民及有關國家之代表，考慮產生一市政方式，比現行地皮章程所規定者，更爲滿意」之路線，使臨時董事會成爲過渡機關，考慮，磋商將公共租界交還中國當局之方式與方法，並實行之，則中國人民與中國政府，或許可以諒解也或許可以贊同領事團當前的處置。反乎此道的任何機件，或改良，都是無用的，不能取得中國人民的同情。英國，美國人民固然要在受到教訓之後，方能明瞭他自己的錯誤，日本人民與當局，對於公共租界將來之處置，如不能顧慮到中國人民的要求，與中國合作，則他們也將會受到誤解或不瞭解中日合作之真諦的譴責。

我們現在不必反對領事團及工部局的提案，我們只是密切的注視本月十七日的納稅人大會，與可能出現的臨時董事會的態度，再決定我們的態度。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二日

美國的兩洋政策

戰爭現在是以美國的兩洋政策爲中心而旋轉。人們已經可以看到，英美正在重新分配海上勢力，美國可以保有地中海，而在直布羅陀以西與蘇彝士以東，則由美國接防。格林蘭之受美國保護，與新嘉坡之供美國使用，恰好指出了大西洋與太平洋的霸權的移轉。

歐洲的地位，在於它是世界經濟的軸心，因而也是世界政治的軸心；因爲海洋是歐洲的。然而今後的情形，海洋將離歐洲而去（除了地中海），這一世界軸心的移轉不必等到戰爭結束之後纔見之於事實，即在戰爭進行中間亦已見之於事實的，那就是，歐洲之世界軸心的地位正逐漸在戰爭中消失，因而歐洲的戰爭亦正在逐漸消失其在世界戰爭中的決定的意義，等到美國掌握了太平洋與大西洋，歐洲戰場上的結算如何，將成爲不足重輕。

所以美國在進行接收的，不僅是英國，乃是歐洲。從前是英國的歐洲臨取全世界，今後則將是美國的美洲臨取全世界。現在歐洲國家的總生產力雖然大過美國，而且大過連美國在內的美洲，然而海洋如果被美國接收，世界的生產力中心是將隨之而轉移的。德國在歐洲大陸已有遷移產業的計劃，說是要把西歐的工業區與東歐的農業區對掉位置；美國將來是同樣可以把歐洲與美洲的傳統的地位對掉的。所以這一場戰爭，不僅是英國沒落。而且將是歐洲的沒落。

歐洲的生產力只有在歐洲尙保持其與世界殖民地的傳統的關係時有其意義，可是在這種關係的移轉尙未完成之前，美國是不能讓德國征服歐洲的，因爲此時讓德國征服歐洲是等於讓德國征服世界。事態之進行也正如美國之所期，德國征服地中海的工作還剛在開始，直布羅陀至今安然無恙，而巴爾幹戰爭

又距離蘇彝士尚遠。美國只須支持英國，但不必現在就來解決英德戰爭，美國將於五月參戰之說不會是事實，因為如果說是因為護航而將有此可能，美國是可以將軍艦交給美國，讓英國自己去護航的。美國如果真的敢應參戰，也將在蘇彝士瀕於陷落的時候，因為蘇彝士如果落入軸心國手中，日德英海軍便可取得聯絡，這是美國所要顧忌的。但在目前，支持英國還毋須美國的海軍參戰，而德軍從巴爾幹到蘇彝士的行程則將是屈折的，恐怕不是再過一兩個月就能達到。

在遠東，英美荷的海上聯防工作正在進行，在完成以前，美國不會對日挑戰，而在完成之後，則美國可以反客為主，等待日本去進攻，也不必對日挑戰。所以南太平洋的戰爭現在來說也還是太早。

歐戰初起，美國事實上說不上兩洋政策，因為其時美國還只是利用歐戰而在遠東推進，對歐洲是無可措手。華盛頓會議以來美國的地位的限制，即美國在歐洲沒有政治的據點，而美國的世界經濟的陣地又不足以挾制歐洲，這種事實使得美國對歐洲不可能形成一種積極的具體的政策，她所能做的只是向太平洋推進，而向太平洋推進的課題也是只在中日戰爭搖動了英國的遠東霸權之後纔被提出的。直到法國停戰之後，美國纔有機會擬訂她的兩洋政策，而以接收整個世界霸權為主題，於是遠東政策乃成爲這一主題的附屬。在這以前，美國對法國萊諾總理的兩次呼籲不予理會，人們嘆息美國估計形勢之疏忽以及民主國的動作遲鈍，其實這種嘆息是愚蠢的，因為只有讓法國崩潰，美國纔肯把世界霸權交出來，給美國去處理。美國並沒有失策。

這次的事情，德軍已深入南斯拉夫，美國還只在宣佈紅海爲非交戰區，還只在援英法案適用於南斯拉夫，人們又在嘆息民主國的動作遲鈍了。其實美國並沒有必要過於着急。現在的形勢是，法國對軸心國尚保持着游離，蘇聯尚在徘徊，尤其是英倫尚屹然存在，戰敗國如荷蘭尚保持廣大的海外殖民地，巴爾幹的戰爭尚只觸及了地中海的邊緣，德國不但未曾取得歐洲的海洋背景，即在歐洲大陸的戰時建設成續

亦在不確定當中，西班牙尚是一個未知數，巴爾幹尚在戰爭中。美國在現階段並沒有比這更多的要求。美國所做的只是延遲歐洲決戰關頭的到來，而以此取得接收歐洲外圍的海洋的充份機會，授英法案的預期效果原是如此。參戰將是不可免的，然而美國現在還沒考慮到這一着，她之所以敢於拿言語與某種行動刺激軸心國，只是因為她明白知道軸心國不致因此就對她挑戰。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十四日

國民新聞叢書之一

風雲人物誌

文筆生動 事實豐富

可以作傳記讀 亦可作歷史讀

上海國民新聞社出版

業已付印 即將發行

日蘇中立協定之意義

世人如從德蘇互不侵犯協定訂定不久後，歐洲戰爭即行爆發的角度，爭刺察日蘇中立協定，定然會覺得這是太平洋戰爭即將揭幕的先聲，何況大有平時意義的「互不侵犯協定」，已換成了戰時意義的「中立協定」呢？

日蘇中立協定，如果真是暗示太平洋戰爭的序幕，則他的重要性，遠沒有德蘇互不侵犯協定那樣大。因為後者使全世界突然的由平時生活躍進到戰時生活，前者不過是使人類已習慣的戰爭，再行擴大，由歐洲戰爭，變為世界戰爭而已，這是自然的發展。

我們相信日蘇中立協定，是太平洋戰爭的前奏曲，但起我們仍然不相信他對於太平洋戰爭，有如德蘇互不侵犯協定之與歐洲戰爭那樣的形影緊緊相隨。

日本自訂立三國同盟實行南進以來，即亟亟求取與蘇聯的妥協。可是，現在的中立協定，仍然要等待兩國之批准與交換文書，而且近衛極端注意的「日蘇間各種懸案，預料將以本約為基礎」而進行解決的，也仍然需要時日。

在解決日蘇間各種懸案，以及日本戰爭經濟對蘇之要求以前，只是中立協定，是不完全的。德蘇在瓜分波蘭之時，與瓜分波蘭之後，費了甚久的磋商，方於不侵犯協定以外得到一種實質的貿易協定，這貿易協定，又是費了許多代價，而且還多半是半年或一年的短期協定。日本與蘇聯瓜分的對象，現在尚未提出，並且日本對太平洋的戰爭，又不是那樣緊迫，以至於不能等待日蘇其他懸案的解決。

蘇聯的外交，自始至終是一點一點的緩慢前進的。人們如認為有了中立協定，日蘇間各種懸案，即可

「立即」解決，或可作「永久的解決」，則未免粗率。

日蘇中立協定誠然是日本的外交成功，但日本仍須明瞭蘇聯式的牽絲拔藤的外交買賣，在與中立協定有密切關係的日蘇諸懸案或日本其他要求未解決之前，日本對蘇聯還要忍耐，對太平洋還要忍耐，準備，企待。

蘇聯這個國家，仍然是世界上的「一個謎」。努力國內建設與避免各方戰爭，確是他的最高原則。但蘇聯最近的行動確又指明他已認識了這個前提：如果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不能在戰爭中，甚至在平時保持勢力均衡，則蘇聯即使有十五年，甚至廿五年的建設，他仍然要被獨佔一洲或幾洲的某一國家所淹沒的。現在的世界情況，是美德在歐洲爭霸，日美在遠東爭霸，而且前者也只是美德爭霸的偽裝。如果想像在戰事結束之後，德日分據歐亞，或美國獨霸全世界，均未必為史太林所樂聞。

現在蘇聯是避免戰爭，但他也決不願意戰爭造成任何一方的壓倒的勝利。遠東的局勢，他已看清將來會是日美的火併；他也知道現在只有美國有力幫助使蘇聯工業化推進。在歐洲，他一面譴責保加利亞，對土耳其聲明中立，與南斯拉夫訂互不侵犯條約，對匈牙利聲明境內有烏克蘭人；一面又與德國訂立煤油協定。蘇聯自身對於歐洲戰爭表面上是在徘徊歧途之中，不過衷心還是努力設法令美德可在巴爾幹長期相持，而自己却努力避免參戰。如此，日蘇中立協定並不會如歐美記者想像的那樣像諾蒙罕停戰協定一樣的，立即指示蘇聯對巴爾幹戰爭將有急速的行動，也未必如能助日本結束中日事變，助日本與美國對敵。

日蘇中立協定，誠然是日蘇國交上對時代的轉變，不過他對於世界戰爭，也就是太平洋戰爭還只能有酵母的作用，而未必有炸藥的作用。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五日

弱者的心理

重慶方面天天在那兒希望美國的援助，只要美國可以用大量的軍火，無限的送給他們，在他們就以爲不單可以抵抗日本軍，而且可以打勝仗了。倫敦方面也是在那兒希望美國的援助，以爲在這歐戰最緊急的關頭，美國若肯參戰，則是幫助英國渡過難關的最有效方法。這種心理，和一個遭過了災難的人，希望他人的救濟是一樣的，至於他人爲什麼要來救濟，就不是他所知道的了。

我們要抗戰，一定要有抗戰的力量，假若是不顧力量的拚鬥，那也只有拚到底，等到發覺自己的力量不夠，而要希望他人的援助，以解說所遭受的困難，還未至是太沒有把握，而近乎是一種夢想。現在重慶當局，不僅在作這種夢想，而且用這種夢想去安慰失望的民衆，甚至於羅斯福公子的來華，也當作是極重要的消息在宣傳着，這豈不是令人啞然失笑。

美國爲什麼要援英，難道羅斯福真的是慈善家麼？假若美國可以不顧自己的利害，而願意爲重慶方面，倫敦方面的利益去犧牲，則在中日事變發生的最初，就應該用實力去干涉日本，參加歐戰的時機，也應該是在德軍與英法兩軍酣戰於杜佛海岸的時候，決不至於聽了戰敗前法國政府的哀號，而置若罔聞了。

現在國際局勢的發展，已不僅是每一洲的自主問題，而已達到整個世界爭霸戰的猛烈開展的時期。英國要保持她的傳統的世界霸權，可是德國要爭，美國也要爭，德國對英作戰，美國援英作戰，雖然立場不同，手段不同，目標却是相同的。演進到現在，英國雖仍然是戰場上的主角，然而相爭的對手已顯然在於軸心國之與美國了。所以我們可以說日德意的勝利，乃是美國世界霸權的崩潰，而所謂民主主義的

勝利，不過是美國世界霸權的出現而已。美國要打擊日德意是爲的樹立世界霸權，而援助倫敦重慶也是爲的樹立世界霸權，並不是何厚於倫敦重慶，而何薄於日德意。只因爲美國的霸權如今還剛在建立中，所以不能不暫開事，但她的援助倫敦重慶，決不是要維持英國的原來地位，也決不是要在亞洲樹立一個強大的中國。她却是要打倒日德意而使之屈服，同時也要打倒中國和美國。因此我們也可以知道重慶倫敦對於華盛頓的希望，究竟能够有些什麼！

美國的雄心是宰制歐洲與亞洲，而不是要扶植歐洲亞洲，歐亞兩洲內部的混戰，這正是美國要達到她目的的最好機會，她的企圖是要延長兩洲的戰爭，以便從容佈置，而將兩洲確切的把握在手掌中，決不是要將戰爭迅速結束，以致錯過了大好的機會。所以她的做法是使英國勉強應付德意的戰爭，可是不願意英國戰勝德意；在亞洲也只須重慶能拖住日本，而不願意重慶能戰勝日本。因爲這是打倒日德意，同時也是打倒中國與英國的最好方法，如同卞莊刺虎的故事，以便小者死大者傷，自己則一舉而得共兩。

重慶倫敦既然是美國同一要打倒，要宰制的對象，這樣我們也可以知道她們向華盛頓所取得的援助，究竟是什麼一回事。重慶和倫敦的夢也可以醒了！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十六日

埃及與北非戰爭

一九三六年英埃條約雖已將英埃關係放在同盟國的基礎上，但並沒有完全掃除埃及的反英情緒。埃及現已根據該約切實履行對英義務，並先後與德意斷絕外交關係，但始終迴避對軸心國宣戰，軸心國亦未以交戰國看待埃及，雖則法理方面，埃及的非中立行為早已構成軸心國對埃及宣戰的口實。軸心國以沉默的態度告訴埃及，「軸心國的敵人是英國，不是埃及，」靜待埃及內部發生變化，並希望以這種態度號召其他回教國家。

開戰時候的埃及總理，亞利馬赫，既以堅決主張對義大利宣戰而被迫辭職，繼任總理哈山利布里斯採取中庸政策，亦為英國所忌，於去年十一月國會開幕之日暴卒於議會，至今仍為國際之謎。國王德勞年甫弱冠，頗具雄心，六個月的英國教育並沒有改變他對於義大利的同情。有人叫他為「埃及的吉新林」，有人稱他為「英國的至友」，其實他只是一個激頭激尾的埃及人，並立志做個英主。最注意的是埃及國民黨的態度。國民黨是埃及最大的政黨，代表埃及的國民運動，具有絕大的勢力，開戰後歷任三次內閣都不是代表國民黨的政權。國民黨希望在這次歐戰之中徹底解決英埃問題，完全恢復埃及的自由與獨立，攻擊政府不遺餘力，認為與英國合作，於埃及害多利少，戰時對外貿易損失，以及貿易損失所引起財政支絀，足够埃及反省。

但埃及全國均在英國軍事支配之下，雖有反英的決心，而無反英的實力。除非尼羅河畔英國潰不成軍，埃及不容易看見反英政權的出現。

北非方面的戰事，軸心軍隊現已進抵埃及邊境，其前進目標顯為蘇彝士運河，英軍能否憑險以守，

阻止軸心前進，尙待事實證明。蘇彝士運河的商業價值，在戰時狀態之下早已喪失，但軍事價值非常重大，因爲蘇彝士運河的現狀是南太平洋英美海軍的聯絡綫，也是隔斷德義與日本聯合軍事行動的要塞。可是，蘇彝士運河的保障是土耳其與埃及。埃及除了地理上毗連蘇彝士運河之外，還有一條鐵路與一條公路，以開羅爲起點，經過巴勒斯坦與敘利亞，以達土耳其及波斯灣。故埃及如果不守，蘇彝士運河的生命運將不可思議。

據中立國的觀察，在利比亞的軸心國軍隊，約有德國機械化部隊二師至四師，義軍四師。此數未必詳實可靠，但去事實當亦不遠。第一、德國由義大利運兵至非，須經過英國的封鎖綫，當然不能太多，亦不會太多。第二、義大利進遭失利，所餘軍隊當已無幾。德國在利比亞以少數機械化部隊，舉行閃電式的反攻，於數日之內透克名城，造成驚人的戰績，顯然是乘虛逆襲，因英國抽調大批得力軍隊開赴巴爾幹所致。關於此點，即德國亦坦白予以承認。可是，英國如果迫不獲已放棄巴爾幹，并能迅速了結東非戰爭，而將這兩方面的軍隊調往北非作戰，則英國在北非的軍隊，总的方面將兩倍於退出埃加齊以前，數倍於軸心國軍隊，而以埃及爲戰場。

埃及之爲英國的半殖民地地位，並不因這次戰爭而有所改善，反之，在英國的驅策之下，近日報紙已有埃及將參戰的消息，我們同情她的處境的，不幸與其力求掙脫英國的驅策的奮鬥，雖然這種奮鬥目前是不能成功。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七日

日蘇協定以後

日蘇中立協定是否可以比擬德蘇互不侵犯協定呢？這裏就要考慮德蘇之間的形勢與日蘇之間的形勢的角度如何，並且日蘇之間是否也有一個波蘭。

日蘇的相互顧忌不及德蘇的相互顧忌之甚。蘇俄吃緊的是在歐洲，不在遠東。明興會議妥協之後，德國將以何種壓力加之蘇俄，是克林姆林宮的人物所日夜不安的。這是德蘇互不侵犯協定被蘇俄看作有重大意義的理由。德國發動戰爭的準備經已完成，所差的只是與蘇俄的關係，這是德蘇互不侵犯協定被德國看作有重大意義的理由。可是在遠東，日本知道德蘇關係在現狀之下，蘇俄是沒有攻慮到與日本為敵的，蘇俄也知道日本要解決「中國事變」，要南進，不能與蘇俄為敵。所以簽訂中立協定之前，日蘇雙方並沒有大的不安，簽訂中立協定之後，日蘇雙方也沒有衝動的喜悅。而且，現在日本的南進準備不及德國在歐洲發動戰爭當時。地中海東部的戰爭尚未有結果，華沙士運河仍為日本與德蘇軍事結合的障礙，而且日本在泰越和緬上頭的成就還是不夠，當法國尚在宣佈不與昔日之戰友為敵的今日，越南對日本的善意是須嚴格檢視其限界的。所以只是日蘇中立協定，對於太平洋的影響並不那麼嚴重。

至於遠東的波蘭，中國彷彿是。在松岡赴德經過蘇俄時，東京的報紙曾有日本可同意中國境內有蘇維埃地帶存在之語，而中共代表毛澤東又於其時邊趕莫斯科，這些，都是使中國人民不安的。然而蘇俄不能如進兵波蘭那樣進兵中國；她只能指令中共軍隊行動。中共軍隊的力量足以消滅蔣介石，蘇聯重慶政權嗎？現在還沒有根據可以作這樣的估計。日蘇中立協定條文相互尊重滿洲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是我們不能承認的，這且不表，只是就這協定來引伸，蘇俄也不過曉使中共割據西北

，將明白表示與重慶政權不合作而已，這是與對付波蘭不能相同的地方。

日來渝方報紙在憂慮蘇俄對華政策是否將改變，在宣傳美蘇關係瀕於決裂。其實，憂慮是不必，實也過於乾念。蘇俄物資援華原來是交給中共軍隊的，交給渝方的也有，只是少些，而且以此爲渝共關係的交換條件。今後蘇俄仍然可以宣稱對華政策不變，繼續以物資援助中共軍隊，而在渝共關係明白決裂以前，仍以其中的一部份物資繼續援助重慶，不是爲的援助重慶敵對日本，而以之爲援助中共應付重慶的微妙手段，這在蘇俄是可以對日本解釋得明白的。

美蘇關係不會因日蘇協定而有何種衝動的啓發。德蘇協定之後，英蘇關係尙且繼續敷衍，何況日蘇協定在白宮的人們並不估計得很高。隨來的日蘇之間的通商協定，不能有大過德蘇通商協定的成就，蘇俄仍有所求於英美的市場，而英美也在以冷靜的態度放慮，對於蘇俄在這場戰爭中尙未確定的地位作聰明的應付。渝方的宣傳，美國並不以之爲此種放慮的根據。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十八日

東地中海戰爭之認識

德軍在利比亞以破竹之勢東逼埃及直向蘇彝士運河的戰蹟，未出現於義軍在東非與北非夾擊埃及的時候，未出現於義軍節節退出東利比亞的時候，未出現於英軍開始環攻義屬東非帝國的時候，而出現於義屬東非行將完畢，南斯拉夫政變，巴爾幹戰爭不可避免的時候。並且德軍在利比亞又僅以三數師機械化部隊，於非洲酷暑將屆之際，風捲殘雲的東進。德軍進到埃及的邊疆，義大利東非總司令也開始向英軍乞和，英軍東非軍隊立即源源西調，準備防守埃及，或反攻利比亞。

就德軍發動的時機、季節與所用兵力，我們不能說德軍在利比亞的戰爭是主力戰，並且我們也不能說這枝德軍的原來目的地是亞歷山大港與蘇彝士運河。事實上，我們覺得德軍在利比亞行軍的本來目的只在補救南斯拉夫政變給予德國的損失，同時想在德軍南下巴爾幹時，牽制大部英國兵力。不過這枝牽制兵力的軍隊的發展，出乎意料之外的過於迅速，戰果太多，從而使世界人士迷了眼睛了。

沙漠中的戰爭，勝利常是屬於主動方面的。現在對於德國在利比亞的勝利，我們不能估價過高，同時，我們更不能忽視英國有還手機會之後的戰局發展，我們也不應忽略地中海上的制海權還是在英國手中，利比亞陸上的制空權還在英德爭持之中。

東地中海兩岸的戰爭，比較起來，利比亞境內是牽制戰爭，希臘境內方是主要的戰爭，這是對於東地中海戰爭局勢之發展最不應忽略的一點。

巴爾幹戰爭爆發之初，德軍的策略是隔絕土希的接觸，切斷南國與希英的聯絡。這一戰略，已費了許多代價，獲致成功。南國軍隊雖尚有一二口岸與英國連絡，可是陸上已孤立在山區之中，並且國土也

四分五裂，終於不得不無條件的投降了。

希臘本部的戰爭，德軍已分別由薩爾尼加與蒙納斯蒂爾山隘南下，向希臘中部的加爾巴加打連了一條楔子。在這些戰爭中，德軍自稱已不用機械化部隊，並且承認英希軍隊已可站住。

就大局而觀，這一戰爭的發展，現在尙未如德軍所說的那樣英軍準備撤退，反之，英軍正在準備作德國所極不願意的長期戰爭，自然英國目的能否達到，其種不全在英國手中。

於戰場上的爭鬥以外，對於巴爾幹戰爭將來的觀察，我們不能忽略了幾點似乎微小的事件：

一、德軍現在共有二百五十餘師，但現在用於希臘境內的，最多不過五十師，兩國境內也不過五十師，並且現在希臘戰場又不儘重用機械化部隊。於此以外，對於南國，德國恐慮匈牙利出兵，對於希臘，他又欲保加利亞出兵，法國佔領區的德軍，又開始調換義大利軍。德國目前爲何保留大量軍隊，而不用以迅速解決希臘戰爭？爲何拉攏並宣傳匈保，甚至羅馬尼亞參戰？

二、德保兩國軍隊集中在土耳其邊境者，在土耳其抗議之後，立即將四十萬大軍撤離邊境十里。土耳其於宣稱不致攻擊決不作戰之後，英國軍事代表團果經交涉，終離安哥拉而去，德大使巴本於誇傳土德將訂五不侵犯協定之際，也飛回柏林。土耳其的態度將來究竟如何決定了不經過土耳其，德軍如何逃襲莫斯科油田與蘇聯土運河？德軍於巴爾幹戰爭以外，發展到小亞細亞時，蘇聯又將如何？

三、在德蘇煤油協定之後，德國的軍事工程專家即遣赴德蘇新邊界，觀察並計劃建築新齊格飛防線。蘇聯並不希望德國迅即擊潰英國。而德國愈陷於長期戰爭，就愈需蘇聯的經濟援助，並且政治上的比重也就愈有變化，從而德國對蘇關係，於外交以外，就不能不更藉重軍事的後盾，這是必然的事實。究竟現在德蘇的關係又是如何？另一方面，艾登又在倫敦與邁斯非作重要的談話，英蘇關係又將如何？

綜合巴爾幹戰局與前述各點，我們覺得巴爾幹戰爭之軍事發展已超過了外交的成就，過去如此，現

在更爲顯明。這一點，造成了現在的巴爾幹戰爭局勢。

總之，對於東地中海戰爭的觀察，雖然作急速的論斷，是失之過早的。我們不能忽略利比亞戰爭不是主體的結論，更不能忽視了巴爾幹戰爭軍事發展已超過了外交成統的現實。並且，就蘇彝士運河而論，希臘戰爭的發展，也遠不如土耳其態度之確定來得重要。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九日

評述一週時事 分析中外情勢

認識世界真相 介紹風雲人物

國民新聞周刊

上海國民新聞社編印

每逢星期日出版 隨報附送

渝共分裂與中國前途

渝共關係，新四軍事件是一個關頭，這次日蘇協定又是一個關頭。新四軍事件之後，渝共分裂開始表現於在朝的政治鬭爭，而日蘇協定之後，這種鬭爭將進一步明朗化，是無疑的。

首先是在重慶，其次是在香港，後來是在上海。渝方的報紙出動對共產黨的攻擊，而以香港方面的表現最為出色。柳亞子之被開除黨籍是中共的一個小小的成功，但亦由此可見中共的鬭爭，現在還是照樣在官僚集團中施展合縱連橫的手段，還是照樣的沒出息。茅盾這一夥所謂左翼文化人，從新區重慶逃回香港，正在進行以黃本家為掩護，組織一個團體，並且出版刊物，以為對共產黨展開攻擊的陣地。國民日報在斥責星島日報，而星島日報的主編金仲華則借胡文虎做掩護牌而予斥責者以斥責。大公報的銷路最近聽說下跌，有人說是受了國民日報的競爭，其實並不是因為營業上或技術上的問題，却是一個政治的問題。渝共分裂漸趨尖銳化，在中間徘徊取巧，自命為通曉官方意旨，而又通曉民間輿情的大公報，至此乃感覺困難，其半官方的身份不足以與官方的國民日報匹敵，其半民間（其實是半共產）的身份又不足以與中共的機關報匹敵，說話無法明期，銷路受到影響了。星島日報的銷路比大公報更跌，這一半是由於渝方的政治封鎖，一半是由於民衆對中共已由懷疑到厭倦，茅盾這一夥的新活動，能否有生氣，現在還無從知道，看來恐怕也難以衝破這種黯淡的處境，七君子的往事不可再得了。

在上海，這幾天可以看到渝方的報紙攻擊中共之承認蒙古人民共和邦為既成事實。但上海的鬭爭不及香港的熱鬧，未見對方還手，因為所謂左翼文化人早已把他們的陣地遷移到香港去了。

這裏更特別指出的是，截至今日，這一套鬭爭還是從新四軍事件發展下來的，雖然已經帶及了日蘇

協定。新四軍事件初時，滄方報紙與官方一致，採取勸告的方式，後來大概是接到了訓令，馬上改變，而以報紙的攻擊與官方的勸告配合來表演。日蘇協定之後，滄共的國爭將進入另一階段，是必然的，雖然重慶官方對此協定尚保持含蓄的態度，而蘇聯也聲稱對華政策不變，但中共正在醞釀對重慶明白表示不合作，在和平與抗戰之間中立，有如古之和尙，以「割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來替自己解嘲。因為這一着如今還在醞釀中，所以滄方報紙還不知道如何即刻轉入另一階段的國爭。

對於這種種，成們並不引以為快意。我們倒是想起了另一件事，即滄共之在逐漸走向明白的表示不合作，中國將會變成什麼樣子？照情勢看來，日本以蘇聯為媒介與重慶議和是不可能，與蘇聯聯合行動分割中國有如德蘇分裂波蘭也是不可能，可能的是，今後將有一個時期，國民政府以外，重慶有一個蔣介石政府，西北有一個蘇維埃政府，互相對立；這種不確定的形勢將延宕到太平洋戰爭爆發，英美對重慶的聯絡被隔斷，然後由蘇維埃政府接收蔣介石政府，中國分成兩國，而中國人的國家從此消失，到頭還是逃不了波蘭的命運。我們要防止的就是這一着。

現在遠東的國際形勢還在不確定當中，因而中國的地位也還在不確定當中，還不確定，正是我們還可以有所作為的機會。我們要趁這個短促的機會展開和平運動，莫待環境終於確定，太平洋戰爭終於爆發，中國終於被分割之後再來做復興運動。全面和平因為提不出新的內容，已漸漸的被人視為一句八股的套語，還是每一個和平運動者都應深思自警的。其實，要做到全面和平也不難，只問我們有沒有勇氣去爭回國家的主權。滄府因不能向英美爭取中國的自主，中共因為不能向蘇聯爭取中國的自主，所以在一天一天沒落，但誰能取而代之呢？只有能向日本爭取中國的自主的和平運動者，纔能取而代之。現在我們的魄力是不够，我說這話，並不是失敗主義，只是因為我們要有改造現實的勇氣，所以我們首先要敢於正視現實的勇氣。安於現狀，應爭不爭，是會把和平運動拖下水去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一日

戰時中國農村經濟

閉關政策打破了百有餘年，中國農村經濟逐漸走上新的途徑。封建的自給自足經濟，逐漸讓步於資本主義的農業，先是農作物的商品化，次是農業經營的工業化，終是商業資本以及金融之滲入農村與對農村的控制。

棉花，烟草，花生，茶子，茶，蠶絲，桐油生產與出口的發展，表明一半事實，各種農村貸款，合作社，農會等等又代表另一半事實。

這種事實的功與罪，是另一問題，但是總不能不說道是中國農業的進步，經濟的發展。

這種農業進步，地理分佈，並不平均。沿海及沿重要交通線的地方，進步得較快較多，僻遠地方較緩較少。農村發展不平衡的地理形勢，在戰時就是和平區與抗戰區的劃分。和平區是農村經濟較進步的地域。

在戰時，這兩區域的農村經濟所遇到的問題，因其本質與遭遇，而迥不相同。

抗戰的西南農村，據報紙的登載，有農本局與所謂四行時作農村貸款，辦理合作社與農會以活動農村金融，更有那澳大利亞人提倡的工合運動以提倡副業，以及各種委員會之提倡植桐，植棉等等，但是農民所感到的，於法令濫發機關林立以外，只是：

一，兵役與工役之頻繁，使農村勞動力大為減少，以是生產亦大減少。

二，西南不耕而食之人口增加，與法幣之跌價，交通之不便，使糧食供求不敷，價格高漲，「下江老」更與土劣勾結囤積居奇。

此外，西南的農村，仍是一些小範圍的自足經濟單位，作物種類，雖經提倡，仍無顯著改變，農業經營，依然是純粹依恃自然的行業。戰爭的需求，未能推動西南交通的積極改進，工業建樹與金融發展，也未能使農村經濟前進一步。銀行的貸款，只能供給地主作浪費的黃金，高利剝削的工具，農民融通資金的途徑，除高利貸以外，還是只有典田產，賣兒女的惟一途徑。

和平區域的農村經濟，則正呈現另一幅圖畫。四行農本局，華洋義賑會先撤退了，大的工廠，公司，既有與農村隔得更遠。戰爭破壞了農村與都市的聯繫，游擊與封鎖，隔絕了農村與都市，農村與農村的交通。因此，農村經濟不得不適應這種環境，而作少許自動的改變，退回自足經濟的階段。

農作物的商品生產，因交易障礙與無利可圖而先行減縮，外來金糧供給之欠缺，更使農民不得不多種食用穀物，此其一。水利之失序，肥料來源之斷絕，使農業的工業經營，退化而為依恃自然的行業，此其二。幣值之跌落與幣制之更迭，使高利貸事業收入遠不如地產投資，現物囤集之有利，因此農村金融之融通，為之壅塞，此其三。產品無銷路，資金無來源，地方有力者之強求壟斷，使農業之經營，成為危險的企業，於是，企業的進取精神，為之衰退，此其四。農村副業，久已為資本主義所破壞，農民即令勤奮的前進，但最多亦不能超過家庭或鄉村自足的階段，不能大有助於農家以至於農村經濟，此其五。農村土地所有權之分配，向兩種方向前進，一種是大地產之造成，一種是大地產之分解，此其六。地主佃戶的關係，沒有比以前更壞，也沒有比以前更好；戰亂之世，法律不能保障財產與權利，人民的最後要求，不過是簡單的生存，地主與佃戶，都是同樣的在危險之中，此其七。

戰爭在中國，現在既未能有中國歷史上的戰爭作用，也未能有歐洲近代戰爭的作用。他未能使中國農民大羣脫離土地，也未能使中國農民加緊生產，加速農業技術之進步與經營之合理化。重慶儘管在製造計劃，編寫報告，設立機關，但是，他改進不了西南的農村經濟，他只是阻滯其自然的進化。和平區域的

計劃與工作，也因缺乏一個最重要的前提與基本的認識，而未能使農村經濟前進，反而不得不退化。這個重要的前提，是農村治安之確立與交易障礙之撤除。

這個基本認識，是現行戰時統制，有其利亦有其弊，其弊適足以抵消許多計劃與提倡的效用。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二日

『現在中日事變告一段落，不過萬一日本對於國民政府再不信任，那末日本所負的使命就不能完成。總之，現在國民政府的建設成功與否，完全要靠日本的理解和實踐。』

『今後新生國民政府，如果沒有中央政府的權權與實力，那麼在東亞的大局上，就是缺少了一種應付新世界潮流的條件。』

『從前日本常喜因好意而干涉中國的內政，這就是由於不理解中國的政情而產生的錯誤的政策，今後要絕對予以拒絕。還有，過去日本民衆一種論述範圍的舉動，今後也要竭力抑制。總之，今後日本民衆要負起的責任，不可入於迷途。』

摘錄「平壤藏」中日條約與日本應有之反省」。

中國的處境

國府改組還都到今天整整一年了。我們的努力有相當成績，但我們的處境則在更艱難起來。這一點很容易明白，因為中國的處境正在更艱難起來。前年四月，我在香港南華日報社評說過這樣的話：「必須在歐戰爆發之前作成中日和平。」後來在上海中華日報社評又說過：「必須在日美戰爭爆發之前作成中日全面和平。」現在回想，真是很感慨。中日和平方案成立，已在歐戰爆發之後，國府改組還都，已在歐戰擴大之後，而中日和約簽訂，則又在三國軍事同盟成立，美國在太平洋的戰氣開始表面化之後。到現在，美國租軍法案通過，在大西洋，美國以蓄燈哄給英國，而在太平洋則以美艦來接英艦的防地，這種形勢正在顯明起來。我們不但沒有在歐戰爆發之前作成中日和平，而且將不能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作成中日全面和平。這裏，蔣的罪惡不必說，我們的責任也沒有盡。

重慶在希望日美戰爭，不足為怪，因為他們已經打得昏頭昏腦，那裏還會想到如果日美戰爭爆發，中國將只有加重失敗，而無分沾勝利的機會，正如英德戰爭無補於波蘭一樣。若是和平運動者也來鼓吹日美戰爭，那是更不可原諒。因為中國祇有安定自己，就是對東亞新秩序的建設盡了分担的責任。中國現在，切不可隨便指定那一國做我們的敵人。也有人以為日本如果對美開戰，對華一定更寬大，以此希望日美戰爭爆發，好把日本的目的移開去。這種想法對日本是缺乏友誼的誠意，對自己則是缺乏選擇輻的常識。他們總不看一看，德國因為要繼續加緊對美作戰，所以要繼續加緊對歐洲大陸戰敗國的控制。日美戰爭如果爆發，和平運動者從不自由當中爭取自由的努力，將有更艱苦。

戰爭不是兒戲，重慶之比華盛頓更勇敢，只是因為華盛頓的人們知道對美國負責，而重慶的人們則

不知道對中國負責。我們和平運動者也切忌比日本人更喜歡戰爭，最近日本人伊藤正德發表「不可輕視的美國海軍」一文，我讀了之後只有欽佩，只有慚愧。人家是這樣的愛國，這樣的爲國家策安全；因爲愛日本，所以不敢輕視美國，因爲不敢輕視美國，所以把太平洋的戰爭看得很認真，這纔是智深勇沉。然而我們，對國際的知識是太差，對本國的處境也沒有弄明白，如此而爲己謀爲人謀，便沒有一權對。

我們要學習鎮定，並且多知道一點常識。我們要知道在這個世界，中國沒有可以取巧僥倖的機會。我們只有孤臣孽子之心爲國家保存元氣，保存得一分是一分。我們沒有理由可以頹廢，但也不要太輕僞。

大家要記取汪先生的訓示：智深勇沉。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廿三日

巴爾幹戰爭之震盪

希特勒和平的以外交手段來處理巴爾幹的事體，經南斯拉夫政變而未能繼續。希特勒不得不動員百萬大軍來予以處理，同時，義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亞也分別先後出兵來相助。十二日的戰爭，已使南國劫主由空中逃走，現在這一片國土，正等待着希特勒來替他劃定新地圖。

希臘的戰爭，雖然英希拼死支持，給奧德軍以重大損害，可是英希軍隊之始終作「後衛戰」，並且現在已距離不過九十哩的事實，一方說明了英國之懊悔此次戰爭之失策，但又為道義所拘束，一方也證明昨今所傳的希臘將於四十八小時內停戰一說的合理。

奧巴爾幹戰爭配合的非洲戰爭，利比亞戰線無發展，德軍似在增援，東非義軍總司令又拒絕投降。巴爾幹的戰爭，已近閉幕。可是這一戰爭震盪所及的地域，則已波及地中海兩端。巴爾幹戰爭本身，軍事發展已超過了外交成就，所以在戰時的外交活動，即努力追趕軍事的發展，此後軍事告一段落之後，外交活動，更將準備另一戰爭階段了。

目前國際開心的外交活動，是西班牙態度，德法談判，與土耳其態度三者。

西班牙加入軸心作戰，攻擊直布羅陀乎？

這一問題的解答，有兩方面：

直布羅陀如不在英國手中，對於地中海諸國與南北美的貿易，仍無大補，因英國仍可在大西洋檢查商船；對於英國地中海海軍的影響，只有使他不能隨時與英大西洋艦隊連合互調，但是他不能使英國不在地中海作戰，因為地中海英艦隊的燃料，來自伊拉克，軍火補充有印度，修理工場有新加坡，依然可

以作戰。德國艦隊由大西洋進地中海，困難與危險仍不稍減，義海軍出地中海亦然。

其次，西班牙政治上久已與軸心結合，軍事資源久已供給德國應用。無論空戰與否，西班牙皆為軸心的同伴。西班牙如行參戰，最多可給與軸心國以由陸路攻擊直布羅陀之便利，但是西班牙將因此而喪失美國借款，美加糧食機器供給之便利，德義於此又無力代替英美。西班牙態度之驕蹇是不無理由的，德義外交活動能否有結果，將看德義能否供應西班牙的經濟要求。

法德談判的恢復，據近來所喧傳的項目來看，仍然沒有理由可希冀其迅即全部成功，賴伐爾之再度登台，前途還若千障礙，並且德法這一次的談判，恐怕仍然不能對於法國海軍參戰問題，有若干具體的決定。法國今日之能支絀抗拒德國的各種要求，純粹由於法國海軍殖民地軍艦還有與英國共同作戰的可能這一點，法國沒有理由出來助使英國崩潰，儘管法國現在的困難，已達極點。地中海東端的土耳其，對於巴爾幹戰爭，似乎漠不關心，自己說還是英國的現任的困難，並且土耳其人還認為德土如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也是英國的利益，因為如此可以保障英國的伊拉克油田。德國現在正積極的在土耳其與阿拉伯半島活動，我們相信德國會提出阿拉伯民族獨立，土國收復失地等等作為條件的。

土耳其的態度，是近東戰爭的一個重要因素。土耳其如果真能維持中立而不受侵犯，可以說近東戰爭將因此而得到一制約的因素。不過，德國佔領希臘及其海島之後，土耳其現在的地位與態度能否保持得住，就全要看德國的戰略的要求與外交成就了，英國無力使土耳其決定態度，土耳其也無力自己決定！

巴爾幹戰爭的波浪，正由而大的向外延伸。這些波浪究竟在何處再發生一次波浪，全要看德國的戰略的要求。歐洲戰爭的主權，還在德國手中。德國如不進攻英倫本土，亦不在利比亞進攻埃及與蘇彝士，則地中海兩端總是波濤洶湧的中心，或者東地中海的機會還要多一點。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廿四日

歐洲戰敗國的命運

歐洲戰敗國有翻身的機會嗎？捷克、波蘭、丹麥、挪威、比利士、荷蘭、南斯拉夫是一類，她們的本土已淪亡，她們的政府有的搬往倫敦。法國又是一類，停戰而未議和，戰敗而未亡國。羅馬尼亞又是一類，雖未戰敗，等於戰敗。所有這些國家，她們的經濟完全落入德國的戰時統制之下，而這種統制，如果將來戰敗國的身份不改變，即使過了戰時，還是會繼續存在，變成經常的制度的。並且，除去國外，她們的行政也在德國的指揮之下。要問她們有沒有翻身的機會，就要問這種制度有沒有取消的日子。

靠英美戰勝，使她們可以復國，是一種說法。但這是瞎運氣。而且由於經過這場戰爭的世界經濟規律的變動，即使是英美勝利，也不能復活戰前殘餘的自由主義，德國今日之所施於戰敗國者，將不為英美所取消，而為英美所繼承。她們可以復國，然而得到的只是極深的半殖民地的身份，還是不能翻身。靠德國戰勝後建設歐洲新秩序，或能求和平相處的氣度，使她們可以稍稍伸展，這又是一種說法。但前面所說的戰後帝國主義經濟之將走到極度的壟斷這一規律，不但壓制着英美的寬大待人，同樣的將限制德國的寬大待人。

戰敗國對於這場戰爭的勝敗詭屬，是無可希冀的。那麼，她們將終於沒有翻身的機會嗎？這也不然。

第一次大戰使英國幾乎失去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第二次大戰却製造了許多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這是不可思議的。戰爭使世界資本主義衰弱，它在經濟上要求更嚴格的壟斷的趨勢，將被殖民地與半殖民地

要求解放的政治鬥爭所抵消。這是一點。戰後的地圖將不同於戰前的地圖，也將不同於戰時的地圖。將來決不會如羅斯福總統曾經說過的，把世界分成幾個區域，以洲為單位，界限分明，各有一個霸主。將來還是洲與洲之間國家的從屬關係相當錯綜；即使那時候的世界霸權是一元的，也不能把一大羣國家圍住。既然關係相當錯綜，對等的霸主之間或頭等霸主與二等霸主之間的矛盾，還是可以提供弱小國家以爭取解放的助力。上次戰後，英法對土耳其政策不同，英美又對德國的政策不同，而英法美日的忙於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的爭執，則把聯軍討伐蘇聯之舉終於鬆懈下來，這種機會，戰敗國與弱小國家將來一樣可以得到的。這是另一點。再就經濟規律本身來說，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要求衝破國家的界限，但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度的發展，則要求保持國家的界限。資本主義末期的壟斷與獨佔的趨勢，到了某種程度，恐怕因觸及私有財產制度的最後一堵牆壁而不能不停止。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使國家的界限消滅，倒是強化這種界限，上次戰後國家經濟主義的勃興，便是證明。現在的趨勢固然是向集團國家經濟主義發展，但也不過是集團，而不能把組成集團的單位消滅，變成一統。既然如此，還是有國家林立的根據。所謂集團的約束，是有它的限度的，正如一國之內的經濟統制，尚且不能徹底打破企業主之間的界限一樣。因此，弱小國家仍然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經濟單位與其獨立性。這又是一點。

以上三點，就是戰敗國將來翻身的支點。至於她們之中那一個國家能夠翻身得早些，復興得像樣些，則要看那一個國家的政治家與人民能在目前的艱苦處境之下多保持得一分實力，多保持得一分堂堂的氣魄，並且知道怎樣去發展國爭，以被壓迫者的國爭來解放自己，而不在于帝國主義抗爭之勝負難屬上頭存希冀之心。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廿五日

日蘇中立協定之影響

日蘇中立協定於廿四日已經日本政府正式批准。現正待蘇聯的批准與在東京換文了。

松岡與史太林互以頭顱爲質以表示兩國誠意的中立協定，對於世界現局以及遠東局勢有什麼影響呢？過去都是推測之詞，現已經過若干時日，正不妨將事實作一清算。

先從歐洲說起。

巴爾幹的戰爭正在結束之前，蘇聯沒有因此而有能力助英，也更有能力助德。羅馬尼亞國內的騷動，雖然時時傳出背後有蘇聯的魔手，但是安東納斯古仍然能控制現局。英蘇曾有密切的談話；德國傳說會要求土耳其解除薩姆海峽的武備時，蘇聯曾要求共管該海峽，德國拒不應允，於是蘇聯大兵西進，居民撤退邊境三十哩，德國也在波蘭修築新齊格飛防線，德兵亦深入挪威威極北部的邊境，與蘇聯紅軍隔芬蘭而相望。再就另一方面來看，蘇比糧食貿易，蘇挪商務協定，都表示出蘇聯的貿易方向。各國也謠傳蘇聯將向伊朗、阿富汗等處擴展其生命圈。

消息的矛盾，已無以復加。但是蘇聯究竟持何種態度以應付歐洲局勢呢？仍是一個祇有時間可予以決定的問題。不過蘇聯的地位，使他對於行將雄據全歐洲的德國，不能不懷有敬畏與妒恨兩種心理，又是必然的事實。以此，蘇聯利用日蘇協定的方向與程度，還要看歐洲戰事的發展，可是中立協定，還不能使蘇聯態度立即決定。

在遠東，日蘇中立協定的充分影響，現在還沒有完全顯露出來，不過，神經的激動與事實的發展，也都有可論之點。

重慶對於協定，是有些激昂。共產黨禁蘇聯的發言，雖仍強調其合作主張，但是他只引起了冷嘲熱罵，祇是加速了重慶的反共宣傳，上海一埠即可感到。於此以外，重慶更加對美國懷有熱望。外匯平準基金，漢口鐵路借款，利用美國援英法案，要求援助等等，一再的見諸報章。

在美國，這一協定發生了相反相成的影響。於積極增防非列賓，增加海軍人員以外，美國國內雖不表示關心於這一協定，但是國內的孤立派，却又趁美國在希臘北非敗退之際大行活動。美國的報紙，也在歡迎松岡到美國去走一次，希望松岡可瞭解美國的政策與輿情。總之，美國是在歐局危急之際，在遠東備戰而又避免立即作戰的路上，看取日蘇中立協定。

在日本，並沒有立即武力南進之表示，儘管日蘇中立協定確是日本南進的前提。相反地，日本最近的輿論似乎先解決中日事變的呼聲。又行提高。在軍事行動上，日軍之進攻浙閩二省，也正在積極的發展。

日軍在浙閩的行動引起各種解釋，一種是日軍藉此加緊經濟封鎖，一種是日本佈置南進的根據地，免被他國利用。依我們來看，日軍佔領之浙閩海岸，不足以增強其經濟封鎖的地位，過去有走私，將來仍然要有走私貿易。至於佈置南進根據地一說，似乎更昧於地理形勢，與軍港要件，以及重慶可能給予美國的軍事援助的程度與方向。

日蘇中立協定簽訂之後，國際及遠東局勢之發展，與之可有關係者，大概有如上所述。不過不能不注意的，是這些事實之發展，還要受有別項事實與戰事發展的影響。今後，日蘇中立協定成爲正式的日蘇邦交的福輪，究竟能對世界及遠東有什麼作用，這要看時間的證明，還要看別項事實的發展。在世界戰爭局勢發展之中，日蘇中立協定，將來似乎與現在一樣，仍然不會具有絕大重要性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念六日

渝共衝突及其限界

關於新四軍事件，有蔣的文告，有中共對參政會的公函，有論方在港滬報紙的「輿論」，可是仍然不容易正確的測量渝共衝突的深度，並解答此種衝突的發展會不會走到內戰，及其可能給予抗戰陣營的影響的問題。

亞細亞雜誌四月號就這問題提供許多新的資料。據其所說，新四軍原來是江西紅軍的殘留部份，人槍不及五千，南京失陷後，得蔣的許可，在南京、蕪湖與漢口附近，以及長江北岸的某幾處編成游擊隊，按月領津貼十三萬元。到今年開春，這新四軍號稱十一萬人，槍械都是搶來的，蔣並不供給。渠等之首領會同八路軍之首領，曾幾次要求增加津貼。去年十一月十九日，何應欽忽發一命令，限新四軍於一個月之內自江南撤至江北。對此，新四軍再作一次增加津貼的呼籲，並要求保留將來對各問題談判之權，以及撤退的充份時間。蔣不作答覆。十一月，黨發發變的美敦書限新四軍於十二月底以前自其所居在江南之根據地撤退完畢。新四軍再度要求延長時間，蔣仍不答覆。新四軍乃迅即撤退，至十二月底，其部隊之十分之九已移至江北，只有後衛人槍四千，以及另外的四千人包括傷兵，學生，工人，看護與政治人員，尚留在安徽南部。今年一月四日，這最後的一個縱隊依照蔣指定的路線，通過上官雲相的駐境，從安徽南部撤退。第二天他們向江邊開拔，正在一隘谷中行時，突被八萬蔣軍包圍，命令繳槍，遂起戰鬥，凡八晝夜，新四軍潰滅，除數百人突圍逃走外，被俘獲二千人，死傷五千至六千人。項英重傷被擒後槍決，葉挺重傷被擒後送重慶等候軍事審判。史諾說這是蔣軍在合兒莊之役以後的惟一大捷。現在是，蔣軍精銳部隊二十萬人在陝北八路軍後方監視，另外三十萬人集中長江以北與新四軍主力隊伍

繼續作零星的戰鬥。

蔣與中共之間的曲直是不足論的，只是就這個事實可以看出蔣是相當的斷然，而中共的怨氣也很深，雙方都已把抗戰放在第二位。蔣在漢福路重開之後，即將以前所宣傳的國民會議無期擱置，對中共的態度突然變得嚴厲，至於以五十萬精銳部隊經常為對付八路軍及新四軍之用，所謂對日大反攻是早已沒有這回事了。中共呢，前年德蘇協定成立之後，毛澤東對史諾在過這樣的說話：「蘇俄援華之繼續須視中國是否與蘇俄緊密合作。」史諾問他：「蘇俄援華是否會採取與對付波蘭的同一方式？」答稱：「這種可能是有的。」因此歐脫萊認為，日蘇一旦成立諒解，德國將策動，利用蘇俄說項，而以中共軍為壓力，作成蔣對日本的讓和。但這是言之過早。因為德國有獨佔波蘭的可能，所以蘇俄要趕快參加分割，可是蘇俄現在還無須憂慮日本會一下子把整個中國都拿去，日蘇協定關於滿蒙的諒解，在目前已使蘇俄滿意。史太林沒有必要改變這種現狀，壓迫蔣介石讓和，因為現在來壓迫蔣讓和，不管日蘇之間再有何種諒解成立，中共還是不能取蔣而代之，蔣還是一個在日本與蘇俄之間的一個力量，於蘇俄無益。日本現在還提不出一種代價可以使蘇俄幫助她解決中日戰爭。

蘇俄的態度如此，毛澤東的莫斯科之行結果是不得要領。中共雖對蔣街怨極深，但仍避諱訴之內戰。在蔣這方面，也不會。美國的支持，日本的不進兵，與蘇俄的猶豫，作成了重慶的存在。正因爲這種形勢的配合，蔣纔以五十萬精銳部隊用於監視八路軍與縱橫打擊新四軍。他敢於這樣做，但也以此爲止，因爲如果再進一步，便會與上述的形勢配合發生參差、振動，以至於破裂；因爲如果變成內戰，日本的對策將改變，蘇俄的對策將改變，甚至美國的對策也將改變，蔣將無從另外尋覓一個國際勢力關係的結合點來做支持者。所以我說，論共衝突至今還停留在新四軍事件的範圍，日蘇協定還沒有把這種衝突展開一個新的場面。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廿八日

近東之緊張

希臘戰爭將結束之際，土耳其總統伊蘇美突赴地中海岸英德斯麥納，與希臘二前要員會晤，這一點消息。使世人頗有近東將起戰爭，土耳其行將與德衝突的敏感。

不過，實際的事實，似乎指示土耳其將採相反方向的行動。先講經濟。

土耳其與英國法國商訂互助協定時，土耳其會要求英國接承德國對土的貿易，英國無此力量，於是談判延擱，協定簽訂了，貿易問題，還未解決。戰爭發動，英國對德封鎖計劃，不能使土耳其遵從。現在，土耳其為其農產品與鐵產品之出路，工業品之來源着想，與德國訂定三百萬土鎊，與匈國將訂二千萬土鎊，與保加利亞將簽訂四千萬土鎊的商務協定，這三項數字合計起來，等於一九三九年土耳其進口或出口總數的一半。在一九三八年，德國一國對土耳其的進出口，都在七千萬鎊上下。

土耳其在舉世皆被戰火籠罩，地中海周遭都是禁航區域之時，是否肯犧牲支持舉國經濟的對外貿易利益呢？

就軍事而言，土耳其對德作戰，則在希臘北部英德激戰之時，是最適當的時機。因為那時候，儘可與英希分別忍受德軍的攻擊。可是現在局勢變了。土耳其歐洲領土，只剩下四面國旗作其保障。兩個海峽，是不能跨越的障礙。黑海沿岸，距離羅保海岸並不過遠。愛琴海兩岸的希臘，已飄揚卍字國旗；稜諾島已被德軍佔領，控制住波斯波魯斯海峽的進口；由此南下，德軍又佔利斯巴，企鵝，薩摩等島，控制了土耳其西海岸，並且薩摩島距土耳其海岸，不過三十哩。德國佔領諸島與義屬諸島聯合起來，即將整個土耳其多海灣的西海岸遮住，斯麥納海港是在德義掌握之中的。英國的禁航區域。是沒有用的。

土耳其其餘的海洋，只有東地中海，受英國塞浦勒斯島控制的海洋了，這一海岸，港口並不多，與內地有交通運輸的，連同敘利亞深與土國的海港，總共不過三數處。這與伊拉克都是土耳其可能取得英國接濟的途徑。

在英軍在希臘失敗，兵力不足之際，以如此無力的地形，土耳其如何起而參戰呢，這不能不費斟酌。自然，土耳其還可希望蘇聯予以干涉或援助。

近東目前的戰爭複雜，不能由土耳其或英國來主動，主動權在德國手中。

德國對土外交，對敘利亞交涉，對伊拉克與阿刺伯人之煽動，現在尙未成熟，並且德國目前的戰爭重心，也不在這裏。德軍即使由土耳其、阿刺伯進達蘇彝士，他依然不能驅使地中海英海軍出境，更不能結束歐洲的戰爭。德軍如向近東及阿刺伯發展，則德國的目的，必是擄佔世界煤油產量之百分之十七的伊拉克、伊朗與巴爾島油田。這是長期戰爭中所必需的。德本國之天然與人造油產，更加上羅馬尼亞全部油產，還不能應付德軍一年一二千萬噸的需要，他不能不別尋出路。

不過，這並不是說德軍現在籌劃應付這必然到來的長期戰爭；德國實際上，正相反，他依然想迅速結束戰爭。要迅速結束戰爭，他不能不對英倫本土施用武力。

對英倫本土施用武力途徑之一，是登陸作戰，這在過去有其困難與危險，將來亦然。德軍現在準備的與實行的，是另一種戰略，是空中轟炸與海上封鎖。德軍要在英國能迅速造船供英之前，先毀滅英國殘存的商船，在美國援英可達全能力之前，把英國的海空軍予以大量破壞或殲滅。這樣，德國或可以較小的犧牲，獲得的極致最大的結果；英國毀滅與歐洲戰爭結束。德國這一戰略，如不能成功，則德國就不得不安心應付長期戰爭了，那時候，為確保石油資源，對於近東必將不計成本的予以解決。現在，德國對近東，遂以和平的進行交涉，既合於戰略，又可獲得可能的成果。

因此，近東似不會因土耳其之緊強而爆發戰爭。德國還是近東局勢的主宰。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廿九日

全面和平

對於全面和平有幾句話。歷史往往重演的，時代的進步，未必能把歷史全行抹殺，但至少也要把歷史縮短些。明朝亡國，流賊起於西，李自成是米脂人，張獻忠是延安人，從米脂延安殺起，游擊戰然土鞭遍於全國，等到國力民力精竭得一乾二淨了，滿洲從東入關，流賊也就一乾二淨，正如趙孟頫不食齋，自己也就餓死一樣。如今共匪的黨穴，正在米脂延安一帶，想到這裏，不寒而慄。真個歷史要重演嗎？我們在這時代，就不能努力將他重演的路途縮短嗎？世界上斷斷乎沒有將國力民力任意糟蹋，而國難不亡的，中國今日除了和平反共建國，斷斷乎沒有第二條救亡的路。應站在重慶方面的同胞們，和舊日同志們，撲撲良心，斷斷乎不可悠悠忽忽，將今年的一年又白過了去。

摘錄 汪主席「所望於中華民國三十年者」

多做自己的工作

世界的大風暴中，最容易昏頭昏腦的是弱小國家。遠在東方，中國的輿論界也往往說些不知所云的話。大概一種是同情英美的，恨不得英美一下子把德義扼死。而且也以為一下子果然可以扼死的。另一種是同情德義，把德義的勝利看作就是我們的光榮，在期待疾雷破山後的日月重光，風物清淑。

這裏，一個是正義的問題，一個是自身的利害問題，一個是事實的問題。

就正義來說，汪先生表示過：「中國同情德國之為解除凡爾賽條約的束縛而奮鬥，但亦以此為止。」循此，則我們對於德國之為戰爭禍首的惡證，大可以不必跟英美的宣傳家一樣的義憤填膺。但一到戰爭的發展已超過解除對民族國家的束縛而為再分割世界殖民地與再建世界霸權時，此中曲直，身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左右須受世界霸權的支配者，便沒有一定要表示興趣的義務。

就自身的利害問題來說，首須認識中國在兩大之間聯合縱橫的資格是不夠。當人家覺得可以命令你的時候，你去討好，只是雙重的損失。淪方是一路討好英美的，然而藉口路忽然封鎖了，忽然又開放了，根本不因為你討好不討好。這一層，倒不單是淪方應當明白，凡是中國人都應當明白的，因為和平運動所依據的與抗戰所依據的是同一個中國。

說到事實的問題，這場世界戰爭誰勝誰敗現在來說還太早，因而要投機也還太早。我總覺得人家的風度是比我們的好。同情德義的中國宣傳家，至於不敢說義大利前一時在希臘與東非的失利，然而希特勒在一次演說裏却坦白的說到「義大利戰敗」。同情英美的中國宣傳家以其替蔣介石諱敗為勝的同樣苦心去替邱吉爾辯解，然而邱吉爾報告戰局的演說却要老實得多。至如對於日蘇中立協定，中國方面的宜

傳，不是捧之上天，便是按之入地，反而不及日本人自己的批評來得客觀。世界上的國家，也有與日本友善的，如德義，也有與日本不友善的，如英美，他們對日蘇中立協定的批評雖也夾有毀譽，但均不如中國之過份。中國現在是只有毀譽而無批評，而只知以毀譽討生活者的身份是可哀的。

以上三點，我們希望國內的輿論界知所反省。尤其是和平運動者，應當遵照汪先生的請電，國府還都宣言，與暹那一週年紀念辭，以為宣傳的依據。汪先生所歷次昭示者，為「對於一切友邦，亦本此和平外交之方針，以講信修睦，增進友好關係，」而此種方針，固至今不變。此處須解釋者，僅為我們所希望今後中國對英美的關係並非繼續已往之主從關係，而為代之以友誼的關係，可不是一變變做仇敵。中國現在固然不能用超然的態度去看待世界戰爭，因為你不去惹它，它還是要臨到你頭上來的，許多要想中立而終於不能中立的國家，可以做我們的借鑑；只是中華民族的身份總應當自己知道尊重，不要穿入夾縫中去做丑角；國民政府亦有其既定的外交政策，不要自己把步驟混亂了，尤其不要把中國的立場迷失了。

中國的宣傳家似乎太過於把希望寄托在一種世界主義，不是這一種，就是那一種，這其實是過去所謂民主國家集團陣諸的殘餘心理。處在中國現在的境遇，任何一種世界主義，只有與中國自身要求解放的奮鬥配合來講纔有意義，否則，你所講的只是別人的事。英美勝利或德義勝利，都不能使我們得救，與其化了如許力氣替人家吆喝，不如把這力氣化在自救的工作，倒是可以做出一番事業。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三十日

工人運動之流變

在今日的世界，今日的中國，紀念勞動節是有着特殊的意義的。這次世界戰爭的展開以至於將來的結束，與工人運動有着不可分離的聯繫。人民陣線使工人運動迷失，終至於完全敗北，戰爭乃擺脫了惟一可能的羈勒而爆發。其在中國，人民陣線同樣的招致了國家的災禍，也招致了工人的災禍。如今是，除了美國的工人俾免於那一次普遍的慘敗，尙能保持活動外，全世界連中國在內的工人都落在戰爭的苦楚中。蘇俄的工人，境況也並不較好。可是，這次戰爭並不是人類歷史的最後一頁，將來切斷戰爭的和平來到，工人運動所表演的角色，仍然是可注意的事物中之最可注意的。

從第一個勞動節到現在，工人運動已走過了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一三年，其領導是第二國際，其核心是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其標幟是工潮的濶大上昇，其引起的波浪是俄國一九〇五年的民主革命，與中國一九一一年民族革命。第一次世界戰爭把這個發展打斷了，直到戰爭的後半期纔重新抬頭，走上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作成了俄國的布爾雪維克革命，作成了歐洲各國將近十年的政變，並且引起了中國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革命。到一九二八年，工人運動在世界的陣地上終於遭到了普遍失敗。一九二九年爆發的經濟恐慌就在這種沉寂中渡過了。但從一九三一年西班牙的政變開始，法國，德國，以至於英國的工人運動又漸有生氣，流波所及，印度與埃及的獨立運動也活潑起來。工人運動是這樣的走入了第三個階段。這個階段，在德國稍替上台時遇到了第一個失敗，到法國達拉第內閣

上合而終結。至此，工人乃輾轉陷入戰爭的體制。現在是沉寂。

戰爭可以壓倒工人運動，然而不能消滅。戰爭同時也在助長工人運動。沉寂之後，將如何再抬起頭來，現在雖然還不知道，然而可以知道的是，今後的工人運動必與第三國際脫離；今後的工人運動必與世界和平運動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結合；今後的工人運動將是從另一方面來的決定戰爭結果的重要因素。

若就中國來說，從去年下半年起，工人運動已開始活潑起來，最近兩三個月來上海工潮已成爲可往目的問題。不過現在還停留在經濟的鬥爭，說不上政治的鬥爭。工潮現在還只是通貨膨脹與物價高漲的本能的反應。和平運動者不是要彈壓工潮，而是要解決工潮背後的問題，而是要幫助工人從經濟的鬥爭進入政治的鬥爭，把工人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結合起來，清算抗戰，共謀建築國家的獨立自由的基地，以和平之真正促成和平之統一。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一日

悲壯的法蘭西

法國是在苦難中，然而法國是悲壯的。在德國的壓力之下，被佔領地與非佔領地的產業損害是嚴重的；在英美的壓力之下，海外資金的凍結，與海外貿易的被凍結，同樣嚴重的打擊法國的健康。又有特·戈爾，又有拉伐爾，一個在外面進行分裂運動，一個在內裏醞釀政變。然而法國仍然存在，而且她的存在使戰爭在歐洲的場面，以至於在世界的場面，其程序與角度起了顯著的曲折。法國戰敗後的國際地位，仍然不下於蘇俄，或者僅次於蘇俄。

這不僅因為法國還有她的力量，更因為她知道如何處置自己：停戰而不議和。停戰保持了法國的力量，而不議和則使德國的戰果不能確定，保留剝身的機會。

爲了保持這個原則，法國忍受英國對其海軍的襲擊，忍受美國凍結其資金的宣告，也忍受德軍在佔領地的控制；可是巧妙的拒絕了任何方面來的過份要求。她拒絕交出軍艦，並且抗議英國封鎖她的海上糧食運輸。她把特·戈爾判罪，也把拉伐爾免職。她拒絕再戰，可是拒絕投降。她只是停戰。停戰後的法國仍以其尊嚴的身份與英美保持關係，宣佈不與昔日之戰友爲敵，並以其同等尊嚴的身份與德國進行談判，而沒有在談判中迷失自己。她的觀念很簡單：如果和議不能使她得救，她甯願保持停戰以待可救。

她的停戰，是因為不能停戰；她的不議和，是因為她還可以不議和。保持法國的海軍就是保持法國，而保持法國本土陸地上的最後自由，也就是保持她的海軍的自由。她不能讓她的南部也被德國佔領，以致她的海軍不能不離本國而去。然而，她也不議和。因為法國不單是陸上的國家，而且是海上的國

家。大陸戰爭的某種確定的結局使她不能不停戰，可是海洋的形勢至今仍在不確定之中，這不確定，使她保留了不議和的自由。因為法國不同於羅馬尼亞或南斯拉夫，所以拉伐爾不能當權；也因為法國不同於荷蘭，所以特·戈爾在倫敦不能有動人的活動。

停戰期間法國是在付出鉅大的代價，然而較之繼續戰爭的代價已經是輕微的。如果法國繼續戰爭，也不能就幫同英國得到勝利，至多可以在一個較長的時期保持世界戰局的不確定，而在這周圍形勢的不確定當中保留法國的機會。然而法國所僅能要求的這種不確定，卻由停戰而更安全的保留住了。德軍在佔領地的控制與軍費徵收，較之因為繼續戰爭而使法國本土全部淪陷的損失，較之因為繼續戰爭而每天負擔的鉅額軍費支出，較之因為繼續戰爭而把國家的產業陸續抵押給英國，總算是可以忍受的。至於法國現在所遭受的海上封鎖的痛苦，則繼續抗戰也是不能避免的。

法國的被佔領地至今任其為被佔領地，但亦因此，至今仍然是法國的被佔領地而不就是德國的領土的一部份。達朗雖然幾次到巴黎談判，然而法國的人民與政治家都知道，在這一場世界戰爭結束以前，德國之為戰勝國的身份並沒有確定，而法國的戰敗國的身份也並沒有確定，這時候來談判和議，要找出一個妥協的交點，雙方都很困難的，所以不強求和議。

這種情勢，將來是要變動的，大概到了這一場世界戰爭的後半期，或者就在地中海的海軍決戰之後，法國將被逼放棄中立。這是不幸。但在現階段，法國的應付環境，是無可驚議的。她是勇敢，並且沉着。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二日

糾正十四年來的錯誤

孫先生的遺教，中國革命的完成有待於日本的諒解，十四年前的五三慘案是第一個反面的證明。北伐之役，本來是反英帝國主義運動的擴大；固然也牽涉到日本，但當時我們如果能正確的運用外交，把日本與英國分別看待，因為主要的對象究竟是英國，則北伐的成就當不至僅止於如此。與英國是無可妥協的，但在反英的戰略上與反英的成就上，中國未始不能改善對日關係。不幸中日雙方都沒有明白這一層。北伐剛達到長沙，蔣已與英國妥協，變成反日不反英，此種路線，至甯漢分裂蔣投靠英國後而表面化。於是有了濟南慘案。

這一錯着，並不因為濟南慘案而修正，反而愈走愈遠，以至於爆發這一場中日戰爭。這本來都是可以避免的，只可惜我們不能善於運用華盛頓會議以後的遠東國際形勢。華盛頓會議以後，遠東國際形勢的具體說明是：英日同盟拆散了，英國在遠東的地位已開始下落，可是美國也還不能在這方面有具體的伸張，而日本的行動則有着更多的自由。這三個勢力的牽制所形成的平衡，本來是暫時的，因為這三個勢力的對比不是確定的，而是在變動中。變動的方向雖然不能預測，然而可以知道的是，均衡的破裂，均衡現狀的破裂將是在日本的行動中體現。日本的行動可以有兩個方向，一個是聯絡中國，並與美國呼應，直接壓迫英國從南太平洋退却。日本當時也確曾有過這種南進論。另一個方向是與美國呼應，而以中國為戰場，消滅英國在遠東陸上的勢力，這就是所謂北進論。不幸我們沒有看清楚這種環境，因為我們的處置不妥當，結果把太平洋的形勢分做兩邊，一邊是美國指揮中國，另一邊是美國獻契日本。至此，日本的北進論乃取得壓倒的優勢，而中國則做了鐵砧。

可是，中日戰爭還只是改造華盛頓會議以來的遠東均勢的序文。以前是英美對立，現在變成美日對立，太平洋的形勢還是沒有確定。蔣以前幫英國抗日，現在又幫美國抗日，都是失算。固然，現在在華勢力最大者已是日本而非英國，因而淪方可以這樣說，中國現在的處境和孫先生在神戶演說大亞洲主義時的處境是不不同了；但我們還是應當停戰，還是應當講和。因為，在遠東大陸以及太平洋上之由英日之爭到美日之爭，和在歐洲大陸以及大西洋上之由英德之爭到美德之爭，有共類似，而中國的處境與法國的處境亦有共類似。若說是要運用國際的形勢，講和是一樣的可以運用，至少是停戰之後可以更自由的運用。法國現在就同樣可以運用對英美的外交。若說講和或停戰不能恢復損失，則把這種損失暫時作為懸案，也未始不是一種辦法，因為繼續抗戰頂多也只能把這種損失暫時作為懸案而已。太平洋的局勢正還沒有確定，所以我們正還保留着將來可以公平的解決這種懸案的可能。若說停戰或讓和將非撤退游擊隊不可，這將只是幫助日本安定其佔領地，則我們正可以收復被佔領地的要求來和日本的請求作為交換。然則為什麼一定要繼續抗戰下去？淪方不相信日本的誠意，但總應當相信國際局勢的現實。淪方不是在宣傳日本解決中日戰爭的困難，與日本所受國際形勢的牽制嗎？如果如此，則更應當承認讓和的有利環境，而抗戰則只是把這種有利的環境糟塌了。淪方如果還堅持不讓和，至少也應當承認停戰是有益無損。他們可以看看法國。然而淪方卻在說先撤兵後讓和，這不是對日本沒有誠意，而是對中國的生命運開玩笑。

現在中國還沒有被征服，太平洋的形勢還沒有確定，這也就是說中國還有做法國第二的資格與機會。法國現在很少講親善，如果淪方不明白遠東與歐洲的差別，而堅持對日本的懷疑，也不能因此就否定和議，因為歷史上的和議本來不是一種典型，就算是普法之戰吧，還是應當講和，而且可以讓和的。至少應當先停戰。若說中國與法國不同，法國如果不停戰，本土就會完全淪亡，然而現在日本已放

棄進攻重慶的計劃，所以停戰不停戰結果還是一樣。那麼，我們還須認清，中國在另一方面也有比法國更困難的地方，那就是，法國內部是團結的，而中國則有中共爲其心腹之患。繼續抗戰，即使日本兵不打進來，到頭中國還是會像波蘭一樣被瓜分的。所以法國有不得不停戰的理由，中國也有不得不停戰的理由。

法國止於停戰，而中國則還可以講和，因爲日本在佔領地所遇到的困難，較之德國在佔領地所遇到的困難更大。這裏，我們就站在比法國更有利的地位，可以與日本談判議和條件，這也就是，法國只能暫時放任其被佔領地的現狀，而中國則可以收復其被佔領地的關鍵所在。

蔣之所以執迷不悟，乃是五三慘案以來一貫的對於遠東國際形勢的愚昧，不但對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無理解能力，就是對於一般外交運用也無理解能力。蔣是無足惜的，可是我們不能讓中國滅亡，我們要求即刻全面停戰，進而求全面和議。只有即刻全面停戰可以防止正在發展中的共產黨分裂中國的運動，可以防止中國之走向波蘭的命運。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三日

紀念「五四」

五四運動過去二十二年了，三十歲以下的人已不能瞭然，三十歲以上的人呢，早已脫離學生生活了，有的倒楣，有的發達，心境也各各不同了。倒楣的朋友們不必說，他們已經成了時代的渣滓，年青時候做的事等於一夢。發達了的朋友們是更不願意再提起五四運動。何止五四運動呢，連提起北伐，現在都覺得有點後悔似的，因為他們現在不喜歡有任何驚動。

五四運動出來的劉半農很快就倒轉來笑罵語體文。北伐達到北平，蔣介石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拜訪段執政，究竟咱們還是一家人云。

然而五四運動還是偉大的。它把中國文化提到世界文化的場面上去再估價。也正是這一點，使許多後來的人感覺不愉快，說它打擊了中國文化，並且即刻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條來糾正它。但也仍然有人以為，文化的差別一種是進步與落後的差別，一種是民族間的差別，因為這兩者容易混淆，而且往往故意的被混淆，所以弄到以保持落後為保持民族文化，而體用之說則徒然成爲一種玄語。至於最動人的中國固有道德與東方精神云云，也需要加以攷訂。東方精神並不能幫助我們發揚民族文化，例子是，德國與英法，都是西方精神，但他們的民族意識的界限還是森嚴的。由此可知，我們如果接受西方精神，不見得就迷失了自己，而執着東方精神，不見得就能發現自己。我們要保持民族的道德，也須注意不要變成保持了宗法社會的遺規。

什麼是民族文化呢？就是一個民族求上進的意識形態。爭取國家的統一，爭取國際地位的解放，爭取國內生活的現代化，與這種精神配合的生活方式，就是中國所需要的民族文化。能够保持這個，並且

發揚這個，總不必怕因為歐化而忘記了祖宗。科學是我們一定要提倡的，不但要有運用科學的技能，而且要有科學的人生觀；體與用是分不開的。我們是東方人，可是我們覺得東方人需要反省，不可以看輕物質，看輕物質是會弄到經濟被剝削，領土被宰割，而處之泰然，仍在那裏讀四書五經的。

五四運動之所以偉大，就因為它在這些地方給予了我們可寶貴的啓示。

可惜五四運動當時缺乏健全的領導，幾乎只是一種自發的運動。但亦因此，所以是純潔的，比較後來蔣介石用他的幕僚來領導，比較後來中國共產黨用它的別動隊來領導，卻是要好得萬倍。現在的人們，對於中共的一套是厭倦了，知道非強正過來不可，然而因為找不到補正的角度標準，覺得還是蔣的那一套是正統，這將使中國文化繼續陷於無出路。中共是不滿意五四運動的，覺得不夠「普羅」，蔣氏之徒也不滿意五四運動，覺得靠近「暴動」。可是我們，卻要承認五四運動之進步的意義，並且惋惜五四運動以後的倒退。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四日

紀念「五五」

民國十年五月五日革命政府在廣州成立，後來北伐之役實以此爲其始基。現在國民政府改組遷都，與當時情勢有同有不同，而我們所應注意的，乃是革命的核心應力求其健全，政治的體制應有新的運用。

革命政府成立之時，環境至爲困難，亦至爲複雜，各色軍隊，各色團體，類多一時形勢之結合，初未有堅強一致之信念，故不久有陳炯明之叛變。基於此種經驗，乃有國民黨之改組與國民革命軍之再建。現在我們的處境與責任，較之當時是更爲艱鉅，因而要求健全的革命核心組織亦更爲迫切。

我們要求強化黨的紀律。

強化黨的紀律，並不只是爲了易於叫人服從。像史太林的黨那樣，以擁護與彈壓爲紀律，乃是革命的墮落而非發揚。世界上固然也有一種政黨是以擁護與彈壓爲其本來的任務的，但那是法西斯。把國民黨法西斯化，蔣曾經這樣做過，結果卻是失敗。我們不能再蹈覆轍。

國民黨的紀律應當是，下級要服從上級的命令，上級也要遵守下級的決議。這種紀律，就是要貫徹民主主義的嚴肅性。我們常常說民主集權，這民主集權的解釋，是必須下級有權，上級纔能把衆集中。集權是下級對上級負責，而民主則是上級對下級負責，偏廢其一，便是責任不明，便是沒有紀律。蔣的徒衆，有他們的紀律，但那是官廳的紀律，而不是黨的紀律。

黨的紀律之所以失墜，是因爲黨的下層沒有力量，是因爲脫離了羣衆。革命的政黨是領導羣衆，法西斯黨是利用羣衆的工具，而一個無能的政黨則以羣衆爲應付的對象，時時因爲應付困難而煩惱。中國

現在，因為長期的戰爭破壞招致了社會秩序的瓦解，正在繼續增高的工潮與遍地的農民騷動，都可以證明羣衆對現狀的不滿與尋求新的生活，有如民國十年前後。當時革命政府能够代表羣衆的這種要求，我們現在能不能代表羣衆的這種要求呢。這就在於我們是打算與羣衆結合合作爲奮鬥的主體，還是把羣衆作爲奮鬥的對象！國民政府改組這都不能如同革命政府的成立那樣負起時代的任務，也就在於我們有沒有一個健全的黨。

至於現在的政治體制，原來是根據總理的建國大綱的。只是我們必須認清，這種制度是以與健全的國民黨配合爲前提，纔能發揮它的機能。蔣的時代也是一樣的五院制，然而變了質，這道理在那裏呢？我們不能不想明白。現在有許多人以爲蔣只是錯在無底抗戰，我們和他的分別只在於我們是主張和平，所以國民政府改組還都之後，許多地方還是繼承蔣的辦法。這種觀念實在是要不得。

我們要怎樣纔能發揮五院制的真精神呢？我們一定要從蔣的政治作風解放出來。廣州成立革命政府不過是二十年前的事，國民黨的改組與北伐則不過十幾年前的事，難道我們就如此健忘，至於在思想上輾轉不能解脫蔣的窠臼，無從感覺總理領導我們已經走了一段革命的軌跡了嗎？

我們要肅清蔣介石主義的殘餘，不僅是否定他的無底抗戰而已。只有如此，我們纔能以新的自信開拓新的前途。我們要求強化黨的紀律，樹立革命的核心，而以此爲運用國民政府之槓桿。摹倣別國的這種種種新體制，只能增加我們的空虛。中國的政治本已走過一段革命的歷史，我們爲什麼要如此的感覺空虛呢？我們正有着「真的發展途徑可循。紀念「五五」，就是要我們明白這一層。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五日

近東大戰爆發？

似乎世界人士都被閃電戰與希特勒的武功震懾住了，所以英伊的戰爭，便成爲大家心目中近東大戰爆發的戰爭。事實上却並不如此。

郭培爾會一再說過，德軍的行動。有如鐵錐一樣的準確，但是這也只因德軍行動爲限。受德軍鼓動的許多地方的行動。便不能那樣，伊拉克事變就是一個例子。

在以前我們雖然說過上次歐戰中的英籍勞倫斯，現在已變了國籍，但是我們仍然說伊拉克親德派的政變，時間未免發生得太早了，因爲那時德國軍隊，還未能席捲巴爾幹，北非戰爭還只是牽制戰爭。可是伊拉克親德派竟然早熟的發動了政變。

希特勒大軍囊括巴爾幹之勢已成，土耳其態度已愈益沒有游移的餘地。這時候，德國軍事行動，舊的需要整頓，新的行動尙待外交作先驅，北非的戰爭仍然未能由牽制戰變爲主力戰。英國方面則先下手爲強。一部份軍隊按英伊協定先行登陸，英國人士正對伊拉克新政府表示歡喜的時候，第二批軍隊又要登陸。伊拉克新政府先似退忍耐着等待時機，這次便忍耐不得，遽爾爆發了衝突。衝突未及數日，新首相已先對德義乞援，次請回教同盟會議，終則呼籲兵士節省子彈，狼狽已極。

伊拉克新政府的行動，又是早熟，在他們的戰鬥行將不支之時，德國方面還只是在「注意」這一問題，巴本正慢慢的返歸伊斯坦布，希特勒正在那裏報告他在巴爾幹的戰績，準備以百顆炸彈，回教耶吉爾的任何一顆炸彈。

伊拉克戰爭，未能在德國對近東大舉行動之時作呼應的發動，時機揀過於早了，因此，伊拉克戰爭

能否成爲近東戰爭的序幕，就要看他能否長期支持了。

不過，伊拉克能長期支持下去的機會並不多，伊拉克自身是無此力量，德軍誠然有許多運輸飛機，但是德軍的軍略在當前是否允許希特勒接受還未成熟的果實，以此爲起點而發動近東大戰，確不無疑問。如果德軍不能由土耳其南下，則只是以飛機運輸軍隊，能否達到目的也不無疑問。可是土耳其的態度，現在仍然還是問題。將因伊拉克之戰爭結局，而更成問題。

英國現在的戰略是很顯明的，他準備東由巴斯拉，西由外約旦，迅速的將伊拉克予以解決，既可避免夜長夢多之德軍可能來臨，又可避免油田與輸油管的過度破壞。

目前的形勢，指明德國未必願意現在於伊拉克發動近東戰爭，也似乎沒有力量使伊拉克能作長期的支持，以等待德國軍隊之向近東作鑷鉗式的行動。德軍的目標還在西方。

在不久的將來，伊拉克戰爭將成爲此次歐戰史上的一小段插話；從而近東戰爭的爆發，又要自別處尋求爆發的起點。但是英國能全力控制伊拉克時，近東戰爭形勢，又稍稍有些改動，儘管牠不會有大的變動，這變動有利於英抑有利於德，尙特別的活動出而完成。

時機過早，使伊拉克或將失敗，使伊拉克的行動不能與德國配合，自不能爲德國所喜所助，因此伊拉克本身也就不具備近東大戰的發難人的資格了。德國的勞倫斯，未能按德軍行動時間表，控制伊拉克的動作，造成伊拉克的失敗，從而德軍肢解大英帝國心臟的機會，目前又要失去。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六日

親善之道

中日要親善，是大道理；問題只是如何親善？在兩國的戰爭行為尚未停止的今天來紀念五七，想起二十一條之類的一連串往事，又看看眼前的情形，我們尤其不能不認真的來思索一番。

我總覺得，親善不是基於彼我感情的無間，而基於彼我利害的明辨。中日為仇數十年，再經過這場戰爭，兩國人民的感情是只有更壞，現在要化為親善，當然是不容易，但一半還是因為我們的做法不好，講親善而不知所云，所以日本方面至今還沒有消除輕華侮華的觀念，中國方面也至今還沒有消除仇日排日的觀念。其實事情很簡單明瞭，過去兩國感情上的仇視是由於兩國行動上的仇視而來；今後也只有消除行動上的仇視，纔能消除感情上的仇視。感情往往是事實的結果，不是前提。

現在應當是多多解釋兩國的現實關係，使人民明白利害與取捨，不要像傳教師那樣只在那裏勸人為善，反而引起民衆的反感。中日講和，中國是吃虧的，這裏就要使民衆瞭解為什麼雖然吃虧還是應當和。如果說，日本打中國是為了要中國好，講和，中國不但沒有損失，而且大有所獲，這種話民衆是不容易聽的。和平運動者對於民衆，應當是解釋多於勸導。例如法國的經過是我們的一個參攷。我們應當使民衆知道，中國從局部和平做起比較法國一來就全面停戰，只是中國的遭遇更困難，而不是中國沒有前途，這道理在那裏？法國如果繼續戰爭，本土會全部淪亡，所以要停戰，日本並不能夠也並不算佔領中國全部，但中國還是以停戰為是，這道理又在那裏？法國停戰而不講和，中國講和而未能停戰，法國的做法是對的，而中國的做法也仍然是對的，這道理又在那裏？歐洲戰敗國家在德軍佔領下的命運，我們中國卻是可以解說，這道理又在那裏？諸如此類，一定要使民衆統統明白，在理智的抉擇下作成和

平；更由於和平事實之臻於滿意，兩國人民纔能有感情上的親善。

同文同種不是一個理由，英國和美國就曾經打過仗，而且現在美國的接濟英國事實上乃是接收英國。東亞新秩序與共存共榮則是一個目標。要走向這個目標，有一條崎嶇的路。現在我們的工作不在乎天天描繪這個目標，而在乎多做這條道路的量與清除工作，要注意在這條路上走去的中日兩國人民，應當怎樣安排隊伍。中日兩國人民應當是攜手前進，或者中國人跟在日本人的後頭都還可以，但總不可以是日本人騎在中國人的背上。這不是空洞的原則，而是要作為中日具體關係的據點。

中日人民與和平運動者不滿意於和平現象，這是好的現象，但光是不滿意，而很少人能够嚴正的提出問題，嚴正的要求解決，這卻是不好的現象。照中日兩國的利害來說，和平運動成功的前提是存在的；所以還沒有做好，這個責任是雙方的，而我們又比日本人遠更迴避問題。有許多事情果然是爭不回来的嗎？不然，還是因為我們應爭不爭。

我揆嘆中日人民現在的隔膜比從前還更甚。從前是做仇敵，而私人間往往有真誠的友誼，孫先生的日本朋友不必說，即如一些普通的中國人與日本人吧，他們相見，雖然不一定能做朋友，卻是坦白的，表示出中日兩國人民的本然。現在則只是說些禮貌上的話，一來就融洽，其實是還沒有融洽。這裏，倒還是日本人比我們誠實些；日本人的要求已經使我們明白，但我們的滿意程度，日本人至今還是不容易明白，這個責任是要由我們來負的。因為我們不夠爽直。應當如同兩個堂堂的男子相見，開誠佈公，就事論事。親善是生於相敬，尤其是生於相知。我們應當使日本人知道，我們要求和平，是因為我們要求祖國的獨立自由，並且應當把這種獨立自由的要求翻譯成現實的中日問題，提出意見，爭持都可以；只有這樣，纔能作成彼此的諒解，並且由諒解進於友誼，變成親善。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七日

當前日本的外交

超出最初「一石二鳥」的希望，居然有「一石五鳥」的效果。日蘇中立協定（用松岡語）以後，除了泰越協定與日越商務經濟協定，日本的外交，就呈現一種坐而官的狀態，並且這一種坐而官的情形，又表示日本國內對於當前的外交重心，也還多少有些異議。

解決中國事變與調整對美邦交，雖然是兩件事，不過「事」至今日，已然混成了一件，日本許多評論家，都側重於調整對美邦交以解決中日事變，不是沒有理由的。

近幾年來的外交，日本已失掉兩次機會。

德蘇互不侵犯協定與歐戰之爆發，雖使日本有調整對英美邦交的行動，但是日本在華對英之壓迫，僅使英國縮回手去，而未能使英國更接近日本，未能使英國作現實的考慮，至關什麼權益與門戶開放問題。

法國潰敗之際，日本有兩點失着。第一，他未能趁機去奪取英國的新加坡，也未能利用英國之急躁與美國之焦灼來調整英美邦交，結束中日事變，反之，他取得德國的諒解向法越擴張。

三國同盟，可以是日本調整英美邦交的工具，也可以是日本對美開戰的工具。日蘇中立協定也是一樣。怎樣來運用兩者，則要看日本究竟是以求和或是以戰來應付國際局面。

松岡凱旋之後，本來一般人都覺得日本的作戰空氣，應當濃厚一些，但是相反的，調整對美邦交的言論，松岡逆美的報道，接連而來，松岡要求羅斯福與赫爾遊日的意思，也非正式的提出。

事實證明日本目前已在和戰的邊緣。最緊張時的思索，往往有顧慮最週到的建議。日本評論家如伊

蘇，武藤諸人的意見，很可代表一部有識日人的慎重態度。

依我們來看，日本的外交重心，現在已發展到應是日美關係的調整，中日事變只是附隸在日美關係上。調整日美關係，如僅以解決中日事變為目的，則日美關係之調整或不免還有波折，反之，日美一般關係調整成功，中日事變，或許會相隨的解決，這不是感情上願否的問題，而是事實上的問題。

在日本決定外交方向之前，我們覺得有幾點日本應當仔細的考慮到。

第一：德軍陸等侯義軍進入雅典城，但德國的勝利，不就是義大利的勝利。同樣德國的勝利與制霸，不會因三國同盟一紙條約而成爲日本的勝利。日本即令不惜鉅大犧牲，但對德國仍然最多不過是協助。德國即令能東吞近東，但是希特勒能否照亞歷山大的路線，或反乎成吉思汗的路線而東下亞洲，仍是問題，並且即令希特勒征服了南亞，這也不等於日本征服南亞。根據世界的德國，對於日本民族與霸權，又將如何？舊秩序的勢力均衡已毀棄，日本如何生存於這無均衡的世界中？

第二：三國同盟誠然是日本外交的軸心，誠然規定締約國都有相互義務，歐洲與遠東戰爭也誠然有其有機的關係，但是歐洲與遠東的戰爭，仍是兩個戰爭。歐洲德國的勝利仍只是德國的勝利。日本在對美作戰之前，應考慮到全勝，全敗，與僵持的結局。全勝，或是日本所望，全敗自非日本所喜，但是僵持對日本也未必有利。

日本應知道，英國即令在近東，北非，地中海失敗而退出，但在歐洲，英倫仍可變成一空前的堡壘而與德國相持，英國因爲有美加之資源與生產之支持，所以可以作僵持的戰爭。太平洋上如陷於僵持，日本的環境或難與英倫相比擬。太平洋的戰爭將相對的減輕日軍在中國的比重，因而也就不免要減低日本能利用滿洲與中國資源的可能。

當前日本的外交動向，首先要先決定完採和或戰的方策，方能予以決定的。在決定和戰的時候，日本

應注意上述二點。

如果更調整對美邦交，則在美國在地中海岌岌可危，美國注視歐洲之時，未始非日本的好機會（用野村語）。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八日

和平運動之真義

汪主席於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在青島接見中外記者，發表談話，對於和平運動，有以下幾點見解：

其一，和平運動，乃是從東亞大局着想，確有見於中日兩國非和平不能共存共榮，並非以戰敗之故，避難苟安也。

其二，和平運動乃中日兩國百年大計，應從共存共榮之見地，深植其基礎，並非求一時之喘息也。

其三，和平運動乃是從一種主義，一種信仰出發，確有見於中日兩國，戰爭則兩敗俱傷，和平則共存共榮，故不避艱難，不惜犧牲以赴之，並非出於權謀術數之觀念也。

德國的戰略被撓動

繼巴爾幹之後，德國的目標將是近東，抑是直布羅陀，至今仍待改訂。或者希特勒的打算是向西，而結果卻走向了東，因為伊拉克戰事攪動了德國的戰略。

向西的打算，與其說是爲了展開戰線，毋寧是爲了強化作戰主體。德國在歐洲大陸作扇形的軍事展開已有可驚的成績，但至今只是德國單槍匹馬的戰鬥，一切力量都以柏林爲中心而向四面八方放射。戰爭的規模如果更擴大，戰線如果更延長，只靠德國本身是否能舉得起這個重量，這便成了問題。義大利至今不能發揮其威力，法國的力量至今不能被德國利用，而與日本聯合行動目前又未覺得一種方式。至於蘇聯，雖在德蘇協定之外又有日蘇協定，她的向背還是沒有確定。如果德國只知把戰局擴大，而不能及時調整戰爭力量的主體，前途是可慮的。

進攻直布羅陀，目的不在乎爭此一海峽，而在乎藉此可以改善義大利在地中海的地位，使之成爲德國的真正幫手，並且使法國成爲比較義大利還更有價值的德國的幫手。把德義法三國如此的做成一個戰爭力量的主體，纔可以把戰線再推遠而不至於外強中乾。日來遠期正僕僕於巴黎維希間，且有主張對德妥協之說，此固未可迷信，但德國之意趣則於此可見。法國如果參加軸心，不僅影響地中海的場面，且將直接引起太平洋上的戰爭，因法國的海外殖民地其時將被英國攻擊，而日本將勢難坐視。故法國於此不能不慎重，何況美國最近頻頻對法國表示好意，又何況德國沒有發現新的方式可以壓迫法國就範。德國現在所能研究者，僅爲是否可以佔領直布羅陀而無須法國之協助？以及是否佔領直布羅陀即能封鎖地中海而把法國關在裏邊，以致法國非加入軸心不可？如果要假道法國纔能到達直布羅陀，又如果佔領直

布羅陀而仍不能解決地中海海軍，則佔領直布羅陀的戰略將被迫放棄，而改向近東發展。

伊拉克的反英戰爭與回教徒的反英運動，阿拉伯與敘利亞的不穩形勢，都不能等待德國從容再建其戰爭機構與外交的修正工作。伊拉克如果被英國壓倒，整個近東將一時的被英國所平定，德國將來再要在這方面策動便不容易。而且英國如果能够鎮伏回教徒的反英運動，土耳其的態度也將受到影響。所以伊拉克的舉動雖然早熟，德國卻不能竭力追趕，與之配合。德國現正繼續佔領愛琴海希臘的島嶼與英國的塞拉拉斯島。後者如果到手，則土耳其與英國勢力的聯接便被切斷，土耳其將被關在裏邊，有如瑞典，而對德國的假道要求屈伏。現在德國駐巴黎代表與達朗的談判，假道敘利亞進兵，當爲其主題之一。可是英國軍隊正步步進迫伊拉克，德國的動作是否來得及呢？土耳其的調停伊拉克戰事，當爲德國所歡迎，因爲藉此可以希望緩兵，但主要的還是要看德國派遣空軍支持伊拉克能否使伊拉克戰事稽延時日？

伊拉克戰事只要能够稽延時日，近東戰爭的嚴重性便將超乎一般人的預料。美國是把近東戰爭看得比直布羅陀更緊要的，因爲近東如果被切斷，蘇聯的態度將決定，日本的態度將決定，美國將非以太平洋的安全爲己任不可。史汀生之主張護航與諾克斯的贊助護航，其着眼均在於近東戰爭。所以，只要伊拉克的戰事能稽延時間，美國將有可能即在近東的戰場上參戰。

希特勒的打算是向西，然而事實將驅使他向東，這不但有關近東戰爭的如何展開，而且有關將來在世界戰場上德國的最後命運。德國或許可以在近東戰場上勝利，但因戰爭自身軌道的繼續吸引，將使希特勒沒有回到西歐調整戰爭主體的機會，以致義大利仍久久不能發揮其威力，法國仍久久保持其不確定的地位，這於德國將是一個戰略上的遺憾。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九日

中國人民心目中之德國在歐洲的措施

老老實實的說，中國人民對於德國現在在歐洲的措施之難於表示同情，並不亞於我們對英美之在世界各處的行動，儘管我們注意戰事之發展。

理由是很簡單的。這是由於民族主義的覺醒，也可以說是由於我們的地主農民思想。三十年來，我們作民族獨立運動，努力擺脫次殖民地的地位。現在我們國土之中，正有戰爭狀態存在，一部份土地，還有日本軍隊駐紮或作戰。因為我們不希望中國境內的現行狀態成爲永久的，並且我們也努力去撤消這種現狀，所以我們難對於歐洲的戰事注意，但對於現在德國在歐洲的政治經濟措施，甚至軍事發展，我們也無從表示同情。我們祇能對捷、波、丹、挪、荷、比、法等國人民一掬同情之淚，因爲中國人與他們，都是「天涯淪落人」。至於政府的政策，又是另一件事，人民的基本同情心，有時是與政府政策無關的。

「我的餐門」，雖然在中國不是一本流行甚廣的書，但是於各外國文版以外，中國也有過三種譯本，中國知識份子中更有不少讀過的。書中對於有色人種的評價，似乎難於得到民族主義意識正強的中國人的心悅誠服。近兩年來的戰爭，無論德國提出何等生存領域，或是軍事的理由，但是一般中國人民對於這些並不關心，我們的處境，限定了我們可對之表示同情心的領域。

在過去，中國人民對德國並不這樣。

交還遠東半島一舉，德國在中國人中的印象，第一次改觀。瓦德西之統領騎軍，對中國並沒有增加壞印象。上次歐戰的結局，使中國人對德國有新的同情。

對於戰後德國的審判，中國人所表示的同情，可以孫中山先生主張中德蘇聯盟一事作為證明。中國人雖然也是對德宣戰之一國，但是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正同情德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同時德國軍事顧問之助中國建設軍隊，德國工業家之援助中國工業化，更是中德兩國友誼的象徵。

陶德曼調停中日戰事在中國人民心中引起很好的印象，現在正不必計及他何以出而調停。

在歐洲，德國由擴軍到進兵萊因，解決薩爾，合併奧大利與蘇合德，中國人民始終是無條件的同情德國，因為我們認為凡爾賽條約對德不公平，德國民族主義應以此種解決來予以滿足。

但是自從德國把捷克變為兩個保護省為起點，中國人民的同情心，就不是常在德國方面，而附有若干條件，有一定限度了。

歐戰爆發後德國一切措施，除羅馬尼亞領土處理以外，有許多是難使中國人民對德國表示無條件的贊同的，自然德軍組織之優越，東西南北之卓越戰績，使我們欽佩，德國舉國上下之作戰決心，使我們景仰。

中國「當前」的苦境，使中國人民對於德國在歐洲之一切的評價，特別注意到德國「現在」對於戰禍所及諸國的經濟統制，與政治管理等等措施。人類生活是現實的，則對於事物的判斷自然也要偏於現實。德國方面的軍事理由與現實理由，既難使歐洲人民全然忽視現在而純粹企待將來的新秩序，中國人民對德國的判斷，也自難超出這一規範。

中國與德國，往昔既無怨恨，近年更無爭執。中國人現在的處境，使中國人民對德國現在在歐陸的措施，易有敏感的評價，我們不關心軍事事的理由，我們也不懂僥倖於歐洲將來的新秩序，有如我們不注意英美對於戰後的世界建設計劃與現時的作戰理由一樣。

中國國土上有外國軍隊駐屯與其附隨的一切，使中國人民之地主農民思想與民族主義限定了中國

人民所能對德國表示同情的限度，這是坦白的老實話。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十日

中心勢力

今日的世界，是拚命的世界，而今日的中國，又正在危險存亡業於一髮的時候，既需要一種同心協力的精神，更需要一種能適合此精神運用此精神的政治制度，以一個主義為中心勢力，而聯合各黨各派以共同負荷責任，我認爲是比較最合理的。這種原理，總理孫先生在民權主義裏，早已指示我們，我們應該認定方針，猛向前進，既不可貽民元二年假民主的覆轍，尤不可聽重慶方面黑暗面裝之胡說繼續存在。

摘錄 汪主席「民權主義前途之展望」。

重心在清鄉工作

和平運動的目的，在復興中國，建立獨立自由的中國，但是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全面和平之實現，不能待於淪方之覺悟，而全恃吾人之堅毅的努力。

這一努力，在當前就是清鄉工作。

清鄉工作是和平運動的主幹。對外要做到日本軍隊的撤退，對內要確立以汪先生為惟一領袖之民族中心勢力，都只有從清鄉工作做起。

戰禍所及之區域，已成爲人間地獄。我們要努力肅清這一區域中的一切有害於人民的新舊惡勢力。游擊隊，共產黨，土匪，必須剷除淨盡。歷史殘渣的土豪劣紳，在戰時與特殊勢力作不正當連結的新式土豪劣紳，所以，清鄉工作不僅是維持秩序而已，並且使吏治澄清。

從清鄉的區域做起，我們還要使日本軍隊及一切非正常之機關撤退。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這種區域，本來是在游擊隊手中，我們在這些地方完成清鄉工作，就是在這些地方辦到了停戰。前年七月汪先生任廣州的廣播演講，在非淪陷區停戰，日本軍隊依照約言，決不觸及該地之軍事政治與經濟主權。所以清鄉區域決不會有日本軍隊與非正常機關之蹤跡，是毫無疑義的。但這還不能說是撤兵，因爲這些地方本來沒有日本兵。所謂撤兵者，是在游擊區域附近的日本駐軍，因爲游擊區域經過清鄉工作而變成和平區域之後，可以撤退。我們說抗戰不能使日本撤兵，和平可以使日本撤兵，又說從局部撤兵做起，清鄉工作就是辦法。

經過清鄉工作，我們方能有一片乾淨土地，可供人民安居。沒有游擊隊，共產黨，土匪，土豪劣紳與

貪官污吏，也沒有日本兵，並且撤消現時阻滯物資流通之統制，如此，我們方造成了人民還鄉運動，與上海游資內流運動的環境。

清鄉工作絕不以改善現狀，或恢復原狀為滿足。現狀隨時要改善，原狀永不能恢復。清鄉工作之確立社會秩序與地方治安本身並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只是復興中國，建設三民主義國家的第一手段。治安秩序確立以後，我們即擬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方面，作積極的推進。清鄉工作所到的地方，我們只有一個黨，就是國民黨，只有一個主義，就是三民主義，只有一個領袖，就是汪先生。在這種理論的認識與行動的體系之下，我們要身體力行的來救濟人民，推行保甲組織，改善並管理物資流通機構，建設新的縣政與稅制，而以此復興農村經濟，並因農業經濟之復興而使都市復活。

我們決心在和平區域內，建設強化的，合理的黨政軍一元組織。而清鄉委員會之組織與行動就是一個模範，因為它不是官僚機關，而是切切實實的行動機關，它的意志是齊一的，它的紀律是嚴明的。清鄉委員會是在全國惟一的領袖汪先生的直接指導之下，凡是合理的，必需的辦法，說得到，也就一定做得到。就這點來說，清鄉工作又是具有政治制度的革命的偉大意義的。

現在清鄉工作已在開始，不久將可以實際行動，從一地方入手以次及於全國，而以此完成全面和平，建設中國，復興中國，這是我們的目標，也是我們的決心，並且也是我們的行動步驟。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十二日

近東問題的內延與外延

英伊衝突只是近東問題開展的一個序幕，至於整個近東問題的趨向以及其歸結，我們應該從幾方面加以觀察。在目前無論是英國克服了伊拉克，或是伊拉克能够有力地把這戰爭拖延下去，近東問題之要求解決，總之是嚴肅的被提了出來了。

現在我們應該加以注意的，其一是回教民族的解放要求。近東一帶在過去大都是舊土耳其帝國的領土，而由以英法帝國主義的東進，遂使回教民族變成支離破碎的狀態，而處於英法的長期宰制之下。這當然不是回教民族所甘心的，是以他們關於解放運動的醞釀，以及獨立回教國的建立，早已在準備之中。而此時法國已失敗，英國在歐洲的戰爭也著著失敗，這當然是英法控制近東力量最微弱的期間，也就是回教民族實現解放的最適當的時機。因此英國將在近東遭遇的，不僅是與德國以武力相搏戰，同時還有應付回教民族解放要求的困難。

其次，目前仍保持中立地位的蘇土，其對於近東的態度也極可注意。土其其是今日唯一的回教獨立國，其對於回教民族的解放要求，不僅是同情，而且予以支持的。將來回教民族解放運動成功後，或建立一新的回教國，甚或竟併入土耳其，均為有利於土國。至於蘇聯，素有以近東為她的勢力範圍的氣概，而認為是一條南進的大路，不願他人在這方面加以染指。假若德國為促使蘇聯參戰的緣故，不惜付以重大代價，舉近東甚至印度以讓蘇，則蘇聯態度的如何決定也大可注意。

其三，美國為阻止日本南進，而不惜於一戰，其所要保全的地方。是新嘉坡，荷印，菲律賓，以及澳洲等地，假若近東以及印度落入他人之手，一旦軸心艦隊出地中海，而以近東與印度為基地，更與日

本海軍的南進相呼應，則新滿洲一帶將陷入夾擊之中，在戰爭形勢上大為不利。同時地中海以西為英海軍的警戒地帶，地中海以東為美海軍的警戒地帶，這也是極自然而且是應有的劃分，而近東則在地中海之東，果真美國重視歐洲戰爭，而要選擇適當時機正式參戰，也許近東戰事擴大後，就是美國參戰的時機了！

其四，德國的態度依據最近的動態，也許要強逼蘇聯共同合作，以解決近東問題，德蘇合作實現，近東問題更將加速的愈激化，自在意料中，據最近的傳聞，蘇士固已表示對於近東問題的注意，而德軍且傳已在敘里亞登陸，而向伊拉克進發了。或者希特勒與史太林之間已經有了什麼瞭解？

總之，近東問題是有充分的複雜性，也許可以引起更擴大的世界戰爭，這雖不是我們所願見，可是事態的演變，正指明各方面都按自己的希望，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實力，來有利於己的處理近東問題。事態的發展，有可能使阿拉伯民族獨立問題，被世界戰爭的洶湧湮沒，而世界各大交戰國也各自湮沒在近東的搏戰中。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十三日

我們的抗議與決心

我們嚴重抗議公共租界巡捕襲擊吳雲甫夫人，殺傷衛士司機之荒暴行為，並嚴重警告公共租界當局應負此不幸事件之一切責任。

吳夫人之衛士，當時曾出示手槍照會，執行檢查之巡捕，已明知車中主人係國民政府警政部專員吳雲甫先生之眷屬，此在一般體統上，尤其在租界當局與市政府所成立之種種諒解上，即應尊重對方之身份，而該捕等竟蓄意留難，逼令繳槍，這乃是惡意的侮辱與挑釁。前此，國民政府高級官吏在同一地點，曾屢遭類似之侮辱與挑釁，我們正抱歉並懷疑公共租界當局之措施，今則我們已無須懷疑與懷疑，而不能不承認公共租界當局已自毀其尋求諒解之經過，且明白敵視其所在地之主人矣！此其一。

當該捕等逼令繳槍時，吳夫人告以途中需槍保護，且該槍係工部局發給，如必須繳出，可同去工部局交涉。此種要求，自極合理，乃竟遭該捕等拒絕，蓋公共租界之巡捕通常有一種觀念，以為渠等固有權隨意虐待，戲弄，並敲詐在其範圍內之正當人士，私和，私了，而無須對工部局負責；但我們於此指出，工部局仍應對其所屬巡捕之一切不法行為負責！此其二。

因該捕等拒絕同去工部局，如此相持半小時之後，來一西捕，經其他巡捕與之說明經過，且又久久審視手槍照會之後，竟用手槍對準衛士，逼令繳槍，吳夫人方欲有言，該西捕已開槍一響，衛士負傷後，採取自衛行動，拔槍還擊一響，仆西捕於地，已亦因傷重倒在車內。於是所有在該處之巡捕用手提機關槍掃射，吳夫人之坐車中彈三十三粒，司機跳出車外奔避，亦被西捕後備隊員開步槍擊倒，並流彈殺傷路人多名，而吳夫人則僅以身免。夫以一普通汽車，共乘坐者為一婦女，并衛士司機不過三人，且

已明白其身份，理應放行而留難，可以同去工部局而不去，必不得已尚可以呈請主管機關用外交方式辦理而竟當場格殺勿論，明知其無抵抗能力而竟用所有之武器，手槍，手提機關槍與步槍一齊轟擊，這就是歐美人對待中國人的態度！這就是公共租界巡捕所受的訓練與施為！此其三。

當司機已中彈倒地的時候，巡捕仍捉其頭撞地不已，以為快意。其後救護車來，將受傷之西捕載去，而對於重傷之衛士與司機則置之不顧，對於吳夫人是否受傷亦略不存問。吳夫人要求送受傷之衛士司機去醫院，而已則去工部局，均遭拒絕，且在巡捕之包圍中禁止行動，如此者又半小時，以供渠等欣賞渠等所造成之偉業。此種草菅人命與獸性的殘暴行為，實使全世界文明人士為之震驚。其後某律師乘車過此，渠係認識吳夫人者，見之趨前存問，竟被巡捕毆打仆地，仆地之後還要毆打一個痛快，這機拘送捕房當作土匪關在鐵柵子裏。為什麼？因為巡捕們殘殺人命的餘興未了！因為這些被殘殺者都是半殖民地之中國公民！此其四。

肇事之後，當天的晚報在公共租界當局的授意或默許之下，刊登消息，盡歪曲嘲笑的能事，稱吳夫人之坐車為「怪汽車」，衛士僅一人而稱為「保鏢等」，出示手槍照會而稱為「拒絕檢查」，是西捕先開槍，而稱為「該保鏢等開槍拒捕」。凡此種種，我們不能不認為公共租界當局於草菅人命之後，尚欲繼續製造更嚴重之後果！此其五。

然而我們有我們的辦法。現在我們在這裏提出：

- 公共租界當局向被難者道歉。
- 將所有參預此不幸事件之巡捕解交警政部分別首從依法懲處。
- 賠償並撫卹此不幸事件之被犧牲者。
- 保證以後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

⑤取締所有惡意玩弄此不幸事件之新聞紙。
我們要求公共租界當局作迅速切實而滿意的答覆。公共租界當局如果以為有錢即可以為暴為亂，草菅人命，則我們的鎗將用於止暴弭亂，保障人命！公共租界當局如果不能執行我們提出的要求，則我們將以我們的力量執行之！現在我們是等候答覆。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十四日

清鄉工作的要點

清鄉的最大意義，不是消滅的肅清匪共，而是積極的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清鄉工作者第一點要有革命的精神，達到艱難困苦的時候，便將革命的精神提高起來，克服一切。我們需要樂觀，需要純潔的勇氣，需要緊張，需要毅力，這是我们本來面目，也是我們有長力量的不二法門。第二點是建設的精神，要救一鄉，不可忘記救一國，要救一國，不可忘記救東亞，我們只有不斷的努力於建設，不斷的要求進步，如果存了消極的心事，則和平與清鄉，都全然失望空談了。

摘錄 汪委員長在清委會駐蘇辦事處訓詞

德副元首赫斯出走

德副元首赫斯於上星期六突然單獨飛往英國。此事的確實內幕，及其將來影響，都有待於事實之證明。但是此一事件之重要與奇特，在這一兩日中已然由各國表現明白。

德國方面先認爲赫斯失事，次宣布赫斯有神經病，正努力消滅此事對於國內國外的影響。希特勒在事先禁止赫斯乘飛機，事後更逮捕赫斯之副官，大約赫斯出走之可能，或久爲希特勒所洞悉，而赫斯之出走又惹起希特勒之憤怒。再者，希特勒禁赫斯乘飛機，而赫斯終於取得戰鬥機，加足五小時用之汽油，且本人攜帶亦分像片與藥物，着飛行人員服裝，可見赫斯之出走，是有週密的計劃。

英國方面，情報大臣特夫古柏稱此事爲「極佳時機之極佳事件」，可見英國有若干意外之喜悅。在東地中海戰事僵持，大西洋船隻損失日增，英倫轟炸慘酷之時，對於赫斯之突然來臨，英國自不能不懷有若干企望，而以之爲宣傳材料，對抗德國的炸彈，砲彈與魚雷！

義大利與日本兩國對於此事也都感到突兀。

綜合現有情報及過去史跡來看，我們覺得此事有三方面的解釋。

第一：赫斯之出走，當非神經失常的行動。國社黨公報所云之「赫斯深切瞭解希特勒之和平建議，渠誤信藉個人之犧牲，可以阻止不列顛帝國毀滅之發展」之說，果屬正確，則可證明赫斯對希特勒繼續對英作戰之見解，持有異議。

據「我的奮鬥」一書，希特勒概論德國外交政策時，曾指出德國外交路線有兩條：一是海洋與貿易政策，取此政策，則德國必須和蘇戰；一是大陸與殖民政策，取此政策則德國必須和英戰。上次歐

戰之前，德既欲戰英，又未和蘇，故爾失敗。希特勒登台之始，採和英敵蘇政策，及至戰事行將爆發，則改採和蘇戰英政策。現在歐洲戰爭除在外線發展以外，對於英國海權之戰爭尚在進行之中，勢將陷於長期戰爭。赫斯或已見及德國擊潰英海權尚須激烈搏鬥，且英海權被擊潰之後，德國暫時亦不能奪英國地位而代之，以推行貿易政策，而不得不仍受英美之遠洋封鎖，因此而與希特勒繼續對英作戰之主張相左。

無論如何，赫斯此次之出走，將給予世人以德國國內對於將來作戰方向之意見尙未能一致之印象，殆爲不可免。

第二：赫斯之出走，將給與歐洲許多國家以心理的影響。這一影響，未必能使德國外交成就有若何重大變動，但將使各國在心理上之迷惑未消所以前，對於與德國作任何肯定的談判之行動有所遲疑。

第三：赫斯對於作戰方向雖持有異議，但終於不得不探出走之途，可見希特勒對於國內仍有控制力量。事實上，德國軍隊自戰爭以來戰無不勝，國人對於軍事不至於悲觀。國民生活並不比戰前更壞，民氣亦未至沮喪。歐洲的經濟改編，正在德國軍事控制之下積極進行。德國軍事之發展，雖未必能一舉而作結束戰爭之戰，但目前正饒有可發揮之處。德國早日擊敗英國，亦非無機會。因此，赫斯之出走，既不能證明希特勒控制力趨於衰弱，也不足以代表德國民衆反戰或厭戰之態度。

總之，赫斯之出走，不足以證實英國方面之樂觀信念，不能指示德國國內業已有何等分裂之醜態與發展。但是德國方面也不能過份看低了這一事件對於德國國民的作戰決心的影響，更不能低估了牠對於德國目前的外交活動的阻礙，儘管就遠大方面看來，這些阻礙不會是嚴重的。

赫斯出走對於歐洲戰爭的可能影響，在將來可由事實來證明，英國的樂觀是太早！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十五日

本多大使之言

日本駐華大使本多返國述職，於十三日在京都招待記者團發表談話，其言至爲懇切，且具有遠大而堅實之政治見解，我們很是感佩。

本多大使說明「日本承認國民政府決非一時之謀略，進言之，倘一方面承認國府，同時又有與此背道而馳之言行，結果必毫無所獲」。這一說法，真足以澄清中日雙方對於和平運動之觀念。尤其在日本方面，頗有若干人士就和平運動之現狀立論，以爲仍須準備在中國作五年以上之戰爭，又說和平政策之意義在於它是過渡的政權。這種說法乃是由於對中日事變之認識不足，並且由於對日本自身處境之認識不足，他們是被現狀壓倒而缺乏改造現狀的勇氣。本多大使之言，證明其對汪先生之以局部和平斯致全面和平之路線具有深刻瞭解，知道中日問題決非任何權謀所能解決，日本非尊重中國，無以成立諒解之前提。而非強化國民政府則無以體現其對中國之尊重。日本輕華侮華之觀念，已因戰爭的教訓而糾正，但至今仍有一種錯誤的觀念，即不能把握中國之本體何在。日本方面頗有人以爲蔣介石是不可輕侮的，卻不知道不可輕侮的不是蔣介石而是中國，又頗有人知道了中國是不可輕侮的，卻不知道尊重國民政府即所以尊重中國。這種觀念之混亂，可以日本對和平運動之認識落於貧乏，而其結果則如本多大使所言，於日本爲「毫無所獲」。本多以其大使的地位指出這一點，的確是很有價值的。

和平運動之現狀一般人往往歸咎於戰爭行為之繼續存在。本多大使對此亦有極警闢之糾正言論，指出雖在戰爭行為尚繼續存在之今日，「將治安工作交與華方」，並「盡量緩和統制」，仍應列入當前的工作課題。這一點實是十分重要。因爲和平運動本來應當是做出許多工作以促成全面停戰，以促成撤

兵，不是要等停戰撤兵之後纔來工作。日本方面如果不認識這一點，即無以表現其和平誠意，中國方面如果不認識這一點，即爲自甘於做傀儡。本多大使之言種種而有條理，具體指出和平運動走向其終極目標之行程，較之有等人之只知玩弄辭令，談親善，談合作，談共存共榮，談東亞新秩序而一無內容，徒滋聽者之疑懼與反感者，要光明正大得多。本多大使之言，使我們聽了感到親切。

本多大使提到清鄉工作，提到中央儲備銀行，提到經濟統制。關於這三者，我們曾幾次表示過意見，這裏需要約略說一說的是：關於清鄉工作由中國軍警與日軍合作進行一節，其指揮權力應屬於中國方面，而且日軍與中國軍警不能混編。若干地方可以參照歐戰時聯軍之相互關係，而大體上則應參照太平天國之役戈登與白禮文受李鴻章節制之故事。可以有日籍參謀團，但其權限不能超過日往在軍事委員會服務之德義參謀團。關於治安恢復後將治安工作交與華方一層，不僅日軍與其附屬機關須從該區域撤退，而且須從毗連該區域之地帶撤退。凡是清鄉工作所到的地方，全部撤廢現行之物業搬出入許可制度，而由國民政府依照中國自身之需要並顧及日軍之便利，另定經濟統制辦法，由中國政府自己來執行。關於中央儲備銀行，日軍用票現時雖未能取消，但須改善與新法幣之關係。此改善之關鍵，不在於日軍用票本身，而在於中儲銀行之逐步接收物業輸出入的任務，華興銀行之機能須重新規定，華中振興公司之機能亦須重新規定。

還聽本多大使之言，我們深信日本方面必能竭誠協助我們貫徹上述之要求，全面和平循此可以早日實現。本多大使且鄭重勸告其國人：「決不容有任何日人藉中日合辦之美名，謀不正當利益之行為，現地軍官民應知一舉手一投足，均足以影響民心，」此尤爲本多大使就其在華考察所得，覺中日親善之障礙，責任是雙方的，本此認識而發之至言。

我們對本多大使的談話表示好意，我們認爲本多大使的談話與我們奮鬥的路線一致。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十六日

大戰前的外交

歐洲戰爭的每一段落，都有外交活動作先驅。

巴爾幹戰爭結束，利比亞戰爭優待，大西洋封鎖戰加劇，英倫的普遍轟炸又將告一段落之際，德國的外交觸鬚，正四出活動。赫斯之出走，果如德國最近所傳之「並非有背祖國而出走」，英國報紙之所恐懼，則也可說是一種特式的外交。

現在德國的外交，是向歐陸，近東與日本三方面分頭活動的。至於外交活動的重心，則要根據德國的戰略方向來予以衡量的。

依據國際社羅馬消息，「軸心當局預料今後一星期或三星期內，軸心國將有若干大舉動以鞏固歐洲，控制近東，並在南太平洋配置軸心兵力，設立堡壘，以拒美國之干涉。」更據該社報告，軸心國的行動步驟，是先與蘇聯交涉糧食與煤油之供給，次進攻蘇聯，再次進攻直布羅陀，最後進駐法領達卡與西班牙之卡薩布蘭加，以進行海戰。

該電所傳各點果為正確，則軸心國當前的戰略，可以說將先經營近東，攫取資源，再向東要求日本發動，向西趕出地中海之英海軍，再與英美作長期的海戰。

這一推測，關於西班牙一點，是相當可信的。過去據倫敦消息希特勒與佛朗哥會晤之時，佛朗哥即提出意見，表示如德國攻下蘇聯，西班牙即在西地中海發動。嗣後因德西交涉頻繁，西班牙武裝坦吉爾，遂使倫敦有西班牙態度已有變更的謠言。不過，事實上佛朗哥確正好整以暇的整頓國內軍政組織。目前德國方面，也否認德軍會有假道西國的要求。因此，說直布羅陀的命運，或在蘇聯士運河解決之

次，是有理由的，外交活動，也證實這一點。

與軍事行動相關的外交活動，現在表面上的重心，是德法談判。談判已獲致的成果，是法淪陷區之開放與縮小，佔領軍供給費減少，俘虜釋放等等。不過這是枝節；主要的問題，還是法國對於歐洲戰爭的態度。對於這一點，目前的消息，是紛歧的。一說是法國已準備與英美作戰，一說則表示法國雖決心參與歐洲之改造，但是法海軍之使用與本國及殖民地的根據地之使用，則並無決定的義務。貝當演詞之德法合作「俾法國能克復前此之戰敗，使法國在歐洲及其殖民地之地位，得以不墜」云云，或即指後者而言。

法國對於軸心的軍事供獻是海軍，地理的供給，在近東是敘利亞，在地中海是本部與非洲諸港，在大西洋是達卡港。法德談判，將來結果如何，尙是問題，可是英國已準備轟炸敘利亞，並且大兵也集中於法屬西非的邊疆，美國更對法國伸出外交的魔手。

德法與德西的外交，依據國際社的推斷，還是準備目前之第二步戰爭的。準備第一步戰爭的，是德蘇土之交涉。

伊拉克問題，只是德國之油田，與進攻蘇彝士之立足點的問題。敘利亞法當局是否肯予德國授伊與進攻運河以便宜，敘利亞地理是否有資格予德以這種便利，似尙是問題。如敘利亞無此價值，則德國即不能不轉向土國。巴本問土之後，據說德土交涉之主題尙是經濟的與文化的，但是德軍十五師集中於多瑙河下游，並在聚集結實，即不必盡如土國所傳是準備對蘇要素的，也或有對土的重大意義在內。土耳其現在是無力，似乎也無志阻止德國的發展。同時，史太林最近的行動，不承認南，比，擄使館，承認伊拉克與攻擊英國，以及將黑海船隻租與德國，都表明史太林如非在目的對德拖延時間拒不迅定關係，即早已與德國商有定議，担任供給德國以所需的石油與食糧，並且自己已準備出而取得一份土地。美國

與蘇的談判，或許難有結果。

總之，目前作大戰準備的外交活動已行加劇，德國如不擬逕向大西洋發展而單獨與英美作戰，則爲資源，爲擴大戰爭，牽引日蘇加入戰團，而向近東發展是相當可能的。以此，目前的外交重心或將移在這裏，蘇德大使之返任，或即其證明。

在這外交戰中，英國已無爲力，只有美國還出而支持，但是結果，也頗有問題。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十七日

此次之和平運動，不徒欲消弭目前之戰爭而已，必深求戰爭之原因，摒除過去之癥結，重新建立將來之正軌，使中日兩國得向於共存共榮之大道而攜手前進，中日兩國爲東亞之柱石，兩國相安，則東亞和平，得所保障，而世界和平，亦於已奠定其基礎。

摘錄「和平宣言」

問題的提出與解答

和平運動有許多現實問題急迫要求解決，例如：怎樣可以強化中央政府的地位？怎樣可以澄清地方的吏治？怎樣可以做到農民選鄉？怎樣可以做到游資內移？怎樣可以使得政府的政令乃至於一個普通老百姓的通行不再受到日軍的制約？諸如此類的問題，可以演繹成無數條，不過可以歸納做建立中心勢力，確保地方秩序，與實現局部擴兵這三個問題。這三個問題的解決，就現階段來說是有通過清鄉工作。反之，也只有認定這三個問題的解決為其任務，清鄉工作纔能有它的廣大的內容與一貫的行動體系，而不單是剿辦土匪而已。

建立中心勢力，是要做到黨政軍一元化，必須把所有的黨派融解於國民黨之內，所有的政治機關消除官僚主義而活潑的工作，所有的武力在全國惟一的領袖的指導之下正確的動作。必須這樣子把中華民族求生存獨立的意旨與行動打鍊成一個堅強的核子，一個巋然的體系。這裏的手段就是清鄉。清鄉委員會的組織與行動，就是黨政軍一元化的體現。在清鄉工作的範圍內，除了國民黨沒有別的黨，除了三民主義沒有別的主義，除了汪先生沒有別的領袖。在清鄉工作的範圍內，凡有關於政治，外交，經濟，文化，以及軍事的問題，都由清鄉委員會直接解決，可以知照有關係的機關，協同辦理，但必解脫一切機關主義的隔閡與延擱。清鄉工作並且以行動給予所有武裝力量以新的訓練與編配，使其步伐齊一，紀律嚴明，而以此完成建軍之使命。

確保地方秩序，是要做到地方上没有游擊隊，土匪，也沒有土豪劣紳與貪官污吏。而且要做到地方上只有中國自己的統治，沒有日本勢力的干預。清鄉工作所到之處，凡是物資流通的障礙與人口移動的

障礙，一概予以廢止。糧食得以自由流通，資本得以自由流通，而保甲制度與農村合作制度，可以實施。

治安確立，是實現局部撤兵的前提。我們只要把江南區的游擊隊肅清，我們即可以收開京滬鐵路，只要把江北區的游擊隊肅清，我們即可以收開津浦路之南段，只要把皖贛鄂一帶的游擊隊肅清，我們即可以開放長江航路。而日軍則除若干重要聯絡給養的兵站以外，均須一律撤退。這不是理想，而是實實在在可以做到的。因為這裏除了我們自己能確立治安之外，尚有國際形勢作爲前提，德法關係是一個例子。自去年下半年以來，日軍在佔領區之措施，大抵倣效德國。但德國之措施，固因時因地而不同，對付波蘭荷蘭等是一套，對付法國又是一套，而對付法國，現在又和前一時期不同。現在德國準備交還巴黎，放棄大部份既成事實，而以法國協力建設歐洲新秩序爲條件。現在日本所處國際地位與德國有其類似之處，尋求與國之誠意乃基於實際之需要，而中國之於日本，則又和法國之於德國，在程度上是接近的。我們可以徵信現在日本要求全面和平之迫切，與迅即實施局部撤兵之誠意，並不下於我們。最近本多大使返國述職，在京都發表極有價值之談話後，且與外相陸相作重大之商議，我們證以遠東形勢之動態與日本所處地位，認爲中日關係最近將有一新的變動，即日本將以更寬大之態度對待中國，因爲除此以外日本實無其他方法可以解決中日事變。與此種時機相應，我們的努力即爲清鄉工作。汪先生的說話：「我們幹，就有自由，不幹，就沒有自由，」和運同志與國人均應聽取。現在我們的幹法就是積極展開清鄉工作。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十九日

促進行政效率

去年還都以來，不久就聽到公務員中有一謠語是「坐以待斃」。那時總以為是還都不久，百端待舉之時的現象。但是在還都周年之後，這一謠語仍然繼續流行，不過這時又加上原來的正文「坐以待斃」了。

這兩種現象根本要不得，這是政治上的污點與致命傷。在和建工作正在勵進之際，這兩句口號仍然掛在許多公務員嘴上，不能不說是令人痛心的事。

推原「坐以待斃」之由來，不外由於一。無公可辦，二。不能辦公，三。工作不適宜。無論怎樣說，這三種原因，都是應當早日予以消滅的。

我們深信政府對於公務人員之「坐以待斃」的現象，業已洞及，或已籌有對策。就一般而言，我們覺得要使和建工作能够長足進步，一日千里，必需首先除去此習。據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的成語，我們覺得對於下列各點，政府似應予以適當的考慮與研討：

一。廢枝機關與清閑機關之合併與調整。政治機關之設立，本在辦事。際此非常之時，爲處置事務之方便。提高效率。集中權段及節省開支起見，應一方面參酌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各國政治制度與中國「目前」的需要，「變」「通」的來把現在的政治機構，予以調整，把若干「目前」不甚需要的機關或廢枝機關，分別的予以「暫時的」縮小或合併，甚或逕直撤消，俟需要時再行增設。這樣，可以使公務人員與事務及權限都行集中，辦事便利，效率可以增加，並且實無勞費，在另一方面，亦可自中央龐大機關中解放若干人材以應付當前驚人的機關或地方機關。

二。公務人員應予以積極考試與重新分配。各機關不能辦公的濫年充數者流，既有玷於官階，復有害於吏治。這一現象雖不敢言其必有，但亦不能斷言其必無。為增進政府機關的朝氣與效率，公務人員似應積極予以考試，量才錄用，量才分用，以使公務人員個個能負責，能辦事，肯負責，肯辦事。然後更濟之以賞罰，黜陟，以觀其前途。

三。中央與地方，現在正是兩相反的。中央惠入多而地方惠入少，但是政治不能長此頭重腳輕。為使地方行政機構健全，遜清時代及近中各國之中央與地方公務人員之互相調運的制度，似應重予研討，以便培植行政幹員。

這幾種方策，或者僅係整頓行政機構的許多方法中的一部份。不過，這種方策如能見諸實行，則事得其主，人得其所，材得其用，或者還不失為改正公務人員「坐以待斃」的惡現象的辦法。

至於「坐以待斃」的口號及其後果，更令人寒心。物價高漲，已為戰前十倍，而公務人員的薪俸，仍為戰前水準。於是，甘自斃者，得履從公，半陰半陽，生機不多，辦公何從？不甘自斃者，非設法求兼差，即努力取津貼，長文字者多寫稿，工賈運者跑市場，精神分散，注意力他屬，次求共有效率的工作，實不可得。至於材力健全，因公務人員薪俸微薄，而對於行政機構，予以厭履者，亦不敢言其必無。

因薪俸之微薄與物價之高漲，我們已聽到重慶方面有大學教授棄職開麵包店，作銀行茶房，汽車運糧大隊長甘作司機，中學教員以拉黃包車為副業之悽慘故事。重慶是不必提了，現在和平陣營中尚無此現象，似足自慰，但是對於許多不甘「坐以待斃」諸人的弊端，確時有所聞。為求吏治之澄清，行政效率之增進，能幹人員之搜羅，我們覺得公務人員最低生活之保證，與待遇之適當提高，政府亦當妥籌兼顧辦法。

「坐以待斃」與「坐以待斃」，是目前中國政治上兩點大統轄。我們斷然的相信政府必早已籌有對策，不過我們仍然誠懇的希望與要求政府早日實行，俾使行政效率，得以增進，和建工作能一日千里的前進。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念日

強化國民政府

同時爲要迅速解決事變，而和第三國妥協，這也是絕對不可的。在現實的現狀下，不但沒有和第三國妥協的餘地，而且也決不因此就能將事變解決。萬一有了如此的思想，可以說是中了重慶擾亂工作的詭計。因此，事變的解決，除在強化這南京的政府外，則別無他法。至其強化方法，是不能用地域的分割，而必須採用和平全面化的方式。

摘錄 今中大應中日事變的處理方針

關美國調停中日戰爭說

美國調停中日戰爭之說，是不能成爲事實的。

這傳說是怎樣來的呢？東京與華盛頓同樣的事出有因，其理報之所載，在華盛頓比較在東京還更引起注意。其實也極簡單明瞭。我們只消把這條新聞與前幾天羅斯福總統讀實法國的新聞合起來看，就可以懂得美國何以忽作此想；再把這條新聞與本多大使返國述職期間日本重新考慮對華政策的新聞合起來看，又可以懂得日本何以忽作此想。

德法談判這幾天正在急轉直下，海軍問題雖然沒有發表，但德軍已得假道敘利亞之許可是事實，英法空軍在敘利亞已發生戰亂行爲是事實，美國口岸若干艘法國運糧船已被扣留，也是事實。而法國建議由美國調停歐戰，尤可見法國已感覺局勢現狀之發展將使法國不能避免再參戰的命運。美國的對策如何呢？她倒不是怕的法國將在近東戰場上增強德國的力量，卻是在打算怎樣可以更安全地奪取法國的海外殖民地。華頓盛的神士已公然說出來要奪取達卡。自然這要奪取法國在中太平洋的羣島，以及印度南端與紅海岸的法屬地，即使不觸及越南。奪取達卡與西印度羣島不關日本的事，但奪取太平洋上的法屬地，日本是要預預的。

美國是在促成法國參戰，以造成奪取其屬地的理由。美國要接收英國的海軍根據地，也要接收法國的海軍根據地；接收前者是通過合作，接收後者是乾脆擄奪。只是美國要穩住日本，以方便其擄奪。這種機會是最近纔發現的，所以這一次美國調停中日戰爭，也是基於一種新的打算。美國現在並不看重歐洲大陸，而看重重大西洋，自然她也可以放棄對於亞洲大陸的執着，如果她能得到太平洋。民主黨議員湯

赫斯的對於調停中日戰爭的意見是一種傳統的舊的意見，其實，美國對中國問題上的讓步將完全以日本在太平洋上的讓步為標準，華盛頓會議以來美國以中國的獨立為其太平洋均勢的支點之一的觀念，已因第二次世界戰爭形勢的最近發展而有重大的改變了。只要條件相當，美國現在未嘗不可出賣中國。

這種買賣能否成功，關鍵在於日本。日本歡迎美國調停，可是不願意放棄海洋。日本可以停止軍事上的南進為交換條件，但這不是說日本可以容許美國在太平洋上為所欲為。在調停還沒有開始，美國還沒有表示其對於太平洋的見解之前，光是說調停中日戰爭，日本自然願意試一試。隨着本多大使的返國述職，在日本國內正引起對華政策的新的批判，在醞釀一種新的變動。一部份人以爲非強化國民政府不能得到全面和平；而另一部份人則又從灰燼中檢出熄滅已久的希望，以爲倘若對華能夠作成和議，便可以一了百了。這種混亂而矛盾的觀念雜然並呈，發生在醞釀對華政策的大變動之際，本來是不足爲怪的。所以這時候日本對於在蘇聯與美國刊載的調停傳說，也不是沒有興趣。只是這種興趣，在一與美國接談之後，甚或還沒有和美國接談，明白了美國之以中國交換太平洋的心事，就會突然幻滅的。因爲從形勢的各方面看來，日本沒有可能依照美國的願望，放棄對德義的同盟不算，還要放棄太平洋，而以此獲得美國的幫助，而這種幫助又不過是停止中日戰爭，仍然不能解決戰爭停止後的中國問題。

日本的願望，爲從美國獲得借款開發中國，而在太平洋與美國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之意義，則爲以西太平洋爲日本的勢力範圍，而以東太平洋爲美國的勢力範圍。這不是美國所能答應。美國所能答應者僅爲幫助日本作成全面停戰，乃至於全面議和，而停戰議和之後的問題則由日本自己去負責處理，談不上借款。在太平洋上，美國之要求則爲日本在現在的界線停止，而且以此爲美國幫助日本作成全面停戰與和議的交換條件。這在日本看來是不合算。所以這種買賣是做不成功。

我們的見解是，日本終將覺悟除了強化國民政府，由國民政府自己來統一並安定中國之外，沒有其

他辦法。至於太平洋的問題，現在還無從發現有以外交手段解決的可能。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念一日

援助與干涉

日本既然屬望中國分担東亞安定與和平的責任，則不可不使中國能充分發揮其能力，以期能够分担此責任。日本是東亞先進國，對於後進國的援助，是日本應有的責任，可是援助與干涉是有極大分別的。援助是培養其能力之發達，干涉則是摧殘其能力之發達。日本如果採取干涉主義，不但不能發達中國，自顧的觀察日本一致分担東亞安定與和平的責任，並且會驅使中國與日本分離，甚至背道而馳，日本如屬望中國分担東亞安定與和平的責任，則屬於這一點必須注意。

摘錄 汪主席「共同前進」

克里特島與近東戰爭

邱吉爾宣佈廿日德兵一千五百人，乘滑翔機，降落傘與運兵機分別在克里特島登陸。據說英軍已能控到局勢。不過德國消息則只承認克里特島上有空戰，而未言及有傘兵登陸。

這一消息，不應忽視。因為這事果屬正確，則牠有下列的意義：

一。傘兵作戰效力的證明。過去荷比法境戰爭，傘兵功效由新聞記者大加描寫，希臘之戰，英國撤兵時也大受傘兵之擾亂。利比亞境內德義軍隊之反攻，初時也頗使世人注意到空中運輸的效力。現在伊拉克戰爭，空中運輸軍隊的可能，更為延長擴大戰爭的前提。

荷比法境與希臘境內的傘兵活動，都是與陸上作戰配合的，因此傘兵是否有獨立作戰的能力，尙無證明。至於利比亞境內德義軍隊之突然反攻勝利，到現在止並未證明空中運輸可代替海上運輸，反之，更加證實了海上運輸尙是不能缺少的，不過也證明在空軍保護下，商船隊避免被攻的可能與實效。

現在，伊拉克戰爭正將蔓延，依恃傘兵與空中運輸之處正多，德國於此時機又在克里特島作試驗，自更有其意義。

我們應把克里特島作為一個小型的英倫三島看待。如果德軍能不靠海上運輸而專以空中運輸軍隊在克里特支持作戰，並獲得勝利，則傘兵與空中運輸的效力，即可得到證明，從而對於將來德國進攻英倫本土的作戰與伊拉克戰爭，便應有新的認識。德軍此次如果失敗，則我們一方面應重新估計上項作戰的可能，在另一方面，對於伊拉克現在德義援助之下的可能戰爭發展，也不能不有另一種推論。

二。我們應就地中海周圍戰爭的發展來評估克里特之戰的價值，同時，也應注意到克里特島在東地

中海戰爭的地位。

利比亞與埃及邊疆上的戰爭，兩方都在旅進旅退，兩方都是宣傳對方缺少飲水。英國的海空軍現在積極的被利比亞港灣設備，空軍基地，並襲擊海陸運輸部隊。華氏百幾十度的熱度，或將迫使兩方對於戰爭作另一處置，而仍然無法可以打破歷史上的紀錄。

阿比西尼亞境內義軍大部之投降，使英國的埃及解去後顧之憂，精神上與兵力上或者都有些援助，從而對於利比亞與伊拉克作戰亦可有新約部署。

伊拉克戰爭，現在仍無開展。空中運來的少數德義援助，即令再繼續若干時日，似仍難使落伍的伊拉克軍備，瞬即近代化。同時，英軍前哨現正距報達三十五哩，在短期內戰爭的發展歸趨，也頗足惹人注意。至於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云云，價值亦未容過份重視。大部份阿拉伯人是在英人控制之下。法屬敘利亞過去之壓制阿拉伯人，程度又遠甚於英人。法人敢否放任何阿伯民族主義之發展，尙是問題。

蘇聯對伊樹立外交關係，但是中間還隔著一個土耳其，土耳其對俄關係且不說，土耳其現在確已封鎖了土伊邊疆。

在利亞戰爭膠著，阿比西尼亞結束，伊拉克戰爭前途仍極渺茫之時，德軍發動克里特島之戰，或者就是表示德國現在還不能迅速的推進銷擊蘇聯士的戰爭，而不得不設法爭取那由希臘到埃及的中站與愛琴海及東地中海門戶的克里特島，似改變近東的海上局勢，這一戰爭的重要，是不容忽視的。

可是在英國方面，克里特，索倫，亞歷山大與塞浦魯斯正是英國在東地中海的等邊四邊形陣地的四角。英國對於克里特之必須拚命保持，已有邱吉爾表示得明明白白。

克里特戰爭如不能獲勝，德國或不能不改變現時作戰方案，利比亞戰爭自然還要積極發展，伊拉克戰爭也將不能純以空中運輸與宣傳來支持，法屬敘利亞即令能對美作戰，局面還沒有多大變化。德國如

果要使伊拉克能長期支持，甚或能獲致勝利，仍然不能不出於假道土耳其的一途，這樣，德土，蘇聯的交涉，還有待於發展，並且蘇聯的切實態度，也須有所表明。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

建國興亞

日本輿論，大體上都盼望中國能有愛國者有出來擔任和平運動，這是重視中國民族意識之表示，我們十分歡迎。但是沒有一小部份愛國中國，不應只知愛國，應知興亞尤大於建國。我想答覆道，日本人如不愛日本能愛東亞嗎？然則中國人如不愛中國，又安能愛東亞？至於中國人呢？應該記着孟子所說，不要「自暴自棄」，尤應該記着韓文公所說，不要成爲一個「怠者不能修而忌者是入修」的人。那麼於前拒拒深之後，同心協力，必能將建國興亞兩重責任，担負起來。

摘錄 汪主席「和平運動之前途」

建軍的途徑

我們當前最艱鉅的工作是建軍與造產，這是困難也得幹，因為非此無以建國。我們相信和平可以救國，就得相信建軍與造產一定幹得通。

這裏且專說建軍。建軍工作繫於日本之誠意協助，更繫於中國的決心與知道如何努力。

中國建軍，日本照理沒有什麼不放心的地方。以前固曾有過冀東保安隊殘殺日本人的不幸事件，其後淪陷區的某種軍隊也有攜械逃走，加入抗戰，散而為游擊隊的這一類使日方引為遺憾的事件。不過日方也明白知道，這是因為那時候中日兩國還沒有講和。現在日本根據近衛聲明對付中國，國民政府亦已解脫對英美與蘇俄之依賴，中國因日本的幫助而增強力量，這力量不會用以抗日，其保證即在於日本之尊重中國，與中國所處之內外形勢。

中國建軍，在物質上，在技術上，都需要日本的幫助。物質方面，可以有兩個辦法，其一。把原來是中國的東西，戰敗而落入日本手中的，如同兵艦，軍械，飛機場，及兵工廠等等，無條件的交還中國。事實上，日本已自動的交還我們好幾隻兵艦，這是我們很感謝的。我們希望日方貫徹此種誠意，繼續把從中國得到的武器與武器設備全部交還我們，不說別的，光是步槍一項即可以配足五十萬人。這於日本損失不多，因為這些東西運去日本，大都是銻化作鋼鐵原料而已。其二，日本拿她的武器賣給我們，並且幫助我們建設兵工廠，而以借款的方式來辦理。

技術方面，我們歡迎日本軍事專家做我們的顧問，如同我們過去歡迎德義軍事顧問一樣。但其性質，是出於中日兩國的友誼，而不是出於何種約束，中國的軍權不因此而有所牽損傷，是第一義。

有了日本的幫助，我們更要自己有信心，並且知道如何努力。記者的意見有下列幾點：

①軍隊的編制要實事求是。現在我們有好幾個方面軍，有許多師，應當按照其實際之人數與武器配備，加以改編，甚至不惜名義上的縮小，而事實上擴充。現在中國的情形是和上次戰敗的德國不同。當時是德國爲要避免協約國的髮忌，所以把正規軍縮得很小，現在日本對於中國並沒有這種髮忌，並且幫助我們多成立軍隊，這是日本的誠意，可是我們總不要把起軍當作面子上的事情，應當注意軍隊的質要配得上軍隊的量。

②有些軍隊是在國府改組遷都以前，並且是在中日和平方案以前成立的，當時因爲中日關係還沒有確定，所以這些軍隊和日方的關係有許多地方不是正常，需要改正而至今還沒有改正的，我們切不可聽爲既成事實或予以歧視，應當由軍榮會統籌辦理，務使凡屬於國民政府的軍隊，對日關係統一而純正，根據中日和平的約束，中國軍隊除對外與日本一致外，不應有任何足以損害中國軍權自主之措施，如果我們不和日本交涉，那是我們自己缺乏和平誠意。

③應當着重成立模範警察與編練民團。這是爲了適應當前的任務與環境。當前的任務是確立地方治安，在這上頭，模範警察與民團是具有與正規軍同等的效用。當前的環境是武器與軍事人材的缺乏，成立模範警察與編練民團較之建設正規軍，無論在武器的配備上，人材的培養上，都輕而易舉。民團過去在江西廣西曾行之有效，現在我們着手清鄉工作，對此尤應有大規模的設計與實施。

④糾正過去對海軍的觀念。過去中國是與日本爲敵，建設海軍的對象是日本，小的等於完全沒有用，大的又化不起本錢，所以有人竟主張除緝私輪外完全廢止海軍。現在的情形不同。從現在起，中日已化敵爲友，我們建設海軍，小有小的用處，大有大的用處，而且未來的大海軍也非現在就從小處做起不可，有如前人所說，「三年之病求七年之艾，苟爲不善，則愁身不得。」

建軍工作須分別緩急，攷覈虛實，就其全行程來說，應爲繼其後者而進之，而就每一個階段來說，則應爲重點主義的。現在籌備進行的清鄉工作，也就是建軍的中心工作，因爲清鄉委員會將要動員所有的各種武裝隊伍，不論是陸軍，是空軍，是海軍，是警察，是特工，都在一個整然的體系之下動作，而在這種動作當中，可以攷覈每一個部門的虛實，並分別緩急，加以改正與增強，而且，也只有隨著清鄉工作之進展，纔能恰當的把握民團的意義，並發現編練民團的實際方式與程序。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念三日

我日本之真實希望，不在滅亡中國，而在中國之興隆；不在征服中國，而在與中國協力。日本所欲者，是與自覺爲東洋人的中國國民相携手，以建設真實安定的東亞天地。實際上，像日本這樣認識中國之民族的熱情，感覺中國有完成獨立國家的必要者，再也沒有的。

摘錄 近衛首相廣播

中日和平的正軌

昨天本報譯載日本泰晤士報的評論「日本對華政策」，是一篇極有價值的文章。這篇文章，像風雨表一般準確的反映了日本最近的政情。在此以前，我們早經指出日本國內正從事於對華政策的再檢討，本多大使在京都的演說正面的證明了這一點，美國調停中日戰爭的傳說又反面的證明了這一點。其他如同本多大使與松岡外相，東條座相，及川海相，近衛首相的商談，即就其不完全的消息來看，也可以想像日本國內關於對華政策的多種不同的見解，正在互相交換，並且漸趨接近，漸趨一致，而泰晤士報的論文則正是這種一致的反映。所以最近這幾個禮拜，實在可以說是近衛聲明發表以來的一個重要關頭。

和平運動開始到現在，日本對華政策可以分做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近衛聲明發表到去年五月，在這期間，只有原則，而具體的政策卻還沒有確定，雖然已經有了和平方案，並且國民政府也已經改組遷都。第二個階段是從去年六月起到這次本多大使返國途截止，在這期間，日本的措施，諸如華北對中國其他部份的貿易限制，以及華中的物資流通限制，很使中國人感覺不安。日本的加入德義同盟，更幾於淹沒了中日和約的簽訂的比重。這大概是因為日本受了德國在歐洲佔領區的措施的感應的緣故。第三個階段是從這次本多大使返國途職開始。日本明白已往的和平原則是對，已往的政策卻有許多地方不對，並且在尋求新的純正的政策了。這一則因為從去年六月以來日本在華的措施的結算促起了日本朝野的深刻反省；二則因為日蘇簽訂中立協定以來軸心國對世界的抱負與美國的反響，加以最近法國行將參加軸心這一形勢所可能在太平洋上引起的嚴重後果，即美國將不惜因搶救法國在這方面的屬地而與日本發生衝突的當前危機，又使日本不得不重新考慮中日戰爭長期拖延的重負；三則因為德國最近對待法

國變得很寬大，德國的這種把對法政策與共世界政策配合的聰明舉動，引起了日本的興趣，並且給予日本以極好的參攷，日本非去盤據謀，不能有真正的和平，即不能結束中日戰爭，從泰晤士報的論文，可以看出日本朝野的此種新的認識與決心。我們於此，表示甚深之欽佩與欣慰。

泰晤士報開頭就指出「中國市場之穩定，祇有在中國由一極強有力之中央政府統制時方可實現。」過去持此見解的幣原，雖與見解完全相反的田中同歸失敗，但日本朝野今已明白幣原的見解沒有錯，所以失敗，只是因為當時中國是在英國勢力的支配之下。經過這場中日戰爭，改組運都的國民政府已與英國的傳統關係切斷，沒有辦法再恢復。如果過去英國幫助中國中央政府強化是聰明的做法，則今後日本的聰明做法也只有是幫助中國中央政府強化。我們當然感激此種幫助，只是要指出像過去英國那樣以幫助為支配的手段，在今日的環境將不能成功。中日兩國，說做朋友，就該老老實實的做朋友。

固然，今日以前，日本也說支持國民政府，可是，有如泰晤士報所說：「有疑問的一點是，日本的支持是否常按正確的方向實行。」其中的緣故，是因為日本方面還有許多脫離的觀念，該報於此特別指出「有一小部份人認為應保持廣大面積上的和平與秩序，以使日本工商業達到必需的環境」，亦即在佔領區人為的延長戰時狀態，在軍管理之下嚴厲統制中國經濟，而以此樹立日本對中國的經濟支配權。今年二月，日本議會赤字預算委員會中有人主張在華建築普通而永久的兵營，亦即由於此種觀念而來。然而此種觀念，該報認為「即就工業自身而言，亦成問題，因以軍隊駐屯來維持和平環境，須有極大的費用。」不但須有極大的費用，在商業的算盤上都不值得，而且此種人為的延長中日事變現狀的做法，乃是和日本當前的國際環境極不調和的。

該報於是主張日本目前就應當開始局部撤兵，以擴大國民政府的統治區域。因為，即使在全而和平尚未實現的今日，還是「很顯然的，在事變未減至某種程度之前，適於秩序生活的環境是難以出現的。」

此種消極戰略自將不遲疑的要求日本在華軍隊之配備採取急劇的改變。」這種改變就是局部撤兵。這於日本也有好處，因為「縮短戰線，可使戰團減少。」而就日本所希望的強化國民政府來說，則更顯然的，國民政府與日本軍的兩重統治權力並存的現狀，必須徹底改造，因為國民政府必須能够毫無遺憾的統治和平區，纔能進一步統治全中國，這裏於關鍵就在日本援助國民政府，而不干涉國民政府。

該報之贅語為：「如無合作的中國人民，則合作的中國是不可能得到的。而除非有充份的良好理由，中國人民的合作也不能出現，強制手段，絕對無用。」日本朝野有此認識，實為中日兩國前途之福。因為如今我們正須承認一個事實，即中國人民在和平區被日本人打了一記耳光，比較在火線上被日本人用槍炮轟死，更是損傷中日間的感情。而中國人民的產業在和平區依然不能收回，比較在火線上，被日本人的炮火毀壞，也更是損傷中日間的感情。因為人之心理，總是朋友的欺侮比較敵人的打擊還更難受。所以我們要極沉痛的告訴日本人，應當注意，不要讓戰爭還沒有破壞乾淨的中日人民的感情，倒因為和平得不像樣而被破壞得乾乾淨淨了。誠如泰晤士報之所言，我們實不勝對中日兩國和好前途之慶祝。

泰晤士報於其結論中說：「日本對華政策已達到一新的階段，」又說：「這目標已達到前所未有的清晰程度。」我們欽佩日本朝野的此種新的認識與決心，我們願與日本根據地的這種新的認識與決心而來的解決事變的新方針，攜手合作；因為所要解決的是中日事變，而非片面的中國事變，所以責任是雙方的，努力也是雙方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廿五日

鞭其後者而進之

我們要有改造現狀的勇氣，便首先要有敢於正視現狀的勇氣。論理，受着這樣長期的事變的慘酷教訓，中日雙方總應當懂得以嚴肅的態度來處理問題了，可是我們要自責，我們總在那裏迴避問題。

問題果然是迴避得了的嗎？和約雖已簽訂，現狀卻仍舊。有人可以這樣說：慷慨激昂的人們只是因為沒有鑽進實際工作，所以不知道其中的步驟與艱難。當然，民衆是沒有參預政治的實際工作，可是有他們的實際生活。他們確實不能瞭解這種人所訴說的步驟與艱難。事情是明明白白的，不能把現狀的一切責任都歸之於全面和平的尙未到來。全面和平是局部和平的擴大，可是現在，即使是局部的，果真做到了雙方的和平相處嗎？

在這上頭，我們倒是佩服日本人，因為日本人比我們更認真。當我們還在辯護「步驟」的時候，日本人卻已由反省而明白承認和平的步驟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在本報介紹過本多大使在京都的演說，並且介紹過前幾天日本泰晤士報的評論「日本對華政策」，這裏我們再介紹馬澤逸雄的文章「東亞人的槍口應該向外」。他在這篇文章裏指出：中國目前雖然分成兩個，「抗日的中國」與「親日的中國」，但要注意的是一個巨大的事實，即中國社會的存在。他說：要是忽略了這一點，「在A—C線上（抗日的中國）不用說了，在B—C全線上（包括親日的中國在內）兩國間的對立也會有全面地深刻化起來的可能。」他承認：「在日軍佔領區域以內的當地民衆，動輒有和日軍對立的傾向。」他解釋這原因並且警告道：日本將校們對於士兵的勸導，「結果總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而一般日本人在中國，「徒然無益地埋頭於撈取並統制戰中所見到的財物。他們所用的方法和手段，使對這些財物和資

深持有密切關係的中國民衆，將來不會有和日本離心離德的可能嗎？」

馬淵達雄做過很久的日本在華派遣軍報道部長，調任回國，如今在軍的方面佔的地位比以前更重。讀他的論文，我們只有慚愧。慚愧些什麼？第一件，日本倒還不那么藐視中國，我們自己卻把中國看得已經沒有辦法了；第二件，日本倒還知道反省，我們卻只知道辯護；第三件，事變的現狀對於日本將只是失敗，對於中國卻將是滅亡，日本尚且不甘心失敗，所以在作改正現狀的努力，而我們卻只在替現狀辯護，難道真的我們竟如此自暴自棄，至於甘心亡國嗎？

我們平常總是可恥地約制自己，以至於不敢正視現實，有歌頌而沒有檢討，說是恐怕友邦誤會，恐怕損害政府的威信，恐怕被滄方利用作反宣傳。這種心理必須徹底糾正，因為和平運動本來只是對國家負責任，日本人對日本帝國負責，中國人對中華民國負責，要這樣纔成立兩個合作的單位。我們不能避諱誤會，只能消釋誤會。至於政府的威信，只有求之於和平運動的嚴正，而且我們也須知道，中國人民在我們的宣傳與滄方的宣傳之外，還有他們自己的判斷，這判斷的根據便是他們的現實生活。

我們有什麼顧忌呢？做救亡的工作，是要愈來愈愈好。所謂「披髮擗冠」而救之，這「披髮擗冠」就是說不要裝做紳士。

不幸的是，中國現在只有輿情，而沒有輿論，因此我們也只好多拿日本人的輿論做我們的鏡子。這裏便再引用另一位日本的一段文字。這一段文字載在東洋經濟第一九三七號，一原有常寫的。他說：「到了南京，不知道南京在那裏。汪先生的住宅除了是一座文化的住宅之外，還有何物？而我們的總司令部則屹立如山！」一原有常的態度是荒謬，他不但不能認識中國，而且也不認識日本。他所讚揚的現狀如今正成了日本朝野有識之士在重新檢討，並且要求改正的對象。只是我們中國人，尤其是我們和平運動者，要有改造現狀的勇氣，也得首先要敢於正視現狀的勇氣。

當此日本朝野正在反省，正在檢討對華政策之際，我們應當作同樣的努力，這種努力在現階段開口就是：局部實施和平條約！因為和平條約雖然簽訂，可是沒有動過，總說是因為全面和平尚未到來。然而我們認為，諸如局部撤兵，局部廢止物資流通限制等等，現在可以做的，就應當做。以局部和平漸致全面和平，這個路線是正確的。如果做不到全面和平，那是因為我們現在所做的是局部而不和平。

同胞們！大家要奮起！抗戰已是死路了，和平卻要大家來擁護，並且大家來督促，纔能是一條活路！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廿六日

無論是中日兩國間的問題，或是中日兩國與第三國間的問題，我以為不可不竭力避免徒謀目前苟安的妥協態度。我們必須做目光遠大的愛國同志，盡力樹立中日新關係，使雙方承認之。如果為半途的小乘的妥協，致使中日新關係不能公正，那末我們在最近的將來，也許有二度或三度重複演出兩國間的悲劇，使數億良民陷入水深火熱的苦境吧！

摘錄 西園寺公一「致汪精衛先生書」

門羅主義

門羅主義是美國的一條寬緊帶，欲寬則寬之，欲緊則緊之，隨着美國的國力與對世界霸權的慾望而自由伸縮的。

本來，門羅主義之所以產生，是英國在世界的霸權已行確定，歐洲的均勢又在微妙狀態之中，深恐歐洲任何一國再向美洲發展，就不免打破了歐洲的均衡，甚至英國的世界霸權或許遇到競爭者的時候，英國利用國力逐漸膨脹的美國，或者還卷而進出而宣佈的，並且最後英國還負擔以英國海軍支持她的默契。在這種情形之下，門羅主義只是拒絕歐洲各國干預美洲事務的原則。

上次世界大戰，使美國由債務國一變而為債權國，工商業極端發展，不過美國因殖民地分佈之不廣，商船隊之渺小與銀行組織之未能普及世界，雖有金元有力量，而仍未能把握住世界霸權。凡爾賽和約與國際聯盟，都不能將世界霸權送與力量不充分的英國。於是美國一怒而自歐洲政治中退出，暫時以南北美洲的霸權自娛。

在這時候，美國對於門羅主義就有了新的解釋。

美人認為門羅主義是美洲對歐洲的一面盾牌，歐洲不能干涉美洲的事務，所以即使中南美各國相繼參加了國聯，國勢仍不應干預美洲。但在門羅主義這盾牌後面，只有美國有權以金元與軍政力量干預中南美洲。因此，英人在這一時期公然說美國的門羅主義，就是美國的帝國主義。

世界經濟恐慌與美國經濟之復興，德義向美洲之發展，使美國雖用盡了壓力，而中南美各國對美國的難心力也愈大。終於美國不得不改變戰後她對於門羅主義的新解釋，再回到原來的門羅主義。這時

候，也正是美國經濟恐慌深度增加，亟待救濟的時候。

美國放棄了對美洲的帝國主義，專心一志於國內之復興，纔稍稍減去美洲各國對美國的猜忌。德波戰爭既起，海上封鎖實行，中南美各國爲了自身的經濟生存，不能不對美國低首。法國傾覆，使美國愈加得勢。因軍備之落伍，使她對於歐洲戰爭心有餘而力不足。所以這時，羅斯福有英國不反對別國也有門羅主義的宣言，可是德國攻英之延滯，使英國得以支持，於是美國又回憶起門羅主義最初宣布時的情況。

要保持美國在美洲之霸權，美國一方面不能允許英國海軍潰敗，在另一方面更應加強對美洲的控制。對於前者，是美國探英之前前後後的發展。對於後者，是汎美洲會議的開催。汎美會議中，美國不僅堅持不許美洲領土轉讓，而且更進一步要求中南美各國讓予軍港及飛機場與美國，英國的軍港交換權逐漸的交易，達到了美國兩種目的。在這時候，我們不能忽略的，是美國門羅主義已擴大而包括了加拿大與格林蘭。

隨着美國工業之動員，兩洋海軍之建造，陸空軍之擴大，美國的實力，也就充實起來，租軍法案，是這時期的產物。租軍法案的前題，是英國在歐洲與蔣介石在中國的戰爭就是美國國防的一部份。所以這時候不僅美國的門羅主義已形擴大，就是美國的國防也早已以全世界爲範圍，美國已以世界霸權爲契機而解釋其門羅主義與國防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因法德合作而美國政界認爲門羅主義有包括全個大西洋，甚至有對入法屬西非的遼加港的必要，是不足爲異的。美國只要一天以世界霸權爲念，並且自信有實力取得此種霸權，則門羅主義擴大或國防錢已在歐亞兩洲等外交辭令，都是俯拾即是。

門羅主義是逐漸擴大了。在另一方面，日本也由日滿集團，日滿北支，日滿支，東亞共同體，到大

東亞共榮圈，更南及大洋洲，西至阿拉伯的擴大其勢力範圍；德國也由恢復失地，擴大生存區域到歐洲新秩序與世界新秩序。三者的逐漸擴張的波紋，終有相激相盪的一日。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廿七日

廉潔·勇敢

我們相信每一個國人，都能本着廉潔勇敢的精神來替百姓服務。我們最大的希望：第一，是把全國普遍的和平實現起來；第二，是把中華民國的建設完成起來。我們要達到這都的重大的使命，我們只有本着廉潔勇敢任勞任怨的精神來打破一切困難。

摘錄 汪主席廣播「國民政府遷都的重大使命」

德國控制大西洋

印度洋上德國潛艇已被英國擊沉，南太平洋上日本船隻有供給德國潛艇煤炭的，也被英國列入「黑冊」之中。地中海上最近沒有什麼海戰，傘兵與飛機運輸之外，只有空軍對軍艦作戰。大西洋上德國俾斯麥號與英艦霍德號之交鋒，算是沉寂已久的海戰中的新紀錄。自德國新比上將親自沉以來，海戰就老是在地中海中，現在方又在大西洋中再行爆發。

霍德號被擊沉一事的重要，並不在於海軍力量之比較，而在於此事出現的時機，正在美國宣佈格陵蘭為其保護地，冰島在英國支持之下宣布脫離丹麥而獨立，美國正在製造決心將軍需品運抵英倫的輿情，甚或更討論護航與擴大美國海軍巡邏範圍的時候。德國海軍司令賴德也宣布如「美國商船除運軍火往英，德國海軍即將按國際公法採取對付運禁品之措置，倘欲阻止德艦執行上項權利者，即以武力擊退之」的說話，也使這次海戰具有另一種重要性。

我們知道德國海軍在戰前是難與英國比擬的，歐戰開始以來，德在南美與挪威各損大戰艦一艘，英國除一戰艦以外，損失最多的是驅逐艦與巡洋艦。德國有兩隻戰鬥艦，提爾比茲與俾斯馬克下水，英國亦有喬治五世與威爾斯太子號下水，故在實力上比較起來，現在德國海軍仍難與英國比擬。祇是英國軍艦於應付地中海劇戰以外，尚須作大西洋上廣泛的護航與巡邏工作，遂使實力分散，並且自挪威至法國海岸被德佔領以後，德海軍出入之道不能被阻，所以大西洋上巡邏時有嚴重的剝喪戰與海戰。各國專家意見，英艦霍德號之所以被擊沉，艦齡，速率，構造技術等方面的原因或居重要成份。德國新銳戰艦之構造精良與戰術巧妙，自在此役中為人承認。不過這一戰鬥中，並不能決定德國海軍的優勢，更不能當

作德國海軍優勢的證明，也是世人應予承認的。在另一方面，我們深信這一次戰鬥，並不是德國有計劃的戰鬥，只是一種遭遇戰，不過德國在遭遇戰中佔得勝利，遂使世人忽視其原因而已。

總之，在過去，英商船損失之重大，證明德空軍，剽竊艦，潛艇之可畏，不過，德潛艇三名將之被擊斃與被俘，也證明英國抵抗能力之強韌，現在，德英海軍的比較，依然是德國較劣，德國對於大西洋，在當前還不能談到控制，而只能有防禦。空軍對海軍，則又是另一問題。

因此，霍德被擊沉一役的重要性，就在此事出現的時機，與自此所能發生的國際局勢！

英人在霍德沉沒之後，立即宣佈交戰地點是在美國海軍巡邏區域，英國的目的，自然是对美國指示德國已侵犯美國的海軍巡邏範圍，同時更指示給美國惟一由美至英的海上航線，已有德國戰艦出現，希望美國出而實踐她的諾言，與實現美國的抱負。

美國的輿論與官方對於此事的表現，現在還是冷靜，儘管已有人呼籲應將美戰鬥艦贈與英國，或則積極譁航。不過，無論如何，美國之援英而又避免參戰的政策，將不能不有若干變動，是可以斷言的。賴德的警告，我們不相信會對美國發生正面的效力，賴德言詞弦外之音所表示日本實行三國同盟義務一事，也容許還有時間上的疑問。

美國軍事工業之發展，國防編制之擴充，雖已猛進到參戰的程度，輿論雖也離參戰不遠，不過就美國按英佔美國軍事工業生產能力之比重看來，霍德沉沒一役，還只能使美國各方面更向參戰前進，但還未到「立即參戰」的程度，他還要出新的花樣。所以德國希望由日本出來牽制美國一事，在短期中，或者竟不能有什麼機緣。

霍德號之沉沒，證明了德國海軍的若干優點，但是也證明了她依然還不能控制大西洋。德國要想控制大西洋，於空軍以外，她還應有先擊潰英海軍，次擊潰美海軍的實力與準備。可是時間之神，是否能

輕易的允許此事出現呢？德國結束歐戰的計劃，現在既不能在地中海中完成，短期中也不能在大西洋中完成。德國成功的機會或許還在於克里特戰爭完成以後，利用其大量戰鬥機，轟炸機，運輸機，與五萬餘滑翔運輸機，更加上現有的海軍與船運來對英倫登陸作戰。別的戰爭，只能延滯歐戰的結束，而不能結束軸。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廿八日

茲 汪先生等既決定樹立中央政府，僅顧近衛聲明和我國提議，則關於大綱，自然應該充分加以指導，使勿留遺憾於將來。但瑣小的事，中國有中國的傳統，習慣，尤其自治是他們的長處，故不妨在大體上由中國國民負責，不可忘加干涉，而應共同一步一步腳踏實地前進，等待十年廿年之後開花結果。我們不可以爲此種歷史的鉅業，是可在短期間內完成的。日本國民，此際對此點應加特別留意。

摘錄 近衛文麿「汪先生和我」

羅斯福總統的演說

昨晨羅斯福總統的演說，平淡無奇，連羅航都沒有提出，這是為什麼緣故？

原來羅斯福總統將發表軍說的預告，早在好幾天之前，那時候，伊拉克的戰事還未見分曉，克里特島的戰事也使美國一時摸不着頭腦，接着英艦霍特號又被德艦所擊沉，這種種，使美國對於歐戰的現階段戰略的觀察，發生動搖，所以說是要發表演說了。然而幾天之後，戰場上的事情明朗了起來，羅斯福總統以其海軍專家的見識，覺得自相驚擾是多餘的，這是預定的步驟沒有錯，祇因為已經點了戲，所以沒有什麼可說，也不得不說一說。這就是這次演說等於一張白紙的緣故。

原來美國的預定計劃是要等到英國不能支持的時候纔參戰，因為要這樣纔能以參戰接收大英帝國的霸權，而不是以參戰去維持大英帝國的霸權。英國要到什麼時候纔不能支持呢？美國是刻刻注視着的。英國至今沒有發出類似萊諾的最後呼籲，美國很知道這一點。可是最近半個多月來，德國進兵敘利亞，並且用空軍參加伊拉克作戰，華盛頓方面的觀察家便突然感到頭腦混亂起來，他們對於戰局的誇大估計，至於擔心紅海會被切斷。因此白宮慌慌忙忙的宣佈紅海為非戰爭區域，美國可以在這方面採取援英的自由行動。德法談判，尤其使美國神經過敏，以為法國將參加軸心軍事同盟了。再過幾天，德軍進攻克里特島，美國對於德國空軍是否可以代替運兵船與運兵火車這個問題，不免惴惴過慮。再過幾天，英艦霍特號被擊沉，更使美國懷疑大西洋上英德的優勢是否已經倒掉了轉來。有此數點，所以羅斯福總統要發表談話。

如果法國參加了軸心國軍事同盟，則美國對於大西洋的法屬達卡島與太平洋的法屬海軍根據地，將

表示態度。如果德國的「空中列車」果然能無遺憾的運輸軍隊，則美國對於地理的觀念將隨之修正，行動的步驟也要重新定過，重新表示。又如果德國果然控制了大西洋，則美國將表示其參戰的決心。

可是幾天之後，事情統統明白過來了。伊拉克的戰事，德國終於不能挽救。克里特島的戰事，德國雖佔優勢，但已可以看出德國的空軍在失去其與陸軍的配合的場合，並不能起決定的作用。運兵至克里特島，還是靠希臘的漁船，而且，就是這一點，也因為克里特島是希臘陸地的距離很近，纔能辦到。德艦俾斯麥號之被擊沉，更證明德國在大西洋上的地位還只能打游擊戰。德國沒有遠距離的戰鬥機可以與海軍配合，以至於坐視俾斯麥號之被英機追擊，而不能相救。再加上達朗的演說，聲明法國還沒有加入軸心國軍事同盟，關於敘利亞與德國的諒解，其意義不過如越南之與日本的諒解。

戰爭現已進入第二階段。前一階段是以歐洲大陸為戰場，德國的多年準備工作都以此為範圍。因此如此，所以德國的空軍只是與陸軍配合，短距離就夠。海軍的作用，也只限於游擊與襲擊，作為大陸上戰爭的補助手段而已。現在戰爭越出了歐洲大陸，這種武器的配備與兵力的編製，在大西洋與太平洋上就顯出了弱點。要補救這弱點，須從頭改造過。至少在目前相當長的一個期間內，德國還不能有驚人的動作，兩洋的現狀還不至於動搖。美國還可以不必慌亂。

如此，羅斯福總統的演說，修正而又修正，等到發表出來，便成為沒有內容。事實是美國參戰現在還太早，連護航都還太早。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廿九日

中華民族的氣節

五卅慘案是給予列強的一個有力教訓。她們應當明白，對待中國，只能是做朋友，不然就做仇敵，可是總不能拿中國做奴隸。中國有過民國十五年前後的大規模的反英運動，後來又有將近四年的抗日戰爭，爲什麼？因爲中國人不願意做奴隸。

現在的事情是，日本人一定要認識中國人的這種不可屈伏不可磨滅的民族精神，纔可以結束中日事變。

事實上，日本朝野有識之士，也已漸漸普遍的明白這一點，重新在檢討對華政策了。他們說要強化國民政府，而且知道只有使國民政府的權力一元化，與擴大其統治區域，纔能成事。日本雜誌東亞五月號，載有「強化國民政府的第一條件」一文，有這樣的說話：「國民黨喪失其已往的生殺予奪之權，因爲有比國民黨具有更大的生殺予奪之權的日本軍同時存在，」並且認爲，這現狀如果不改變，國民政府是無法強化，中日事變亦無從結束。

這便是經歷過五卅慘案的鬥爭，經歷過反英運動與抗日戰爭的堂堂中華民族，使列強不敢忽視其身份的所在！

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清鄉；清鄉工作的成功，在於我們有正確的做法。我們是爲了中國而清鄉，不是爲了日本來濟中國的鄉。本來，地方上的人民是苦痛極了，然而他們至於甯願受游擊隊的荼毒，日本方面是應當深思其故的。所以我們做清鄉工作，一定要拿得出事實，是爲了中國而清鄉，不是爲了日本來濟中國的鄉。

這事實就是，清鄉工作所到，一地方的游擊隊被肅清之後，該地方就沒有日本軍，也沒有日本軍的附屬機關。該地方的人民便無須請求日本人發給通行證與物資流通許可證；凡是行政上的事情，以至於人民的日常生活，一概由中國人自己來管理，並且是秉承中國政府的意旨，爲了中國自身的利益來管理。

這一層可有把握！我們敢說有把握。我們並不從日本替中國設想來攻擊，而從日本人替日本自己設想來攻擊，我們相信全面和平來到之前可以實現局部撤兵。日本要解除她自身的困難，不能不縮短戰線，這縮短戰線，便要求着局部撤兵。日本人替日本國打算，中國人替中國打算，在這裏發現了利害的共同點。所以我們敢說清鄉有把握做到局部撤兵。做到了局部撤兵，就可以做到局部和平；做到了局部和平，全面和平自然來到。

日本已認識中國的民族意識，並且承認了這種意識所表現於抗戰區以及表現於和平區的行動及其力量；我們和平運動者，對此尤其要有深刻的認識與自信。和平運動要怎樣纔有力量？要與中華民族的堂堂氣魄結成一體纔能發生力量。和平運動怎樣會沒有力量？如果與中華民族的堂堂氣魄分離便不會有力量。今天是五卅慘案紀念日，中日雙否從事和平運動者都應當三省，知道由抗戰到和平，並不是中華民族的氣質改變，卻是，爲了爭取國家的獨立自由而抗戰，也爲了爭取國家的獨立自由而和平的；共在日本方面，則要把和平看做對華作戰的否定物，而不是對華戰爭之另一手段的繼續。

日本要認識這一點，中國的和平運動者尤其要認識這一點，和平纔能成功。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三十日

克里特之戰的後果

地中海的形勢，現在又有轉變，這一轉變，將影響到近東局勢之將來發展，同時，也將因戰術的試驗而影響整個戰爭之發展。

我們曾說過德國戰略會因近東戰事而搖動。那時候環繞着地中海的形式，是有利於德國的。

伊拉克戰爭有陷於僵持的可能，德義援軍一部到達伊拉克，曾一度輪傳伊軍會攻入外約旦，並且伊拉克的英軍會被攻襲，損失重大。

土耳其對德國正努力作某種談判。蘇聯也承認伊拉克新政府，斯坦堡的蘇德外交人員往來頻繁，蘇聯黑海船隻也行租賃與德國，蘇聯亦有與德瓜分近東之傳說。

法德合作，呼聲甚高，範圍未定，敘利亞之允許德機越境，使英人憂慮德潛艇將自法內河而移往地中海，同時，法國海軍與殖民地都有加入對英作戰的可能。西班牙的態度，也逐漸對英強化與惡化。

利比亞的戰爭，行將有僵持狀態出現，阿比西尼亞戰爭將近未暮。

自德蘇土之可能關係及德國之注意油田與援助伊拉克，法對德在敘利亞之合作，我們推論德國戰略有在近東搖動之可能。

自德國發動對克里特島作戰以來，更證明我們觀察的正確。同時克里特作戰本身，以及其他因素，又使地中海形勢變了！

克里特島自發生戰爭以來，時逾兩週，德國使用運兵飛機千餘，七個空中師團之三個，其他自西線調去之轟炸機與戰鬥機尚不在內（英國近來無空襲，即其明證），死傷人數在克里特島上據英人估計已

將二萬，運兵小結，據英人報告已擊潰二隊，第一隊死傷已達六千名。就戰爭所得而言，在掌握制空權之下，更加以海上少量運輸，兩週的戰圖，德國不過僅據克里特島西北一角。

這堅苦勇敢的戰爭，即令全勝，仍然可以證明制海權如不在手中，祇是制空權的取得，還極難於迅速攻佔若干軍事要地與擴大戰果。克里特島不過是一個小島，本身沒有良好的空軍根據地，充分的防空設備，而且離希臘又不過六十哩，戰爭尚如此之不易，進攻英倫三島，不更困難乎？

以此例推論，德國在沒有制海權的今日，將來對於利比亞戰爭的開展，越敘利亞至伊拉克，或甚至對塞浦路斯島之進攻，都要從另一方面加以估計。過去世人推論之由利比亞與伊拉克錯擊蘇彝士運河的戰略，尚須另有準備。這種準備或就是對蘇士的交涉。不過，這一交涉，由現有的情報與克里特島之戰之旁證，證明德國的外交，並未如原來一般人推測的那樣成功，德土交涉，現在還是商約的談判。

改變地中海局勢的第二種因素，就消極方面來看，是法國駐美大使海斯對赫爾的書面保證，保證法國之海軍與殖民地決不交與德國，且法國本身亦不擬對英作戰。這樣，使英國甚至美國都担心的事，並未出現，因此，它消除了地中海局勢將變的一種原因。

至於改變地中海局勢的積極因素，則是英國之再度決心不懼容法國。大西洋中扣留法國貨輪油船，停發法船許可證，宣布敘利亞為敵區，固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則是英國之決心轟炸敘利亞飛機場與法屬突尼斯之海港。過去德義軍隊之得以在利比亞反攻，英人久即聲稱法屬突尼斯海岸係一封鎖漏洞。事如屬實，則現在正可證明英人已決心封鎖此一漏洞，不管法人的態度如何。

英人現已在緊急關頭，施用不顧一切，但求有效的方法以保衛埃及與阿拉伯半島。因此，將來這一方面的戰爭，德國如不能自土耳其方面加以積極解決，就仍然要重演克里特島戰術，可是克里特島之戰證明空軍雖能戰勝海軍，但仍難代替海軍。

歐洲戰爭，因克里特一役戰術之試驗與地中海局勢之最近改變，證明其必爲長期的封鎖戰，僅圖對英登陸作戰，還是較遠的一個理想。羅斯福之不急於參戰，而只是慢慢的準備應付空中與水面船艦之襲，或者即因爲上述幾點及因此而世界局勢亦有變動的緣故。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卅一日

關於古董

上中國去的日本人，都是一味入迷於古董，我認爲誰愛中國，就是這古董了。我不勝盼望日本人中國人都要拋棄欣賞骨董的逸事才好。在中國住了多年，再沒有本著一個古董回來，還恐怕就是我一個人呢！

摘錄 松井石根「追憶中國」

最全國宣傳會議

以代表一百四十五名，提案二百三十六件組成的全國宣傳會議，已於昨日在京開幕。我們切盼這空前盛會，能對於過去的宣傳工作有所檢討，過則改之，無則加勉。同時，對於將來的宣傳工作，也能按照現在中國國內國情，國際環境，根據中國人民現在的要求，與歷來的夙願以及國民黨的革命目標，商談出具體的，有效的方案，應用現代化的宣傳組織與宣傳技術，達到宣傳的真正目的。

和平運動，自發電到現在，已經過宣傳階段，準備與商討和平方案階段，而至還都與簽訂和平條約。在這幾階段中，宣傳工作，自身組織，技術效率如何？有助於和平運動者，究有多少？有助於實行和平條約者，究有多少？現在正可以反省。

抗戰以來，中國的宣傳是兩方面的，一是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一是由新國會以至於大民會的剿共滅黨。和平運動的宣傳，自蔣者夾縫中興起，並且企圖糾正兩者的錯誤。現在還都已一年有餘，宣傳行政久已確立，宣傳方針屢有指揮，但是，抗戰宣傳消滅了幾何？滅黨宣傳，又實際減去幾何？我們也應反省。

還都之後，和平運動的目標，先是全面和平，全面和平不可得，祇有局部和平。於是，我們要求強化國民政府。強化國民政府之途有二，一是樹立中心勢力，一是建軍與清鄉。宣傳工作，如何將這兩種途徑指示給國人？國人有如何反應？如何表達給日本？日本作如何反應？我們也不能不反省。

和平運動的目的，在求政自由獨立的中國，這是由國民革命以至和平運動的一貫目標，已是天經地義。還都以來，我們的宣傳，如何強調這一要求？我們的宣傳行政，宣傳事業，如何向這一目標前進了

成功了多少？失敗了多少？我們也不能不反省。

宣傳事業一方面需要技術，一方面需要智識，另一方面，還須善導民衆的輿論，而不能祇是給民衆以教訓，一年有餘的宣傳，果完美無瑕，各方面已盡其全能，不能再進一步嗎？我們也要反省。

時時檢討過去，計劃將來，方有成功的希望。

我們切望全國宣傳會議代表諸君，不要以爲自己僅係個人，應該知道無論諸君在主持宣傳行政，或是編輯書報，或是執筆爲文之時，於個人以外，諸君還是民族與國家的代表與喉舌，諸君應莊嚴的保持國家民族的尊嚴與體統，宣揚國家民族的要求，維護國家民族的權利。因此，我們深信全國宣傳會議的一切行動與決議，應百變不離其宗的以於下列一點爲中心：

一、國家的自由與獨立，和平條約是我們行動的規範，但在這範疇之中，我們的施政以至於宣傳行政與宣傳事業，仍然應保持維護國家的自由與獨立。不合於這條約的，在條約的範圍內，我們應要求履行條約，我們應要求強化自己的履行條約的能力，即令條約有與我們的要求不合的，我們也不應因條約之存在而不敢或不肯表示。條約，只是兩國間商定在一定期間內有效的約束，但是，他不能也不應阻止或妨礙我們根據我們立國的要求所應提出的意見，甚或是修改條約的意見。我們要以國家的自由與獨立作基本信念來處理這一切，來辦理宣傳。

一、國家的統一與集權，統一便是力量。我們不能允許國家沒有統一與沒有集權。宣傳上，我們更不能容許國家不統一的現象存在，特別是在國民政府現在力所能及的區域。由政治上的實際統一與集權，到宣傳上的統一與集權，是目前的要求，奉正朔式的統一，實際上就等於不統一，我們不能自欺欺人。無論國內國外，妨害阻折國家的統一與集權的，我們都應在實際行動與宣傳方面予以糾正，這也是我們創立國基本要求。

以此二者作為立場與目標，希望全國宣傳會議切實的檢討過去，計劃將來，改進宣傳組織，增進宣傳效率，使宣傳能夠表達，誘導，指導民族的輿論，領導人民向二者邁進！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二日

一掃民衆的疑惑

國民政府獲得人民的支持，最重要的前提是必須一掃民衆的疑惑。但是如何才能一掃民衆的疑惑呢？那就必須使國民政府能發揮其最大限度的政治力，以事實來說明並沒有得待日本的鼻息；這乃是一掃民衆疑惑的唯一方法。

摘錄 松本倉吉「中日事變的處理」

改進中國教育制度

全國教育會議今日在京開幕。戰爭發作以來，這是第一次集合全國教育界在一處討論建國根本的教育問題，因此其重要性不僅在繼往，而又在開來。

中國教育，自民國以來，制度屢改，宗旨不定，模倣遍於全球，中心迄無定處。綜其變化之跡象，則大體上係先由作人與文字教育，而及於技術教育，終且技術教育又墮沉了作人與文字教育。

遠的且不論，即以戰前而言，自小學至大學，更旁及於職業教育與社會教育，皆以技術為主體，填鴨式的課程，佔據整個課程表，大學且有減設，取締社會科學教育的令文，於是舉國幾千萬青年皆在惡劣教育制度之下，虛其苦生活。論技術與科學智識，則一部份根本無所用之，常識之效用等於無識，一部份則超過常識，而仍無專識，求一普通人材，或不虞其缺，求一專家或可造就之專家，則難於上青天。而且因做人與文字教育缺少，更使青年道德訓練，人格建樹，了無根基，外國文字，一知半解，本國文字，亦莫得其門，有人而無格，有人而無用。教育之失敗，在戰時變亂之際，更為昭彰。

戰事既作，西南學校，演成孔子之週遊，遊而不息，於是青年教育，於缺乏做人與文字教育以外，即填鴨教育之機會，亦為之不存。淪陷區域，則抱殘守缺，格於環境，因於應付，學制教程，多所更張，但亦難發見其合理之處，難見其有若何希望，充其極不過能使若干人有識文字，學點常識之機會而已，對於作人教育，仍可斷言其已行失敗。

遷都以來，學制復舊，教程繼承戰時之事實，教部竭盡努力，但成績依然未足據為樂觀資料。今當全國教育會議舉行之際，自應對於以往，作積極的檢討，同時，對於將來，亦應大刀闊斧，不拘泥於事

實，不受制於環境，不因襲既往，趁此教育制度已形分崩離析之時，以建國為職志，以民族自存為目標，毅然為國家教育開一條生路。

依吾人所見，今後之教育制度與目標之規定與改變，應注意下列各點：

一。做人教育應重於技術教育。技術之學習，雖有時間，做人之訓練，則不能不自幼年以及學校開始，學校而無此功用，則學校不如不設。

二。教制之改變，應以人民受教育之能力與國家對教育經費之支出為標準，而擇尤處理。今日之中國教育，不應為虛名而維持，反應為求實效而減縮，合併或合理化。

三。民族意識之正當培養。民族意識之確立，本不必以「排」，「親」為必要。我們所需要者，尤其是幾千萬將來中國主人翁所需要者為中國民族確能自存，能發揚光大的認識，「排」，「親」，皆非中庸之道，「排」而至於忽視別人之存在，「親」而忘却自己立國之可能，皆未為得。

四。三民主義教育之建設。三民主義，是中國立國的基本原則，歪曲，忽視，否認三民主義，都將使中國趨於破滅。教育機構，應努力實行三民主義教育，以訓練將來的中國主人翁。

瘡痍之後，立國基本之教育，百端待舉，我們相信全國教育會議諸君，必能本其專識與職責，就中國現在情況，為中國將來，在教育上謀一出路，但是，我們仍願掛一漏萬的提出上述四點，以供諸君之參考。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三日

日美關係的檢討

羅斯福如果高興也把亞洲包括在門羅主義的範圍之內，則重慶也就變成了美國國防的前線，正如重慶的人們所說他們是爲美國而戰，那麼羅斯氏也就可以很驕傲的說，重慶的抗日也就是代表美國對日作戰了。

現在爲大家所關心的問題，就是美國對日政策的發展，是不是僅以重慶代表式的對日作戰爲止境，而不作更進一步的措置？或是斷然對日宣戰，而與重慶構成協同作戰的姿態？其次，或竟趨於完全相反的方面，不僅美國本身對日妥協，同時且使重慶妥協，太平洋上的風雲，遂因此而消滅。

重慶方面自然有很多人希望美國對日立刻宣戰，以爲這樣可以分散日本的武力，以減輕在軍事上重慶所力不能勝的重負，並且還可以刺激已失望的人心，已頹喪的士氣，以使形勢獲一相當的轉變。其實這也僅是就片面來觀察，而認爲有利，至於因日美戰爭而使重慶處於更不利的地位，那却不是他們所能想像得到的了。

各國的對外政策，完全是以本國的利益爲轉移，並不是有何厚於此，而有何薄於彼。假若美國對日作戰而有利，則不待重慶的盼望，也早已斷然行之，若不能有利，不獨在今日無宣戰的可能，就是在將來也是同一不可能。

日美的對立，是因爲美國一方面要接收英荷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地，一方面要把握中國的市場，以繼續維持門戶開放政策，因此適與日本的大陸政策海洋政策相矛盾，且更爲大東亞新秩序建設計劃所不能容。日本若能予以大獄的讓步，則日美的妥協，在今日歐洲多事之秋，不難立刻實現。日本若與之抗爭

到底，則美國所能打擊日本的也應以實力爲限，決不是毫無限制的。

美國的軍備，比較居於優勢的乃海空軍，若遠渡重洋以採取攻勢，也有距離本國，或根據地過遠的弱點，至於派遣陸軍在亞洲大陸登陸作戰，那更是超過實際的空想。所以美國在亞洲大陸，除去利用重慶軍以與日本對抗外，不能更有其他的施展。其在海上也必須聯合英荷澳，並利用他們的海空軍根據地，才能構成南太平洋的防衛地位。採取守勢固然不是無瑕可擊，轉用攻勢，在目前更不見有利可圖，蓋大規模出動主力艦以向日本進攻，則攻守之勢既殊，甚至可以造成全權歐的覆滅，我們知道美國對於此舉決不至於輕易嘗試的。

因此我們可以斷定日美兩國關係的歸趨，若由於任何一方面的退讓，或雙方的互讓，是可以造成日美的妥協，同時也將使以美國爲背景的重慶終止抗戰。否則美國在遠東的施展，不過是一方面利用重慶以牽制日本，一方面在南太平洋構成防禦姿態，至於超過這個限度，而由美國主動的對日宣戰，我們可相信在短期內是不會有的。可是假若美國對德意作戰，日本爲履行軸心義務，而自然捲入，或日本突然向南洋進攻，而使日美之間發生戰爭，則美國也只能從事封鎖戰，以及海上通商的破壞戰，而形成長久的僵持，短期間內也決不至於出之以主力的決鬥。

在實際上，日美關係的發展，實以妥協的成分居多數，不過其妥協的方式究係如何，則現在還不能判明。至於戰爭的可能成分，則還較妥協爲微薄，蓋美國在太平洋實利於堅持，而不利於正式宣戰，並且對於整個世界戰爭的策略，與美國工業生產能力，都使美國利於採取這種態度，以對付遠東。

重慶如果願意作華盛頓的前線，那也只是前線而已，若因爲做了前線的緣故，遂希望華盛頓也來和日本作戰，那恐怕只是一個不易於實現的空洞希望。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四日

敘利亞與塞普洛斯

克里特與伊拉克戰爭同時結束，前者為德國佔領，後者為英國征服。英國四十萬大軍在地中海的東角，由埃及至巴勒斯坦守望，改編與補充，由亞歷山大港出發的海軍，在胃濟德國空軍的轟炸而遂戕着。塞普洛斯島，正準備作克里特第二。英倫本土於上一次大演習以後，又來了一次敵軍登陸作戰的攻守演習。邱吉爾也對全英人民發表在敵人進攻時應有的準備與應付。準備挨打的人，從頭到尾都應準備挨打。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第十次會議，當然要決定對英作戰的戰略，不過也或許討論到對於希臘國土的處分，儘管德國已在希臘設立了一個政府。

德義將來的戰略，於進攻英倫三島以外，如果還要向近東發展，則可有三條路。

第一：增強利比亞軍隊向埃及進發。

第二：沿克里特島，義屬杜坎堪尼斯諸島向塞普洛斯島及敘利亞前進，轉而東下伊拉克，南下蘇彝士。

第三：越過羅納爾海峽，由土耳其進攻伊拉克，向蘇彝士發展。

義大利得利於德軍之到利比亞，於是收復失地；得利於德國向南希作戰，於是既得結束對希臘，復得到亞德里亞海東北岸地帶及一個克羅特王國；更因克里特之被攻下，於是義屬愛琴海諸島與本國，不復為英國海軍所隔絕，並且由於土義間航運之恢復，義大利需取自蘇·羅·土的貨物，都得以通流。因此，就義大利的需要來看，義大利自然應主張軸心國向蘇彝士運河周圍發展。就德國本身而講，進攻英

倫三島，雖是結束戰爭的一捷徑，但是克里特一戰的試驗，似乎證明德國進攻英倫本土，在各方面都還有些不穩妥的成份。德國如真要採取這一路線，則義大利所能給予的助力與同情，恐怕遠不如德國軍軍向近東發展時來得大。更進一步，德蘇士的關係，雖有蘇聯之不承認南。挪。比。與最近之不承認希臘使館，以及土耳其之與德訂定商務貿易協定，但是有許多地方，仍有待於戰爭的開拓，來援助外交的成就，現時過土耳其作戰的前提，或就有待於德軍的新戰績之出現，以此，前述第三條路線，暫時或不曾被德國採用。

因此，德國進攻英倫本土，或許時間尚早。在希臘領土處分完畢，德國軍隊補充與準備已到圓滿的時候，德國的劍尖，於利比亞東邊東進以外，重心當仍在塞普魯斯至敘利亞一路。這一路線的困難與危險，誠然不亞於克里特之戰，但是在作戰方面因有義屬十二列島，土耳其領海與敘利亞法當局之無抵抗可以利用，所以危險與困難可以減低，而且戰果的影響的誘導，也將誘使德國軍隊向這方面發展。

德國如能佔領塞普魯斯與敘利亞，即可將土耳其的海岸線完全遮斷，土國陸上與英國可直接接觸的，僅餘伊拉克一處，可是，也隨時有問題，這樣，德國可以強使土耳其表明態度，如土國不絕對中立，即須完全聽從德國的指揮；從而蘇聯與德國的關係，也將不由蘇聯，而由德國單方面來決定了。其次，敘利亞問題之解決，將迫使法國對於現在仍持續的戰爭，表明態度；親德以對英作戰，抑親德聯美而不對英作戰，時至此際，即可分曉。至於這一戰果成功後，對於伊拉克油田及蘇彝士運河等問題的影響，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不過於此不能不注意的，是德國此戰如能成功，則德國依然不能短期間內解決戰爭，戰線將延長，兵力必分散，德國的空中以至於海上運輸，能否支持德國戰鬥繼續發展，是不無疑問的，如果土耳其未能允許德國運用其鐵路的話。在另一方面，英國兵力在近東的分配，今日形勢是較優於往昔的，英國在

近東作有歸生死的鬥爭之時，是否允許法屬敘利亞維持現行狀態，是否將採先下手為強的態度，先對敘利亞進攻，也是我們不能忽略的。

總之，近東戰爭的方向，似指示德國將向塞普洛斯與敘利亞發展，至於德國能否極易的獲得戰果，與能否藉此作近東大戰的準備，則近中敘利亞問題的發展，與初步戰爭，是有相當決定力的。不過，無論德國勝利與否，他離解決戰爭的距離，還是很遠。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五日

統

中國所要求的是統一。凡含有分裂意味的行動和設置，都是違反中國的歷史，違反中國的國格，違反中國的利益，我們也知道在戰爭之中，免不了為軍事的便利，形成地方政權的臨時設置，但是是一時的，或者是不得已的，惟在和平之後，依然支持這些地方分裂，中國必不會安定，而會形成中國的長期變化，結果中日得不到永久的和平，結果還是一個草草和議的結局。

摘錄 陳公博「怎樣才可使中日永久和平」

中儲行務會議與宣傳會議閉幕

南京在近幾日中，是會議季節。一日宣傳會議閉幕，二日中儲行務會議閉幕，三日教育行政會議閉幕，四日中儲行務會議與宣傳會議同日閉幕。

各個會議，都是人材濟濟，議論風生，其決議，自然對於國家民族多有貢獻。今屆兩會議閉幕之後，檢討會議全程，吾人亦自不免頗有所感。

中儲行務會議，顧名思義，是中央儲備銀行內部的會議。該項會議紀錄未曾發表，但據一般消息，其討論項目集中於發行，業務，會計，人事問題與其他問題之過去與將來之檢討。此種問題細目，或不為世人所注意，惟中儲銀行之任務，周總裁曾剖切稱之為「復興經濟，安定金融」，錢副總裁亦云：「此次大會提案，除有關業務，發行，會計等外，均顧到國計民生」，可知中儲銀行本身之發展，實即代表中國經濟金融之發展，中儲銀行內部問題之討論，亦即中國經濟金融問題核心之討論，至於他種有關國計民生之議案之討論與執行，即係在財部指導之下，以一銀行之資格與職能，來討論與實行國家之總濟與金融政策。以此，中儲銀行之第一次行務會議，自不能為人所忽視。

新法幣之發行，在五閱月中，以自然方式，逐漸推行，已超出四千萬元，成績不為不佳。但是，五個月中之中儲銀行，在紙幣方面與金融方面，依然未能建樹起其權威地位，吾人亦不能諱言。即以江浙而言，舊法幣與軍票之流通額，尚遠超過新法幣。政治的原因，妨害新法幣之大量發行，新法幣未能取得絕對權威，又妨害許多政治事件之解決，與國家經濟之復興，以及金融之安定。不過以五閱月的工作，我們自不能期望中儲銀行達到其命定的任務，我們深信此次會議以後，中儲銀行定能以整齊的陣容，勇

漸有效的政策，大踏步的向目標進。

對於全國宣傳會議，吾人已表示吾人之希望，在四次會議之中通過二百餘提案，可見與會諸君精力之充沛，處事之迅速，判斷之敏捷，誠不能不為舉國所欽佩。

綜觀全部宣傳會議之重要事件，首為汪主席所宣佈之宣傳工作人員之十二訓條及訓辭，次為全體代表之宣誓奉行主義，擁護領袖，效忠和平反共建國之國策。

主席給予吾人之訓條，既對於宣傳工作人員之立場有適切指示，復對於三民主義，東亞聯盟之政策，有明晰之訓導。全國人士自當竭誠接受，以此檢討過去，以此準備將來。吾人應忠於三民主義，東亞聯盟綱領。吾人更應奉行「說老實話」的訓條，腳踏實地的，將人民的痛苦，輿情的要求，坦白的表示出來。吾人應決心避去虛偽與掩飾的宣傳，此種行為既有背於主席之訓條，復有違於吾人忠於謀國之宗旨。日人今中大磨近頃亦曾將中國人有實話不說出，而與日人虛相敷衍，宣傳上亦多所避諱之事，概乎言之。可見「說老實話」的宣傳，不僅為吾人之本分，國人以至日人，亦皆對此抱有絕大希望。

代表宣誓一事，證明與會諸君，皆已認識且有決心以一個主義為中心思想，以一個中心勢力為最高領導來建設新中國，此自為舉國所希望，所歡迎。更加宣傳會議與會者有若干日籍人士，今亦與國人共同宣誓，更可見我國之主張與政策，已為日人所理解，所贊同，並決心與中國宣傳人員共同宣誓執行此一國策，是誠中日合作已走上一新的階段的證明。

會議已閉幕了，我們不希望過去「決而不行」的事再見諸今日，我們誠懇的希望中儲銀行與宣傳部及宣傳工作人員，都切實的為國家與民族，把現在所得的決議，迅速全部澈底實行。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六日

日本與荷印

日本與荷印的交涉，去冬小林回國前後，暫時獲一結果，荷印允於短期內供給日本以一定數額的油類。芳澤讓吉到巴達維亞已半年左右，日本與荷印的商務交涉，也果經談判，停頓，決裂，妥協，時有所聞。

在春初，因日本方面對於大東亞共榮圈範圍之解釋，使日與荷印交涉一度中斷。荷印方面一再表示其對於大東亞共榮圈之意思。幸在當時芳澤讓吉與日本外交當局一再宣佈日本對於荷印只有經濟的要求，日本準備以和平手段與荷印辦理交涉，荷印與日本的談判，方始重開。可是荷印擴充軍備的行動，也一日千里，恰與英國對新加坡之增防及美國對菲律賓增防同速度的前進。

荷印軍備之整備，或使荷印更採強硬態度，美國對於日本的態度，自也給與荷印以若干支持。自馬尼拉會議，英美軍事領袖與荷蘭政府大員之談話，將荷印所引以為慮的防務問題，有過研究，也或許有過保證之後，荷印對於日本的商務談判，反而突然有了相當結果。

五月初旬，據海通社訊，日本荷印商務協定已於東京簽字，嗣後證明海通社所傳尚非全部的商務協定，而僅係關於石油供給與貸款付款及清償辦法。根據這次協定，荷印允於此後六個月內，供給日本石油九二五、〇〇〇噸。至於貨物付款辦法，則規定正金銀行開一荷印幣戶頭，荷印銀行，開一日幣戶頭，採用抵賬辦法，如仍有差額，則以美元結算。

近數日中，又傳日本以限時答覆的通牒，提交荷印政府，而荷印政府也表示他們的見解仍無變更，決於六日上午十時予以答覆。因自上月下旬以來，日本報紙對巴達維亞之談判甚表關切，且頗有主張以

強硬手段對荷印者，所以，目前日與荷印的談判之進度，頗使人感到已達瀕決裂前夕，且遠東局勢頗有風雨欲來的意味。

據荷蘭外長在華盛頓發表的談話與美國通信社的消息，日本與荷印談判所以陷於僵局，係因日本要求荷印儘量供給油類，橡皮及錫，而荷印當局則「恐日本自己使用其在荷印所得之原料，而將自泰國及越南獲得之額外橡皮及錫，供給德國」。這些話很顯然的指出荷印與日本談判之暗礁，不是經濟的，而是政治的，甚或是軍事的原因。

荷印，現在已無獨自的政策，他只能受倫敦與華盛頓的指使。過去日本報界方面只警告倫敦不要阻礙這一談判，可說是只見到了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油類問題，便是一個表示在日本荷印談判背後的勢力與暗礁的很好的實例。英美操縱了荷印的石油公司。英美為穩定遠東的形勢，允許石油輸日，美國且為免除日本對荷印石油之迫切需要與日本對荷印強硬，所以美國油產輸日，始終未曾禁止。但是，為應付可能的戰爭，或削弱日本的作戰能力，英美又決定使荷印石油輸日有定額，有定期。

現在英國雖在遠東增防，但是遠東政策的決定權，確不在倫敦而在華盛頓。美國為避免戰爭及於己身，避免戰爭在美國未準備成功之前，先爆發於太平洋，不能不給予日本以若干滿足，不能不避強刺激日本，但是，美國又始終忘不了以經濟的需要，戰爭資源來箝制日本。美國希望以威脅與利誘兩種方式，來迫使日本按照美國的希望而脫離軌心。同時，現在的國際形勢又指明日本現在的地位，也確正在必須切實予以決定的時機。荷印目前態度之強硬，就證明美國已利用荷印來迫使日本決定態度。以此，日本當前的強硬，究竟能到何種程度，也只有荷印對現行戰爭究竟採何態度方能決定。

總之，無疑的，日本與荷印商約談判，現在已不是經濟的，而是政治的，並且這一談判成功與失敗的最後決定力，華盛頓的態度，還重於倫敦。日本如仍持和平政策，而不擬以戰爭解決，他只有在華盛頓解決這一問題。荷蘭在倫敦的政府，是無能為力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七日

觀念的澄清

和平運動是否定抗戰的，但也有繼承抗戰的地方，這層道理很明白；如果沒有這一場抗戰，是不能有這一次的和平；又如果不是中國的領土至今還沒有被日本軍佔領完盡，也是不能有這一次的和平的。抗戰是反侵略，和平也是反侵略。在這意義上來說，和平乃是抗戰的完成。所以駁電的說法是，「偷竊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爭，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為抗戰之目的已達。」

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和平運動初起的時候，有人說我們是在和重慶做雙簧。日本方面，也有人說我們是萬抗戰於和平之中。做雙簧，是政客的一種小聰明，我們不屑如此。說是萬抗戰於和平之中，則是不因為不瞭解和平原來是有繼承抗戰的地方。

抗戰的一面，是中國的仇日排日，和平運動要否定的是這個。但抗戰的另一面，即中國之不甘心於日本的侵華侮辱，這個，卻是和平運動所繼承的。汪先生在其「告產業界諸君」一文中說得明明白白，「近衛聲明總可以說是放棄侵略主義，我們就開始和平運動。」我們做和平運動，是以日本放棄侵略主義為前提，並不是贖罪，並不是僅僅因為戰敗，更不是幫助日本完成戰果。要這樣，纔能把握和平的本質，纔能把握和平的爭持分寸。

為什麼不是贖罪呢？因為中日戰爭，責任是雙方的，悔禍是雙方的。為什麼不是僅僅因為戰敗呢？因為一個有氣節的民族之所惡有甚於戰敗者，何況這戰敗的事實乃是兩皆困難，如致國防最高會議書所說，「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為什麼不是幫助日本完成戰果呢？因為我們是要解決中日事變，日本是要結束「中國事變」，兩者的做法有其共通之點，兩者的立場卻是

不同的。他們是爲日本，我們是爲中國。

有人把所有的屈辱看作抗戰的途徑上的刑罰，把所有的困難歸之於戰敗。誰叫你抗戰呢？又誰叫你戰敗呢？這樣的自然自嘆。這種人總不知道，經過這樣一遭抗戰後的和平，本來不該是屈辱的，如果屈辱，那是因爲和平運動者不夠嚴正。抗戰失敗帶來的和平當然要吃虧，但吃虧的程度如果超過戰敗的程度，則是和平運動者要負責任的。

又有人痛恨重慶，至於惟恐蔣也讓和，至於以爲日軍佔領區的擴大就是和平區的擴大。這種人是不瞭解汪先生的意思：我們不再徒然期待蔣之覺悟，但決不阻礙其覺悟。至於失地愈廣，和平運動只有愈艱難，凡是讀過「哀南華」這篇文章的人，都應當記起自己是中國人的。

和平運動同志應當明白，對待日本，我們先要問問自己是和人家做朋友的材料，還是做奴隸的材料。我們不應當以日本人可以允許的東西來做我們爭持的限度，而是要以中國生存獨立的最小限度來做我們爭持的限度。對待國人，我們在歸咎於蔣的箝制力量之外，還須反省是否因爲和平運動尙未能以獨立自由的事實使他們來歸。和平運動同志尤其要有堂堂的氣魄，因爲我們並不是認罪伏輸了纔來幹和平運動，並不是傷心氣餒了纔來幹和平運動的。我們爲什麼要把和平運動看作已經沒有辦法？爲什麼應當可以有辦法的卻拿不出辦法來呢？和平運動是中國民族革命的再出發，這都以後一年應當是顯電精神的再出發。同志們，大家要振作起來！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九日

悲哀的法蘭西

停戰而不議和，保持法國本土及法蘭西帝國的完整，是貝當元帥的悲壯行動。賴伐爾主張的德法合作，受到貝當元帥的摒棄，使人感戰後之法蘭西的嚴肅。達朗為糧食問題而與英國惡言相斥，尙可解釋為目的在維持法國之生存。貝當元帥之保證法國決不與昔日盟友英國作戰，確足表示法國之蘊嚴。但自達朗有德國之行，德法合作有新途徑，達朗自上次歐戰以後開始，屢數許多確實事件以攻訐英國，並宣布準備以武力保衛法帝國，法國在歐洲有權且有必要與德國合作以建歐洲新秩序以來，便表示法國的嚴肅態度突然不夠，自維希舉行重要軍事會議，敘利亞宣佈將抵抗英國之侵略，更指明法蘭西是事實上要走上悲哀的途徑了。

從法國停戰時說起吧！

法國戰時損失且不說，法國一半領土被德佔領，供給德國以大量駐軍費。阿爾薩斯與勞蘭已併入德國，毗鄰比國邊境數地，也由德軍命令合併於比利時。法國淪陷區中工業礦山在德國管理之下，淪陷區與自由區間的一切交通，都受封鎖。這都是法國的損失，賴伐爾一至於達朗的德法合作換取了些什麼？自由區的法工業與德國合作，軍費減少，尙無確數，二十萬老年俘虜與傷兵分批歸國，自由區與淪陷區若干交通恢復，但是仍未能縮小淪陷區，也未能收回淪陷區。

在國外，法國停戰時，一部份法國軍艦被英國解除武裝，奧蘭，達加爾兩役更增加上法國海軍的損失。西南非洲，先被特戈爾派佔領，太平洋上法屬諸島自由投票，就送出維希政府的官吏，法領越南，先將日軍之進駐東京一帶，次有對泰對讓大部土地！

忍受不住德國在法本土的壓迫，看到英國節節敗退，也忍受不住德法合作建立歐洲新秩序之誘惑，定法國在遠期主持之下，高唱德法合作，現在綱領未明，利益未來，而影響先到，英國的申斥，美國譴責，還可以暫辭來答覆，至於實際的損失，則根本無法補救，法國目前已遇到：

- 一、法國在美洲的屬地，已由法海軍大將羅勃脫與赫爾簽訂協定，而置諸英國保護，監視之下。
- 二、法國委任統治地敘利亞，也由柯德魯與英人自動宣布「委任統治」終止，行將建設為獨立國家。

這兩點就指明法國在美洲的屬地，現已完結，在近東的最大根據地，尙待鄧賽將軍掙扎。德國方面，已然聲明準備援助法國保衛敘利亞，而法國政府也宣布「將以駐軍之最大限度，保衛敘利亞」。德國的援助，能如何有效，現尙有疑問，法軍力之最大限度，能否抵抗英軍與自由法軍，能否鎮壓軍隊不叛變，土民不叛變，也成問題。我們知道過去法國在敘利亞的統治，即極不穩固，現在經德國之阿拉伯民族獨立宣傳之後，敘利亞的統治將更成問題。柯德魯曾任職於敘利亞，柯勒中校更是法殖民軍之著名中堅。在這兩人的鼓動之下，法軍及土軍軍隊的鬥志，似亦頗足令人憂慮。

德法合作本身效果未著，法國兩大屬地已將失去，這是遠期最初所預料到的嗎？

貝當元帥過去的政策，曾使法帝國保存得住，現在遠期的德法合作政策，先使兩屬地他去，而且魏剛將軍的態度，傳聞似亦有問題。這樣，遠期確已先使法帝國瓦解了。至於英美態度更趨複雜之後，法國殖民地能殘餘多少？法國如何真協同德國作戰，則海空軍又能剩下多少？德法合作，又能予法國以若干利益？在在都是疑問。

法國保衛戰後現狀，靜待戰爭結束時再行清算的政策，我們認為是悲壯的。本意在以德法合作來改進法國地位保衛法帝國，但事實上將使法帝國瓦解的政策，我們認為是悲劇的。現在遠期的政策，正初

步達到試驗，將來是否會使法國更加悲哀呢？我們可等待事實。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十日

決心 保障

汪先生所領導的同志，是不計個人的利害得失的，是以國家的利害為轉移的。如果上擾之後，日本不能履行條件，我們會全部撤退。「條件不履行，我們就不幹」，這乃是我們的決心，這乃是我們的保障，這個保障的力量，是非常偉大的雄厚。

○有人說，你們上擾之後，恐怕就想不幹也不可得了。這點我不相信。於的自由，也許不充分，不幹的自由，我們是充分的。

摘錄 周佛海「關於組織中央政府」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初版

社論集（一）

每冊實價國幣二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國民新聞社撰述部

發行人 黃敬 齋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分發行所 各地國民新聞分銷處





461394